VISIT…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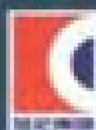
LANZAROTE Caliente.COM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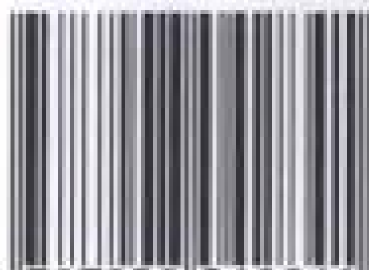


[瑞士]费尔迪南·德·索绪尔 著

索绪尔第三次普通语言学教程

屠友祥 译




ISBN 7-208-04284-5
9 787208 042841 >
定价 14.00元
易文网:www.ewen.cc

[瑞士]费尔迪南·德·
索绪尔 著

FERDINAND DE SAUSSURE
TROISIEME COURS DE
LINGUISTIQUE GENERALE

索绪尔第三次普通语言学教程

屠友祥 译

上海人民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索绪尔第三次普通语言学教程/(瑞士)索绪尔著;屠友祥译.
—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02
(异学文库)
ISBN 7-208-04284-5

Ⅰ.索... Ⅱ.①索...②屠... Ⅲ.语言学-教材
Ⅳ.H0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2002)第065099号

责任编辑　胡小静
封面装帧　王晓阳

·异学文库·
索绪尔第三次普通语言学教程
[瑞士]费尔迪南·德·索绪尔 著
屠友祥 译
世纪出版集团
上海人民出版社出版、发行
(200001　上海福建中路193号　www.ewen.cc)
新华书店上海发行所经销　上海颛辉印刷厂印刷
开本850×1168　1/32　印张6.75　插页2　字数162,000
2002年10月第1版　2002年10月第1次印刷
印数1-5,100
ISBN 7-208-04284-5/C·133
定价 14.00元

中译本绪言

《普通语言学教程》(*Cours de linguistique générale*)由索绪尔的学生巴利(C. Bally)和薛施蔼(A. Sechehaye)据听课笔记与索氏札记重新组织综合而成,于1916年出版。巴利的学生、瑞士日内瓦大学教授葛德迩(R. Godel)1954年在《索绪尔研究集刊》(*Cahiers Ferdinand de Saussure*)第十二期上登载了他编辑的《索绪尔未刊札记》,1957年出版了《索绪尔普通语言学教程稿本溯源》(*Les Sources manuscrites du Cours de linguistique générale*),1959年将巴利和薛施蔼不曾见到的孔斯唐丹(E. Constantin)听第三次讲课的笔记整理后登于《索绪尔研究集刊》第十六期上。意大利语言学家茅赢(T. de Mauro)于1967年印行《索绪尔普通语言学教程评注本》,1972年印法文本(*Ferdinand de Saussure, Cours de linguistique générale, Édition critique* par Tullio de Mauro)。葛德迩的学生、瑞士伯尔尼大学教授恩格勒(R. Engler)1967年起由西德隈石坝灯(Wiesbaden)出版社印行《索绪尔普通语言学教程评注本》(*Ferdinand de Saussure, Cours de linguistique générale, Édition critique* par R. Engler),共四分册,将三次普通语言学教程的课堂笔记以及孔斯唐丹的笔记、索绪尔的札记并列排印,第四分册为索绪尔的手稿汇集。俄国语言学家史柳莎烈娃(Н. А. Слюсарева)据恩格勒评注本编为俄文本《索绪尔普通语言学札记》,由莫斯科进步出版社1990年印行。日本

研究索绪尔的风气很盛，在《教程》初版十二年之后，也就是1928年，就出版了小林英夫的日译本，书名作《言语学原论》。而《索绪尔第三次普通语言学教程》(*Ferdinand de Saussure, Troisième Cours de linguistique générale*)法文文本亦由日人小松英介(Eisuke Komatsu)编辑，日本学习院大学(Université Gakushûin)1993年作为研究丛刊第二十四种出版，Pergamon出版社亦在同年印行小松荣介的整理本。我们的《索绪尔第三次普通语言学教程》中译本即据此版本译出。

商务印书馆汉译名著所收的高名凯翻译的《普通语言学教程》在1980年出版，根据的就是巴利和薛施蔼重新整理的通行本。由于整理者进行了增、删、改的工作，注入了再加工的成分，已不完全是索绪尔思想的原貌了。况且相对说来最为完备、最具统系的孔斯唐丹的笔记，整理者当时没有收集到，数十年后才由孔斯唐丹的后人公布于世。第三次讲课之际(1910—1911)，索绪尔的语言理论趋于成熟，因而愈显珍贵。索绪尔是位充满着创造力的思想家，把孔斯唐丹的笔记与通行本的《教程》比较一下，可以见出他不停地在修正、发展，其中的语句很大部分是不相同的，且具有明晰的框架。现在仅仅根据通行本《普通语言学教程》来研究索绪尔的思想是远远不够的了，必须翻译出版《索绪尔第三次普通语言学教程》，并加以系统研究。在此仅从语言学史的立场阐述一下索绪尔的语言理论。

一

在语言学历史上，怎样涉及整体语言(langue)呢？索绪尔将语法定为语言学史的第一个阶段。古希腊哲学家把语言分析与哲学研究合在一起进行，语法与逻辑形影相随。赫尔曼·施泰塔尔(Hermann Steinthal)1864年出版的论著，书名就叫做《特别顾及

逻辑学的希腊和罗马语言科学史》。柏拉图区分出句子的两种要素：静词(ónoma)和动词(rēma)，前者为被论述之词，后者是论述静词之词。两者联结起来，构成句子。其《智者篇》阐述了这一点："表示动作的，我们叫做谓词。语言上的符号表示动作者的，叫做名字。那么，一句话绝不只是一串名字所构成的；另一方面，有谓词而无名字也不成话。……例如'走'、'跑'、'睡'以及其他表示动作的谓词，就是尽其所有依次说出，也还不成话。……反过来，若把'狮'、'鹿'、'马'以及其他这些动作者的名字一一举出，这么一串也不成话。因为未把谓词和名字合起来，这样或那样一串的字都不曾指出动作不动作、或事物存在不存在的性质。名字和谓词一配合，初步的配合就成话——最简最短的话。因为把谓词和名字配合起来，对事物有所表白，或关于存在的、或关于方成的、或关于已成的、或关于将成的；不是只举其名，而是对它下断语。因此我们说这个成话。"严群译《智术之师》第 204—205 页，商务印书馆 1963 年 10 月版。《克拉底鲁篇》亦谓句子含着名词和动词(425[a],431[b])，便蕴有意义。而句子有真伪之分(《克拉底鲁篇》408[c])，亦即指逻辑意义上的命题的真伪。自此，逻辑和语法都着眼于主辞和谓辞、名词和动词。主语和谓语是整个西方话语的"母细胞"，罗兰·巴特语，见拙译《S/Z》第 303 页，上海人民出版社 2000 年 10 月版。构成了西方形而上学体系的基石。后来，亚里士多德就静词和动词的联结，提出了"连系词"的名称，其《诗学》第二十章道："从整体上来看，言语包括下列部分：字母、音节、连接成分(连系词，sundesmos〈复数 sundesmoi〉)、名词、动词、指示成分、曲折变化和语段。"陈中梅译《诗学》第 143 页，商务印书馆 1996 年 7 月版。昆提利安《演说术原理》1,4,18 论词类道："要知道古代人(其中也包括亚里士多德和铁底卡托斯 Teodektos 在内)曾经说过只有动词、静词和连接词(系词)；他们当然是认为言语的力量在于动词，言语的题材则在于静词(因为一个是表示我们说什么的，另一个是表示我们说关于什么

的)，而系词则是连接动词和静词的。"转引自威廉·汤姆逊《十九世纪末以前的语言学史》第12页，黄振华译，科学出版社1960年7月版。亚里士多德认为名词是"因约定俗成而具有某种意义的与时间无关的声音"，动词是"不仅具有某种特殊意义而且还与时间有关的词"，"动词既不表示肯定也不表示否定，它只有在增加某些成分——不定式'是'、'不是'以及分词'是'之后，才表示某种事实。它们自身并不表示什么，而只是蕴涵着某种联系，离开所联系的事物，我们便无从想象它们。"秦典华译《解释篇》，《亚里士多德全集》第一卷第49—51页，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1990年9月版。主词、谓词和系词表达了完整的思想，以此构成句子的形貌。这些都是在认定语法和逻辑一致的基础上进行的。

亚里士多德提出完整的逻辑理论——四谓辞理论。《论题篇》讲到通过归纳而进行的证明，道："假如有人愿意逐一考察每个命题和问题，就会明白它们都是由某物的定义或固有属性或属或偶性构成的。"此处参合徐开来和王路的译文，见徐开来译《论题篇》，《亚里士多德全集》第一卷第361页，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1990年9月版，王路著《亚里士多德的逻辑学说》第33页，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1年3月版。另一种证明是通过推理进行的。因为"陈述主词的任何谓词与主词都必然是可换位或不可换位的。如若可以换位，谓词就应该是定义或固有属性；因为如果谓词揭示了主词的本质，它就是定义；如果没有揭示本质，则是固有属性。因为固有属性之为固有属性，乃是由于它能与主词换位但又不揭示本质。如果谓词与主词不可以换位，它就或者是或者不是陈述主词定义的一个语词。如果它是陈述主词定义的语词，它就应是属或种差，既然定义是由属加种差构成的；如果它不是陈述主词的语词，它显然只能是偶性，因为……偶性不是定义，不是属，也不是固有属性，但它又是属于主词的。接下来，我们必须区分范畴的种类，以便从中发现上述的四种述语。它们的数目是十个，即本质、数量、性质、关系、何地、何时、所

处、所有、动作、承受。事物的偶性、属、固有属性和定义总是这些范畴之一，因为通过这些谓词所形成的任何命题都或者表示事物的本质，或者表示它的性质、数量或其他某一个范畴。从这些显而易见：揭示事物本质的人有时表示实体，有时表示性质，有时则表示其他的某一范畴。”《亚里士多德全集》第一卷第361—362页。在《范畴篇》中，十范畴内“本质”作“实体”，见秦典华译《范畴篇》，《亚里士多德全集》第一卷第5页。可见本质范畴包含了实体范畴，有时则是同一的。它们也就是十个谓词或十种谓词类型。

丹麦语言学家布隆达尔依据亚里士多德的四谓词理论，欲在逻辑的基础上整理语法。将四谓词在语法范畴相对应地取名为：relatum(R)，descriptum(D)，descriptor(d)，relator(r)。RDrd四类全部出现，句子方是完整的。语言的relatum相当于逻辑的实体范畴，它在专有名词中得到最充分的体现；descriptum相当于量，它在数词中得到纯粹的体现；descriptor等于质，它在副词中得到纯粹的表现；relator相当于关系，它在前置词中得到纯粹的表现。专有名词、数词、副词和前置词因而是世界上一切语言的原始词类。V. Brøndal: Ordklassrne. Copenhagen, 1928; Morfologi og Syntax. Copenhagen, 1932. 转引自兹维金采夫《普通语言学纲要》第387页，伍铁平等译，商务印书馆1981年版。

语法中的逻辑主义一直占据着要位。英国哲学家、历史学家和经济学家斯图尔特·米尔的观点就是一个代表，他道：“我们来考察一下什么是语法。这是逻辑最基本的部分，是分析思维过程的基础。语法的原则和规则是语言形式借以适应多种多样思维形式的手段。各种词类、名词的格、动词的式和时、语气词的功能之间的差别是思想的差别，而不仅仅是词的差别……一切句子的结构都是逻辑的一个课题。”St. Mill: Rectorial Address at St. Andrews, 1867, p. 8. 转引自兹维金采夫《普通语言学纲要》第386页，商务印书馆1981年5月版。我国学者金兆梓针对马建忠《马氏文通》依仿泰西

语法的成例这一缺憾，欲专门注重中国文字的历史和习惯，来梳理汉语语法，“于词品的分配，却以论理学做个基础，下一个根本的研究，去整理我国文字的习惯法。”见《国文法之研究》自序。此书1922年出版，商务印书馆1983年新一版。虽是想挣脱西方语法的框架，然而还是落入了西方语法以逻辑为基础的窠臼内。

而索绪尔认为传统语法“缺乏整体观念”，《普通语言学教程》中译本第121页，商务印书馆1980年11月版，高名凯译，岑麒祥、叶蜚声校注。以下简称“通行本”。“把词分为名词、动词、形容词等等并不是无可否认的语言现实性。语言学家就这样依靠语法学家所捏造的概念不断地进行着工作，我们不知道这些概念是否真的相当于语言系统的组成因素。”通行本第155页。这是他把整体语言作为研究对象而得出的结论。他取整体语言为衡准，将语言学历史划出三个阶段。“诸阶段首先是语法(grammaire)，此由希腊人首创，法国人一成不变地承袭。它从未以哲学观点审视整体语言本身。确切地说，它与逻辑有重要关系。一切传统语法皆为合乎规范的语法，也就是说，皆受拟定好规则的成见支配，且在某种据称正确的群体语言和另种据称错误的群体语言之间予以区分，这一开始就摒弃了从总体角度思考整体语言现象的全局视野。”《索绪尔第一次和第三次普通语言学教程》(*Ferdinand de Saussure: Cours de linguistique générale, Premier et troisième cours*)，法文文本由日人小松荣介编辑，日本学习院大学1993年版，第181页。以下第三次部分称《索绪尔第三次普通语言学教程》，第一次部分称《索绪尔第一次普通语言学教程》。

法国语言学家约瑟夫·房德里耶斯(Joseph Vendryres)也持相仿的观点，他在《语言》一书内道：“我们的语法是在17世纪和18世纪按古希腊语或拉丁语语法的模式建立起来的；那一直是假造的。我们还依靠着它的专门术语；这套术语是不符合事实的，并且对我们语言的语法结构提供不确切的观念。假如我们所根据的原则不是由亚里士多德的门徒们建立起来的，那么我们法语的语

法肯定会是另外一种样子。"《语言》第100页，岑麒祥、叶蜚声译，商务印书馆1992年4月版。"语法和逻辑的不一致是在于语法范畴和逻辑范畴很少是恰相符合的；彼此间的数目差不多永远是不相等的。当我们按照逻辑给语法事实进行分类，试图加以整理的时候，常被导致作出任意的分配：有时把一些语法面貌相同的事实列入不同的逻辑范畴（这是对语言横施暴力），时而把一些在逻辑上毫无共同之处的事实随便归入相同的语法范畴（这是对理性施加暴力）。所以最简单的是在这两项之间进行选择。这可以为那些专门术语任意而往往不合逻辑却具有一种语法价值的语法学家的做法提供理据。唯一要求他们的，至少是他们的分类虽然牺牲了逻辑，却能适应他们所研究的语法条件。范畴虽然可能随语言而不同，事实上在它们统治的语言里有一种支配心理活动的能力。"同上第126页。

逻辑是思维术，语法是言说术。诸术之为诸术，就在于具有规则。特拉西《观念学要素》道："人……当他转回到自身并开始反思时，他就为自己的判断规定规则，这就是逻辑学；为他的话语规定规则，这就是语法；为他的欲望规定规则，这就是伦理学。他那时认为自己已到达了理论的顶峰。" Destutt de Tracy, *Éléments d'Idéologie*, préface. t. I, p. 2. 转引自福柯《词与物》第113页，莫伟民译，上海三联书店2001年12月版。言说的对错好坏与语法无关，正确与否是逻辑的事情，好坏是修辞的事情。索绪尔虽指责基于逻辑的传统语法没有从总体角度思考整体语言观象，但他还是把语法界定为逻辑科学，前提是扫除拟定好规则的成见。"语法看来是与语言学关系最为密切的逻辑科学。语言学中的语法成见其实是无用的；语法不可能替代语言学。"《索绪尔第一次普通语言学教程》学习院版第13页。也就是语言学历史的第一个阶段——语法，不是真正意义上的语言学，因为没有从系统性、同时性层面去思考整体语言。而"整体语言诸状态包含人们称作或应称作语法的一切东西；语法

其实意味着一种同时存在的各个单位的系统。但此刻我不可能在这学期的末尾(7—8课!)论及静态语言学;之后,它将成为全部课程的对象。"《索绪尔第一次普通语言学教程》学习院版第138页。这点,在《索绪尔第三次普通语言学教程》中得到了实现。"每种结构、每种系统都意味着彼此同时的要素,这就是语法。"《索绪尔第一次普通语言学教程》学习院版第105页。正是在这样的观念之下,索绪尔对阿尔诺和朗斯诺的《普遍唯理语法》(Arnauld et Lancelot, *Grammaire générale et raisonnée*)备加推崇,虽则它也是规范性的,着意于制定规则,而不是确认现存的语言事实,并与逻辑有至为重要的关系,对一切坚持以理性来作审视,进行设想、判断和推理。

> 在肯定句里,主语控制着述语,也就是说,主语确定述语,这是一条绝对明白无误的逻辑规则。因此,下述的推理是错误的:L'homme est animal, le singe est animal, donc le singe est homme.(人是动物,猴子是动物,由此猴子是人。)原因是,animal(动物)虽然在前两个句子里作述语,但是句子里的两个不同的主语却确定着两个不同的animal。《普遍唯理语法》第83页,张学斌译,湖南教育出版社2001年11月版。

索绪尔觉得波尔-洛瓦雅耳语法(普遍唯理语法)以严格共时的态度,描写路易十四时代法语的状态,并确定它的价值,具有明确的对象,因而判定其静态观点是可取的,科学的。关注诸要素的同时存在,确是普遍语法的目的。"语言与思想及与符号的关系,恰如代数与几何的关系:语言用一种秩序取代了各个部分(或量值)的同时性比较,这个秩序的程度必须逐个得到详细研究。正是在这一严格意义上,语言才是对思想的分析:不是一个简单的切割,而是在空间中深远地确立起秩序。被古典时代称为'普遍语法'的这个新型的认识论领域位于这个空间内。如果在这个语法

中只看到逻辑学纯粹而简单地运用于语法理论，那么，这将是不合情理的。……普遍语法是对与同时性相关的词语秩序的研究，表象这一同时性，正是普遍语法的任务。”《词与物》第110页，莫伟民译，上海三联书店2001年12月版。

对语言的共时状态作描写，具确定的对象和表达意义的手段，索绪尔认为这正是“语法”(grammaire)一词的意义，明确地指“一种使共存的价值发生作用的复杂而有系统的对象”，将语言视为表达手段的系统。通行本《普通语言学教程》中译本第186页，商务印书馆1980年11月版。这里，价值与共存性、同时性在意义上等同，都排除了时间的因素。因为语言的总体特征并没有随时间而变化，语言的本貌依旧保存着，或者说，“变化与系统的诸要素相关，与系统无关。”《索绪尔第三次普通语言学教程》学习院版第333页。另外，言说者面对的是共存的要素，是一种状态，为了描述这一状态，必须排除产生这一状态的时间作用，取固定的视角，才能将整体解释清楚。

二

语言学史的第二阶段为语文学。以弗里德里希·奥古斯特·斡尔甫(Friedrich August Wolf)为代表，以考订、评注文献为职事，这种专注于具体语言的方式与第一阶段的校定语法迥异。丹麦语言学家裴特生(Holger Pedersen)说语文学好像古代神话里的门神，两面长眼睛，同时看到两面：一面是语言的研究，一面是历史的研究。《十九世纪欧洲语言学史》第79页，科学出版社1958年5月版，钱晋华译。则语言仅是他们关注的对象之一而已。历史比较语言学家雅各布·格里木(Jacob Grimm)《论语言的起源》道：“古典语文学对于理解言语习惯、诗歌艺术和作品内容的范围之外还有哪些因素这一点，是漠不关心的。而在所有比较细致和周密的观察

中，几乎只有那些以某种方式有助于建立比较坚实的鉴定文章之规则的观察，古典语文学才认为是珍贵的。语言的内部构造本身很少受到注意。……在基础形态学方面取得的成果极其微小。”见《语言学译丛》1960年第2期，张会森译。其中的原因是着眼点在文字，而不是语言。德国语言学家施莱赫尔(August Schleicher)先界定语言学，认为语言学是研究语言构造、揭示形态结构上不同的类型、并在共时性方面和历史方面对这些类型进行比较的科学。据此，断言语言学不同于语文学。语言学只研究语言本身，不涉及在一定历史条件下语言的运用。而语文学则在研究古代文献时，把与语言功能以及说这种语言的人民的历史生活有关的一切问题也包括在内。参见康德拉绍夫《语言学说史》第73页，杨余森译，武汉大学出版社1985年8月版。这也强调了语文学研究关注的历史层面的问题。施莱赫尔把语言学分成内部和外部两种对索绪尔产生了影响。索绪尔认为一切与语言的组织、规则和系统无关的东西，譬如语言学与种族史、文化史、政治史等等的关系，语言与社会制度的关系，语言在地理上的差异之类，都属外部语言学，虽然重要，却应从语言研究中排除出去。参见通行本《普通语言学教程》中译本第43—46页。因而《索绪尔第三次普通语言学教程》把整体语言的地理差异放在第一部分“种种具体的整体语言”里，索绪尔在教程结尾还自以为外部语言学这方面的讲授大体上是完备的。

第三阶段为历史比较语言学的产生和发展。运用比较的方法，以一种语言阐明另一种语言。拉斯克(Rasmus Rask，1787—1832)、格里木(Jacob Grimm，1785—1863)和鲍圃(Franz Bopp，1791—1867)开始把语言当作一个语音要素的整体，语言的全部存在就是有声。格里木兄弟等对民间口头文学和方言表现出了强烈的兴趣。他们在最接近于语言所是的地方寻找语言，“即在言语中——在被书写(文字)弄得干瘪并随时加以凝结的这个言语中来寻找语言。”福柯《词与物》中译本第373页。梵语的发现，使欧洲的语言

研究进入了一个新阶段，因为按语法构造来说，梵语与希腊、拉丁、日耳曼等语言有着最紧密的关系，这为了解这些语言奠定了基础。"五十年前没有人能够想象得到在遥远的东方会有一种语言，它的形式的完整性与希腊语比起来有过之而无不及，并且有助于弄清希腊各方言间的斗争情况，指出在哪些方言中保存着最古老的现象。"鲍圃《梵语、禅德语、阿尔明尼亚语、希腊语、拉丁语、立陶宛语、古斯拉夫语、峨特语和德语的比较语法》，见《语言学译丛》1960 年第 2 期，靳平妥摘译。鲍圃是把这些语言当作语言来看待的，而不是语文学派的校定、训释的手段和工具。"在这本书里所谈论的那些语言是为了它们自己即作为一种对象来论述的，而不是作为一种认识手段来论述的。"同上。因而鲍圃把与说明整体没有重要意义的细节都略去了。这些对明确语言学的对象有重要的意义。但索绪尔还是认为"自鲍圃起开始发达起来的语言学只反映语言的一种历史观点，一种混杂而模糊不定的视点。"《索绪尔第三次普通语言学教程》学习院版第 321 页。"人们从比较语法着手，而比较语法只属历史语言学，因为它除了从比较关系中提取某种既往的语言类型的假设之外，别无作为。比较语法研究变化之物，直回溯至可理解的最始形态。"同上。索绪尔认为比较的唯一目的是为了重建，比较也是一切历史重建的必要条件。而比较语法没有探究比较究竟是为了什么，没有从比较原则本身引发出一般性的规律来，没有从静态状态的角度去认识语言。比较语法直回溯至可理解的最始形态，将梵语看做最古的语言或者说语言的原始型，索绪尔觉得这正是没有了解比较的真正目的的表征。他理解的"古老"，纯粹是从"状态"和"价值"的角度去认识的，如果一种语言并不是从另一种语言发展而来，那么，时间上古老就并不重要。譬如"立陶宛语从 1540 年起才有文献，它在这一方面的价值并不比 10 世纪就有文字记载的古斯拉夫语差，甚至不比《黎俱吠陀》的梵语差。……'古老'这个词还可以指更带有古风的语言状态，就是说，它的形式比较接近原始

的模型，不管任何年代上的问题。在这个意义上，我们可以说，16世纪的立陶宛语比公元前3世纪的拉丁语更古老。”通行本《普通语言学教程》中译本第301页，商务印书馆1980年11月版。

鲍圃的《比较语法》(1833年及之后)的功绩在于比较各类语言的语法结构，证实了印欧系语言的亲属关系。但鲍圃并不是把亲属语言的事实的比较看作达到认识这一族语言之历史的途径，而首先是把它看作深入探究语法形式起源上的秘密。在鲍圃看来，这些形式是在语言形成的原始的“有机时期”构铸的。语言的机体就是把有意义者和有意义者联结起来。有机时期的特点应该是语法形式与逻辑范畴的最理想的对应。同时，动词的人称形式的成分应该能反映出逻辑判断的一切主要成分。参见捷斯尼切卡娅《印欧语亲属关系研究中的问题》第28页，劳允栋译，科学出版社1960年7月版。鲍圃认为动词是表示事物跟性质的联结和它们的相互关系的词类，如此，它只是主体和述体之间借助其内部变化表示上述重要关系的语法系词而已，并无实在的意义，可归入这一概念的唯一的一个动词是抽象动词esse(是)。主体和述体的联结有时仅仅是被暗示出来的，借助词身内部的屈折和变化这一完全有机的方式表达各种不同的关系，古印度语这种能力最大，希腊语也具有这般能力。鲍圃觉得为了证明这一对语言历史极其重要的原理，“首先需要了解古印度语的动词变位系统，然后将它与希腊语、拉丁语、日耳曼语和波斯语的动词变位加以比较研究，找出它们的同一性，并且认清单一的语言机体逐渐的阶梯式破坏过程以及以机械的联结代替单一的语言机体的趋向，因而给人造成一种印象，似乎这是一种新的机体，其实这里却是有旧的但已不易认出的因素的”。鲍圃《与希腊语、拉丁语、波斯语和日耳曼语的动词变位比较中研究梵语动词变位系统》(绪言)(1816年)，见《语言学译丛》1960年第2期，伍罗译。这表明印欧语语法形式有一个共同的来源或者说相似性，鲍圃的《比较语法》即意在揭示印欧语语法屈折形式的起源，并确定其原始成分。

因为梵语保留了古老的词法和辅音系统，鲍圃经由将欧洲语言与梵语比较，使欧洲语言的许多特点呈现了出来。更重要的是，“梵语在很大程度上代表了印欧语的语音和词法，因而也在相应的程度上产生了不依赖于希腊理论的印欧语之语法分析，它建筑在观察到的事实的基础上，并足以更新语言学的概念。”梅耶《印欧语比较研究导论》附录《比较语法发展概略》，转引自康德拉绍夫《语言学说史》中译本第45页。搜集种种现象和证据，以观察到的事实为依据，采用历史和归纳的实证主义方法，这成为自鲍圃、拉斯克开始的语言学研究的显著特点。格里木《德语语法》序言就说观察是语言研究的灵魂，在语法学里，他拒绝使用一般逻辑概念，因为逻辑概念虽可使定义严谨、精确，却会妨碍观察。参见《语言学译丛》1960年第2期，格里木《德语语法》序言，张会森摘译。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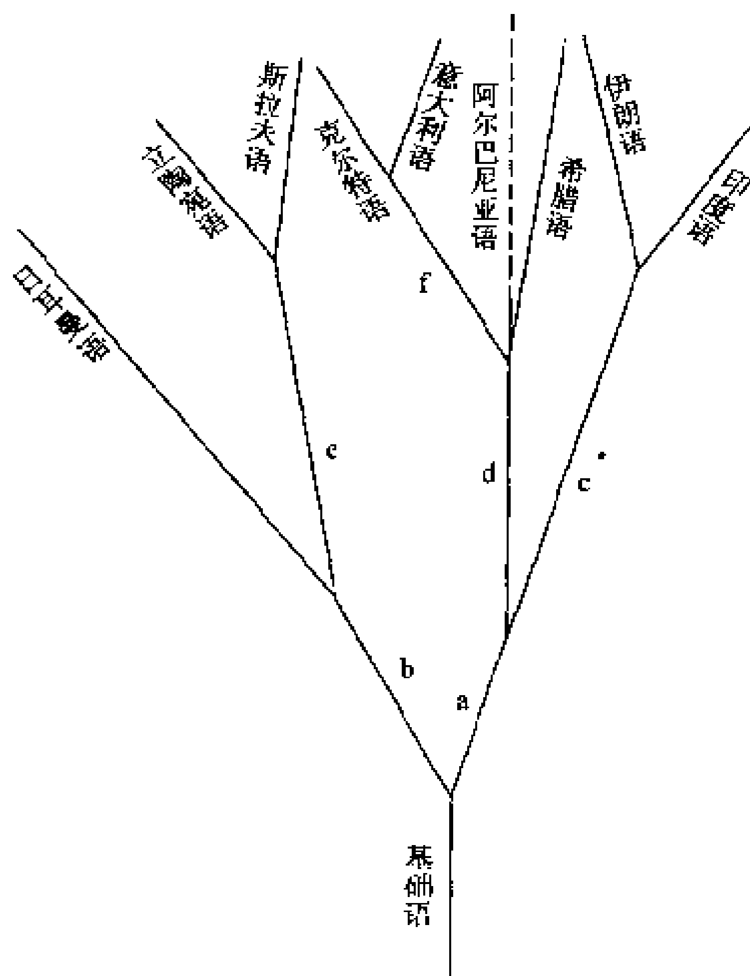
运用比较方法，指出印欧语系各语言的亲属关系的，拉斯克在时间上要比鲍圃稍早一些。鲍圃研究梵语动词变位系统的著作1816年出版。拉斯克的《古代北方语或冰岛语起源研究》为应征之作，1814年寄与丹麦科学院，1818年出版。科学院的竞选题目是：“用历史的批判方法，以确切的例证，探讨并说明怎样才能最有把握地推求古斯堪的纳维亚语的渊源；叙述这个语言的特点，并从古代起，通过中古，它跟斯堪的纳维亚语的和日耳曼语的诸方言的关系；正确地规定一些基本原则，而这些语言里的派生和比较应该建立在这些原则上面。”见裴特生《十九世纪欧洲语言学史》第244页。这题目与历史比较语言学的基本精神显然是合拍的。拉斯克对语言学方法有明确的意识，认为语言由两个方面构成，一为粗糙而自由的材料，即词汇，一为词形变化及各种联系方法，即语法。对诸语言作比较，则语法尤为重要。因为词汇对应是极不可靠的，语法对应是亲属关系和起源共同性的更为可靠的标志，一种语言尽管跟另一种相混，但极少或永不会采用另外那种语言的形态变化或词形屈折的。话说回来，词汇对应虽不可靠，一种语言如果有最主

要、最具体、极不可少的、作为这一语言的基础的词汇，恰好与另一语言相同，那么这一语言和另一语言应属于同一语支。且倘可归纳出一些彼此间字母转移的规律，则两者必有密切的亲属关系。索绪尔则抉出两种差异形态，一是亲属关系内部的差异，有着差异的整体比例，除此之外的事实便是亲属关系之为亲属关系的相似、类同；一是没有什么亲属关系的绝对的差异，其间可以作比较研究的，就是语法组织，也就是思想和语言之间各种可能的契约关系。因为"各种完全没有亲属关系的语言以非常相似的语法机制运行，这是可能的"。《索绪尔第三次普通语言学教程》学习院版第 199 页。索绪尔以共时性的眼光认定 12 世纪法语呈露的一组现象本质上与自 13 世纪到 20 世纪的法语历史、语言进程所包含者截然不同，而和当前日本语的某类景象、或目前非洲的班图语、或公元前 400 年雅典希腊语的某种景象、或 20 世纪法语的某种景象所蕴含者颇为类似。《索绪尔第三次普通语言学教程》学习院版第 342 页。"语言的差异中实隐含着深刻的一致。"通行本《普通语言学教程》中译本第 143 页。索绪尔与拉斯克等的不同之处，乃在于不再探究亲属关系的来源或共同来源，不再考虑历时层面的问题，认为如果那样的话，就不可能把亲属关系在所有方面都直接弄清楚，而主张完全从共时性角度进行比较。

继鲍圃之后，施莱赫尔以《印欧语比较语法纲要》对印欧语的比较研究进行归结，并构拟了原始印欧语，将其发展、分离的序列模拟为一株谱系树，将语言在时间上的发展脉络勾勒了出来。其中梵语不是母语，拉丁语也不是希腊语的延续。

谱系树中，语言在某一时期是统一的，之后分离了。这种截然的状态与语言事实不符。施莱赫尔的学生施密德（Johannes Schmidt）便提出了波浪理论，各类方言从自身的中心朝四面八方波荡开来，彼此交叠，形成种种相同或相近之处。波浪理论拟现了语言在空间上的散布。这两种理论都对索绪尔产生较大的影响。

最远离原始型 ——————————— 最接近原始型



a —— 亚细亚－南欧语族
b —— 北欧语族
c —— 亚细亚语族（印度－伊朗语族）
d —— 南欧语族
e —— 斯拉夫－立陶宛语族
f —— 意大利－克尔特语族

施莱赫尔的谱系树（1863 年）

索绪尔首先考察具亲属关系的语言在地理上有间隔的情形，他觉得地理上的分隔始终是差异的最一般的因素。但是要探寻造成这些差别的原因，却不是地方的差别、空间上的距离，而是时间。“惟有时间的作用才是导致差别的原因。”《索绪尔第三次普通语言学教程》学习院版第 209 页。“亲属语言的统一性只有在时间上才能找到。”通行本《普通语言学教程》中译本第 278 页。地理差异只是结果，原因则是时间。索绪尔举 mejo/medzo 为例，说明这是个地理差异，

施密德的波浪理论(1872 年)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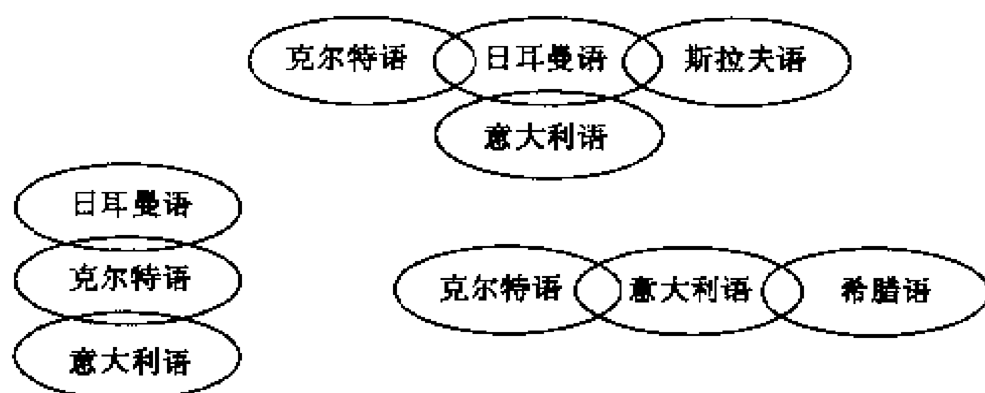
追溯到较早的统一形式则是 medio。是 medio 经由时间在地理上转变成了 mejo、medzo 的差异。索绪尔把这种地理差异以示意图表现出来,可以看到时间的决定性作用。

medio ↓ mejo / medio ↓ medzo

时间		
	a	a
	b	c
	空	间

索绪尔与施莱赫尔一样,都认为语言形式原本是有统一体的。但只有在起源地、创新的故乡,地理差异可完全在时间的轴线上进行归结,这是索绪尔作出修正或限定的地方。而由此及彼蔓延的区域则为时间和空间上的传播,这种处于地理连续性中的演变,索绪尔借用施密德的波浪理论来说明。处于连续状态的波荡、伸展,也能导致不同的语言,与处于分离状态的伸展没有什么区别。"一切不同的语言革新波浪都始自任何一个点,从彼处向四面扩展荡散。……在部分时段确立的形态,实际上是由某种地理因素来输送、转移的。……差异分布于空间上,须经由时间投射出去,以便确认这现象。"《索绪尔第三次普通语言学教程》学习院版第 233—234 页。扩展荡散的结果,往往是某一语言与这邻近的语言有共同点,与那

语言也有共同点。“斯拉夫语的特征，一面呈现出与伊朗语的某种一致性，一面又呈现出与日耳曼语的某种一致性，与其地理位置相顺应。可将日耳曼语看做斯拉夫语和克尔特语之间的环节；它又与意大利语紧密相扣。克尔特语居于日耳曼语和意大利语之间的地带。意大利语处于克尔特语向希腊语的过渡地段。”《索绪尔第三次普通语言学教程》学习院版第227页。



施密德也曾主张把斯拉夫-波罗的语族看作印度伊朗语和日耳曼语之间的有机连环，希腊语是印度诸语言和罗曼诸语言之间的中介环节，罗曼语又跟克尔特语相连接，克尔特语与日耳曼语相连接，等等。总之，一切印欧系语言都是以一连串连绵不绝的过渡互相连接起来。参见A. B. 捷斯尼切卡娅《印欧语亲属关系研究中的问题》第133—134页，劳允栋译，岑麒祥校，科学出版社1960年版。索绪尔接受了施密德的看法，认为在一个面积上一体的广阔区域，譬如印欧语系所在的区域，诸多等语言特征的波浪从一系列语言上汹涌面过。并举了对原初的k音作处理的例子。在所有印欧系西部语言（希腊语，拉丁语，克尔特语，日耳曼语）中依旧保留着硬音k：centum，hekaton。而在所有东部语言（斯拉夫语，伊朗语，印度语）中，它却呈现出嘘音来：šinitas（斯拉夫语），šuto（古斯拉夫语），šatem（古波斯-伊朗语），śatam（梵语）。“这种演变现象是极其古远的，显示了印欧系语言的主要差异。它把原先共同的印欧系语言劈裂成两半。继而其他的演变现象也出现了，使这些语言愈来愈歧异纷

呈。"《索绪尔第三次普通语言学教程》学习院版第 225 页。鲍圃曾指出，凡是希腊语、拉丁语、克尔特语有古代 k 音的地方，阿利安语（即印度伊朗语）和波罗的-斯拉夫语就有咝音。据此，他假定阿利安语和波罗的-斯拉夫语之间有更密切的关系。他认为 k 是原始共同印欧语的音。施莱赫尔构拟了一组舌后音：k，g，gh。将其作为印欧母语的统一的音，其他都是 k，g，gh 在每个语族中各自发生分裂的结果。1870 年，意大利语言学家阿斯戈里（A. I. Ascoli）《语言学教程》卷一"梵语、希腊语、拉丁语比较语音学"整理出了印欧系语言各语族之间的舌后音对应公式，确定共同印欧语语音系统具有三组不同的舌后音：(1) * k 型的印欧语舌后音——保存在各种语言中的"纯粹"舌后音，以后在印度伊朗语和斯拉夫语中，在相应的条件下发生颚化；(2) * k' 型的印欧语舌后音——借助于特殊的 i 型介音的"粘颚"舌后音，在一部分印欧系语言中成为纯粹的舌后音，如古希腊语、罗曼语、克尔特语 k，日耳曼语 h，在另一部分印欧系语言中成为咝音、擦音，如古印度语 ç，阿维斯塔语 s，立陶宛语 sz，斯拉夫语 s；(3) * k^y 型的印欧语舌后音——"不定粘附"舌后音，在印度伊朗语和斯拉夫语中作为纯粹舌后音被保存下来（以后可能发生颚化），在希腊语、罗曼语和日耳曼语中被保存为唇音（在希腊语中带有颚音影响的痕迹）。参见 A. B. 捷斯尼切卡娅《印欧语亲属关系研究中的问题》第 62 页，劳允栋译，岑麒祥校，科学出版社 1960 年版。

阿斯戈里的这一重大发现，表明梵语并不如鲍圃、施莱赫尔以为的呈现了原始印欧语的状况，则确立起源点应以实际情况为准。印欧语 k 的发音成为确定东西两方语言历史分类法的标志，分为咝音 Satem 和硬音 Centum 两类，这两词在阿维斯达语和拉丁语内表示"百"的意思。此类语音规律的发现，直接激发了新语法学家（青年语法学家，Junggrammatiker）雷斯琴（August Leskien）等人"语音规律无例外"原则的提出，维尔纳（Karl Verner）认为即使

有例外，这例外也是有规律可寻的。他在1872年的一封信内说道："曾支配一种语言的规律倘有任何例外的话，这例外一定另有原因。"1875年，他在著名论文《第一辅音转换规律中的一个例外》中道："例外必定有个规律；问题是去发现它。"裴特生《十九世纪欧洲语言学史》第291页引。就是在这篇论文中，维尔纳发现，拉斯克-格里木有关日耳曼语第一辅音转换规律p、t、k > f、þ、h在词首是有规律的，在词腹、词尾则是有例外的，而这个例外是由于重音位置的不同，p、t、k相应地转换为b、d、g。这一解决格里木定律当中的例外，或者说找出此例外的规律的，语言学史上称作维尔纳定律。索绪尔将维尔纳定律的"在日耳曼语里，一切非开头的þ，如果后面有重音跟着，都变成了đ"，修正为"一切词中的þ都变成了đ，除非有一个落在前一元音上的重音同它相对抗"。通行本《普通语言学教程》中译本第203页。索绪尔1876年十九岁，到莱比锡大学从历史比较语言学家古尔替乌斯(Georg Curtius)修习语言学，此年古尔替乌斯因《希腊语和拉丁语语法研究》编务与自己的学生勃鲁格曼(Karl Brugmann)发生龃龉，后者与奥斯脱霍夫(Hermann Osthoff)另办《形态学研究》一刊，形成新语法学派(青年语法学派，die junggrammatische Schule。当时用的幽默绰号则是die junggrammatische Richtung)。索绪尔与新语法学派交往甚深。他二十一岁时发表了《论印欧系语言元音的原始系统》(Mémoire sur le système primitif des voyelles dans les langues indo-européennes)，发现印欧语以e为元音的许多语音结构是CeC，C表辅音。而有些语音结构是eC，索绪尔便推断此音脱落了，认为它可以是与元音e结合的辅音，亦可以独自呈现，作元音之用。索绪尔将它构拟为喉音。后来发现的赫梯语(Hittite)中有一个喉音h，证实了索绪尔对其作用和位置的拟测。在此，索绪尔与新语法学派对语音规律的寻求是吻合的，勃鲁格曼对索绪尔此作的评介，也是将其引为同调者。

放弃了早期比较语言学家的浪漫主义倾向，着眼于具体语言的实证研究，不再关注语言起源问题，这都是青年语法学派的主张和作为。索绪尔只考察亲属语言之内的差异，而不考察人类语言的绝对差异。因为世上语言的不同无法消除。“古老的巴别塔神话表出了所有时代都要提出来的问题：全体人类为什么不说同样的语言呢？”《索绪尔第三次普通语言学教程》学习院版第195页。“这是个思辨性的问题，它让我们神驰到无法触及的时代，并涉及到其他的问题：语言的起源。”《索绪尔第三次普通语言学教程》学习院版第208页。索绪尔直言不考虑语言起源问题，这也深受青年语法学派的影响。

强调类比作用是新语法学派的显著特征，虽则薛勒(Scherer)等人也有效地运用过，但将它归结为一个公式，则是新语法学派的保罗(Hermann Paul)，其《语言史原理》第十章详实地讨论了这一点。譬如

ōrātōrem : ōrātor＝honōrem : x

x＝honor

索绪尔把凡是不属于语音性质的词的外形变化，都看做是类比引起的。而类比必须有一个模型及对此模型的有规则的模仿。参见通行本《普通语言学教程》中译本第226页。新语法学派指出，类比同语音变化一样，都是语言演化的重要因素。通行本《普通语言学教程》中译本第229页。类比具有心理性质，而且有观念参与其事。通行本《普通语言学教程》第232页。这种类比创造，首先是个体的偶然产物。“整体语言演化现象的原因存在于个体语言现象里。在诸多要予以区分的领域里，可以发现存在着彼此对应的现象。但不必为此而搞混了诸领域本身。然而同时也会看到，在个体语言现象处，尝试某种革新总是具有个体性。为什么德语里人们最终是说 ich war-wir waren，而不是说 ich was-wir waren(〈一如〉英语中的 I was : we are)呢？因为有些个体〈经由类比〉开始说 ich war

了。只要仅有一些个体这样做，它就只是一种个体语言现象，而非整体语言事实。"《索绪尔第三次普通语言学教程》学习院版第 341 页。但类比的构成早已潜存于整体语言里，潜存于组合关系和联想关系里，因而具有共时性。

三

勃鲁格曼和奥斯脱霍夫在《形态学研究》创刊号序言中特别强调要研究活的方言，这比通过文字的中介方可了解的要彻底，因为极其细微的语音差异都在活的方言中反映出来了。这层意思实际上在格里木那里就已露端倪。后来梅耶也认为文字不能"准确地记录口语的连续变化"，考察文字材料只是直接观察活语言的代用品而已。梅耶《历史语言学中的比较方法》，见岑麒祥《国外语言学论文选译》第 9 页，语文出版社 1992 年 8 月版。这呈现了一种新的趋势。索绪尔对待文字的态度也是这种趋势的展现。

> 从学术研究的角度来看，语文学和比较阶段共具的一个巨大的缺陷，乃是屈俯于文字，仰仗于写下的语言（la langue écrite），或者说，可能出自实际言说的语言，可能出自语言的书写符号，在这两者之间不能清晰地勾划开来。如此，就产生了书面语文学（littéraire）观点与语言学观点几乎相混淆的结果，更具体化地说，形成了写下的词语与说出的词语两相搅合的局面，两大叠覆的符号系统，书写和言说，相互间毫不搭界，却搀和起来了。《索绪尔第三次普通语言学教程》学习院版第 184 页。

索绪尔认为书写覆叠在言说之上，书面文字只能看做真正的客体呈现的外壳或外型，那真正的客体则纯粹是言说的语言。见《索绪尔第三次普通语言学教程》学习院版第 185 页。那么，共同语是否

必定要以书写文字为前提吗？索绪尔以荷马为例，作了否定的答覆。“荷马的语言是种诗歌语言，是种约定俗成的语言，打算让广大听众都听懂。〈因为〉在那个时代，人们几乎是不用书写文字的。”《索绪尔第三次普通语言学教程》学习院版第207页。但我们正是经由文字而认出了不同的整体语言，整体语言经由文字而表现出来。索绪尔的整体语言观念是在步步剥离并且排除的过程中形成的。我们平常的语言观念包含了书写的语言和言说的语言（文字和言说）这两方面，索绪尔觉得要精确地界定整体语言，必须把文字抽离出来，最终排除出去。而且两者之间存在着等级之别，“整体语言和文字是两个符号系统，文字系统具有表现整体语言系统的〈唯一的〉使命。……此仅仅是彼的仆从或影像”。《索绪尔第三次普通语言学教程》学习院版第249页。这是柏拉图及亚里士多德观念的直接延续。柏拉图《斐德若篇》即道学会文字遂使人善忘，因为人们不再努力记忆了，只凭外在的符号再认，并非凭内在的脑力回忆。文字只是真实界的形似，而不是真实界本身。参见朱光潜译《柏拉图文艺对话集》第169页，人民文学出版社1963年9月版。哲人的文章，既有生命，又有灵魂，而文字只不过是它的影像。同上，第171页。亚里士多德《解释篇》亦道：“口语是内心经验的符号，文字是口语的符号。”《亚里士多德全集》第一卷第49页，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1990年9月版。虽是如此，索绪尔内心实际上对文字怀着莫大的恐惧。他在一页破碎且无日期标记的信纸上写道：

> ……文字叫我震惊，毛骨悚然，这件工作让我觉得纯粹是种痛苦的体验，与其相对说来不重要的地位极不相称。倘若我不被迫坦承这点，则绝对是不可理喻的。（手稿遗存断片3957）

他觉得人们宁信度，毋信足，将文字这影像看得比真实的事物

更重要。文字的这种主导地位让索绪尔恐惧,将这说成为"文字的暴虐"。通行本《普通语言学教程》第58页。而"之所以存在文字的原始暴力,是因为语言首先就是文字"。德里达《论文字学》第50页,汪堂家译,上海译文出版社1999年12月版。德里达真是目光如炬,一语破的,语言的起源就是文字。德里达就此新创一个概念:原始文字。"文字的所谓派生性不管多么真实和广泛,都只能取决于一个条件:具有'本原性'、'自然性'等特征的语言并不存在,它决不可能受到文字的影响,它本身始终是一种文字。它是原始文字。"《论文字学》中译本第79页。这原始文字,德里达称为"痕迹"。在显现与隐匿兼具的痕迹之下,言说和文字的等级关系就消失了。

索绪尔划分两大文字系统,一是对构成词语的声音毫不在意的表意系统,一是以再现相继的声音序列为目标的表音系统。索绪尔将后者确定为"理性的系统,旨在确切地再现声音"。《索绪尔第三次普通语言学教程》学习院版第251页。其中的典型就是原初的希腊文字系统,每一个单纯的声音都只用一个书写符号来表示,每一个符号也只相当于一个单纯的声音,而且始终是同一个声音。"单一的、词形不变的书写符号与每个惟一的声音(同一个声音)相对应,这是它的准则。反过来,也没有惟一的符号相当于两个连续的声音。这条准则涵盖了所有严格意义上的表音文字。"同上。文字与声音的直接而严格的一一对应是理性的表现,这是黑格尔观念的回响。黑格尔《哲学全书》道:"可以听到的或时间性的东西,可以看见的或空间性的东西,各有自身的基础,并且它们首先具有同样的价值;但在拼音文字中只有一种基础,并且保持特定的关系,即有形的语言仅仅作为符号与有声的语言相联系;理智通过言说直接地无条件地表现自身。"转引自《论文字学》中译本第34页。"拼音文字自在自为地最具智慧。"同上第3页引黑格尔语。之所以说它具有理性,乃是由于文字顺从地反映了声音的缘故。罗兰·巴特认为这出自西方一直想以言说之域替代象示之域的目的。"我们不

是高傲地确信字母系统最优秀，最具理性，最有效力吗？我们最严苛的学者不是强调（叙利亚型的）辅音字母及（希腊型的）元音字母的创造是种不可逆转的进步，是理性和秩序对象形文字系统怪异涂写的征服吗？顽固的种族优越感支配了我们真正的科学，这是最好的证据。”见拙译《文之悦》第116页，上海人民出版社2002年6月版。我们即便看17世纪耶稣会士金尼阁《西儒耳目资》（1626年杭州刻印）的阐说，也可意会到这一点。

四

在索绪尔看来，只有将以上外部语言学的一切一一排除了，方可明确语言学的研究对象。他再进一步对语言进行分划，将群体语言（langage）分为整体语言（langue）和个体语言（parole）。整体语言又分种种具体的整体语言（les langues）和抽象的整体语言（la langue），整部《索绪尔第三次普通语言学教程》就是依据这一清晰的框架展开的。首先研究尽可能多的具体的整体语言，而后抽象出一般的特征来。整体语言是同质的整体，具有社会性。个体必须凭借整体语言才能运用群体语言的能力，必须经由社会化之物才能将群体语言显现出来。倘若不具有社会性、集体性，各个个体就没有办法交流。这与新语法学派把语言看做个人心理-生理活动的产物迥然不同。索绪尔接受惠特尼的见解，以为人类选择发声器官用于言说，而不是其他符号系统，只是出于偶然，因为这终究是最为方便的。参见《索绪尔第三次普通语言学教程》学习院版第190页和277页。这就把注意力从发音器官上移开了，而在先前却是诸多语言学家关注的焦点。整体语言因而是一种社会作用的产物，是由“社会成员之间通过的契约而确立的一整套符号”，直接示现人们所想的概念。《索绪尔第三次普通语言学教程》学习院版第191页。同时，把名称分派给事物，在概念和符号之间、所指和能指之间达

成一种契约，索绪尔也认为这是一个想象，“受到我们拥有的符号之任意性这一观念的激发，我们意识到它不属于现实”。《索绪尔第三次普通语言学教程》学习院版第 307 页。索绪尔将研究范围收缩到整体语言，主要是因为群体语言无法分类，不具有统一性。而“整体语言虽则复杂，却呈现为一个可抽析的总体(整体)，一个自成一体的机体，就此说来，它是可分类的。整体语言呈现为心智能领会的一个总一体(统一体)”。《索绪尔第三次普通语言学教程》学习院版第 276 页。某个词语经由个体语言，进入了整体语言，这意味着这词语得到了集体的认可，此际，它才成为语言事实。整体语言具有社会的约定俗成的性质、社会心理的性质。它反过来给个体提供了用以构成其言语的要素，以沉积的方式存在于每个人的大脑中。参见《索绪尔第三次普通语言学教程》学习院版第 304 页。于整体语言内，我们拥有可联想或唤起的符号的总和，然而这类运作只能经由言说(个体语言)才会发生，这些处于潜在状态的符号完全是实在的(如摄影影像一般沉积在大脑里)。因此，这客体不仅具有具体性，而且是一种能够直接研究的客体，大致就像搜集者箱中分了类的蝴蝶。整体语言就像一部词典和一本语法书。见《索绪尔第三次普通语言学教程》学习院版第 282 页。整体语言唯一而根本的特征，是声音及听觉印象与某个概念的结合。《索绪尔第三次普通语言学教程》学习院版第 190 页。听觉印象不是物质的声响，而是声响的精神印记。《索绪尔第三次普通语言学教程》学习院版第 285 页。概念与符号的联想结合，正是这点构成为整体语言的本质。整体语言是基于听觉印象的符号系统。《索绪尔第三次普通语言学教程》学习院版第 282 页。这牵涉到主体，与历史比较语言学的忽略主体完全不同。然而这主体又处于社会之中，须遵守社会制度的规定，主体消融于集体之中，呈现为集体心理意识。索绪尔在这点上与涂尔干(Émile Durkheim)认为社会是无数意识的联合体、集体表象是个体意识的综合之类观念是一致的。索绪尔据此将整体语言作为唯一而根

本的现象来研究。这是《索绪尔第三次普通语言学教程》最为确定的目标，它一步一步地朝着这个方向进行，索绪尔取得的成就显然与这点密切相关。个体语言研究包括发音之类，偏于个体的心理生理现象，这是新语法学派的研究特点，索绪尔偏于研究整体语言的社会心理现象，与之大异其趣。索绪尔不否认个体语言的语言学研究对整体语言的语言学研究也是有用的，但这是两个领域。是研究整体语言还是研究个体语言，这是索绪尔进行思索的第一个十字路口。索绪尔选择研究整体语言，因为它是语言事实，不是个体语言现象。

索绪尔很多时候是把概念和听觉印象的结合这个整体称作符号，有时候把听觉印象这一更为物质性的一半称作符号，因为它运载某个概念。参见《索绪尔第三次普通语言学教程》学习院版第 287 页。后来，索绪尔又启用了能指(signifiant)和所指(signifié)这一对术语，将能指(听觉)和所指(概念)看做是构成符号的两个要素，用具听觉特性的“能指”替代了“符号”(signe)这观念。然而索绪尔的符号观念还是偏于能指这一面，因而觉得找不到一个词可以同时涵盖能指和所指的整体性。参见《索绪尔第三次普通语言学教程》学习院版第 306 页。但基本上还是采用了“符号”这术语。

整体语言既然是概念和听觉印象这两种事物的结合，则界定、识别整体语言，就要同时取这两种要素，此时，所呈现出来的，方是具体物，方属语言学范围。如果把听觉印象看做符号，只要当做概念的物质基础来对待，索绪尔以为还是处在语言学范围之内。他将这以水的情景来作譬，只有把氢和氧结合起来，方成水，也只有把概念和听觉印象结合起来，才为整体语言。将它们分离开来，则失掉了语言实体，不再处于语言学范畴中了。参见《索绪尔第三次普通语言学教程》学习院版第 292 页。关键是要划定实体的界线。通过大量的言说，凭着差异性的判断，以此来划定界线。确认同样的概念与同样的已划定界线的听觉序列重合了，也就是听觉序列和令

人产生联想的观念具有同一性了，就可断定语言实体或者说语言单位。从这方面来说，语言的符号和概念之间不是完全任意的，而是有着相对的合理性。在索绪尔那里，符号(signe)，要素(项)(terme)，词语(mot)，都是用来指称能指(符号)和所指(概念)的结合。那么，如何确定词语的价值呢，只有经共存要素的会合，才行。共存要素划定了词语价值的界限。这些共存要素就是围绕词语而存在之物，它们的围绕方式，或是以横组合关系，据此词语本身所具的头尾及其前后所具的其他词而生功效，或是以联想关系，与语言内的其他要素(意义或形式)相并而产生了心理联想。参见《索绪尔第三次普通语言学教程》学习院版第 359 页。

索绪尔在承认语言是一种社会现实的基础上，还意识到社会力量因由时间而产生作用。正是由于时间的连续性，语言对过去进行继承，从而消除了任意性，同时也在时间历程中出现了变化，能指和所指之间的整体关系时时产生转移。变与不变都是由于时间的作用，然而变依赖于不变，或者说"变化只是连续性的形式之一而已"。《索绪尔第三次普通语言学教程》学习院版第 314 页。但语言的这种历史现实性都是在社会流通中出现的，归根结底是一种社会现实。

时间因素的引入，在索绪尔那里出现重大的转向，将语言学分成了两个学科——静态语言学和历史语言学，或者说使语言学呈现了二元性——同时性(共时性)和连续性(历时性)。这是索绪尔进行思索的第二个十字路口，他再次运用排除法，选择研究静态语言学，范围愈来愈小，也愈来愈明确。同时性表示共存的事物之间的关系，将时间因素排除了；连续性则是处于时间之中，表示连续的事物之间的关系。索绪尔以此来限定语言学科学的明确界线。在他看来，同时性等同于价值、状态，静态的现象展显了语言的一种价值和另一种共存的价值的关系，语言学家对产生这种状态的历史性的来源应不予考虑。

譬如两个词，un mur *décrépi*（一堵灰泥剥落的墙）和 un homme *décrépit*（一个衰老头儿），从来源看，是毫无关联的，但从状态的角度看，则产生了关联。这是不同类的事物之间的相互关系，此关系产生了价值。

索绪尔区分静态语言学和历史语言学（康德和涂尔干都作了静态社会学和动态社会学的区分），把目光投注在静态语言学之上，所取的基点乃是语言是一个系统。既然为系统，则“必须思考整体”。《索绪尔第三次普通语言学教程》学习院版第 329 页。而历史语言学（演化语言学）不构成任何系统，因为诸要素一个替代另一个，不属于同一个意识。静态语言学则研究同一个集体意识感觉到的各项同时存在且构成系统的要素间的逻辑关系和心理关系。参见《索绪尔第三次普通语言学教程》学习院版第 343 页。所谓静态，是指共时性状态“表现了一种现存的秩序”，《索绪尔第三次普通语言学教程》学习院版第 339 页。这秩序不是强制性的、动态的。历时性则是强制性的或动态的，“它使此物消失，使另一物出现。”同上。“fêt 存在的条件是 fôti 的消失。”《索绪尔第三次普通语言学教程》学习院版第 334 页。前后相继，鱼贯而现，具有强制性的规律。那现存的秩序既不是强制性的，即意味着状态具有偶然性。“状态＝词语的偶然状态。”《索绪尔第三次普通语言学教程》学习院版第 333 页。这是索绪尔的一大发现，也是他标揭的符号之任意性的呈露。偶然的状态出现了，人们便经由约定，赋予其语法价值。需要有两项共存而对立的要素，它们或是可比较的同物，或是能交换的异物，才构成了价值。参见《索绪尔第三次普通语言学教程》学习院版第 359 页。两项要素之间有着差异，形成了价值，也就形成了语言状态。foot /feet 的差异形成了复数的状态。只要有差异就行，索绪尔举出了“x /零”的情形，说明了语言状态完全是一种偶然的状态。卡尔采夫斯基(Sergej I. Karcevskij)的《语言符号结构的非对称二元性》(1929)这篇论文也就零符号作了卓越的探讨，收于《语言学布拉格学派读本》内，可参。反过来

看，这最终还是符号之任意性原则在起作用，这是因为价值是任意的，则追溯上去，语言中惟一可确定的，乃是差异。

整部《索绪尔第三次普通语言学教程》，或者说索绪尔三次普通语言学教程的授课过程(1906—1911)，实际上是个思索的过程、排除的过程，渐渐地收缩，把语言学的研究对象确定下来。其间新创了诸多术语。这对索绪尔来讲是个痛苦的过程。在一张已破碎的信纸上，他写道："就语言学来说，一种理论可以愈趋简洁明了，欲简明地表述它，却也愈趋困难，这一事实令我感到痛苦增益了。因为我实际上表明了，在这门独特的科学内，没有哪个单一的术语曾立足于简明的意义。也存在这番情形，在一个句子的起迄之间，引得我五六次地重写……"(手稿遗存断片 3957)然而他在第三次教程的结尾，还是踌躇满志地说自己根据内部语言学的几条一般原则，富有成果地讨论了静态状况的规律。另外，巴利和薛施蔼编辑的通行本结尾处道："语言学唯一而真正的对象，乃是就整体语言而研究整体语言、为整体语言而研究整体语言。"这句话在索绪尔现存的零散教案及学生的笔记中都没有出现，显然出自而位编辑者的手笔，虽是如此，却是对他们老师的思想的完美概括，与索绪尔的观念吻合无间。索绪尔步步收缩的范围，正是于整体语言而止，确立了明确的对象；而那几条基本原则，也是为了整体语言而设立的，目的清晰。现代语言学就在这样的基础上诞生了。

* * * * *

译文所用符号说明

〔〕方括号内含纳的文字为法文本编者小松荣介所添加。

〈〉尖括号内含纳的文字原为笔记页边或行间所添附。

* * * * *

索绪尔第一、第二和第三次普通语言学教程及其未刊札记的翻译和研究是2002年确立的国家社科基金项目。

其中《索绪尔第三次普通语言学教程》1998年底译完，硬盘遭病毒侵袭，文件无法恢复。已打印者，为一半左右，其余的，只得重译。

* * * * *

我的学术工作，多年来一直受到上海人民出版社的支持，在此谨志谢意。

屠友祥

2002年8月14日

目录

[1] 中译本绪言

[1] 发端之章、〈语言学史概观〉

[12] 第一部分　种种具体的整体语言

[14] 第一章　整体语言的地理差异
[19] 第二章　关于可以将地理差异交织汇通的诸类事实
[24] 第三章　从原因的角度来考察语言的地理差异
[24] 〔§1〕一种远距离移植的语言——地理上有间隔的情形
[27] 〔§2〕处于地理连续性中的演变：将它作为正常且中心的情形来考察
[39] 〔§3〕看做社会接触的语言波浪或就其地理传播而言的语言波浪
[48] 第四章　文字表现整体语言

[74] 第二部分　抽象的整体语言

[74] 第一章　整体语言与群体语言的区分
[83] 第二章　语言符号的本质
[88] 第三章　构成整体语言的具体实体是什么

[93] 第四章 整体语言的抽象实体
[96] 第五章 整体语言内的绝对任意性和相对任意性

[104] **有关抽象的整体语言的补充意见**

[104] 第一章 整体语言和个体语言
[107] 第二章 抽象的整体语言作为符号体系
[109] 第三章 符号的不变性和可变性
[120] 第四章 静态语言学和历史语言学。语言学的二元性
[154] 第五章 要素的价值和词语的意义
[162] 第〔六〕章 〔结语〕

[165] 法汉概念对照

1910—11 年冬季的学期

〔1910 年 10 月 28 日〕

发端之章、〈语言学史概观〉

这一课将论及狭义的语言学(linguistique proprement dite)，暂不探讨整体语言(langue)和群体语言(langage)。此科学历经了诸个不尽完善的阶段。我将整体语言作为研究对象，把语言学史划出三个阶段，也就是历时地取三个连续有致的发展方向。而后讨论狭义的语言学，明了语言学的对象。

诸阶段首先是语法(grammaire)，此由希腊人首创，法国人一成不变地承袭。它从未以哲学观点审视整体语言本身。确切地说，它与逻辑有重要关系。一切传统语法皆为合乎规范的语法，也就是说，皆受拟定好规则的成见支配，且在某种据称正确的群体语言和另种据称错误的群体语言之间予以区分，这一开始就摒弃了从总体角度思考整体语言现象的全局视野。

过后，就在 19 世纪初叶，倘若我们谈及主流运动，(且不计先驱者:〈亚历山大里亚"语文学"学派〉)，就涉入古典语文学的文献巨流中，此流一直绵延至我们身处的时代。1777 年，弗里德里希·〈奥古斯特〉·韩尔甫(Friedrich〈August〉Wolf)还是学生，就希望以语文学修学者名义注册。语文学引入了一条新的原则:考订现存文本之本义的方法。整体语言仅仅是语文学领域所涉的诸种对象之一而已，且因而依顺于语文学的这种考订方法。整体语

言研究以此不再仅仅着意于校定语法。考订原则要求检点不同时期的文献，如此，在某种程度上讲就是在从事历史语言学研究。芮蚩耳(Ritschl)校订的浦劳茶什(Plautus)的文本，可以看作是种语言学著作。一般而论，语文学运动引发了与整体语言相关的无数源泉，以与传统语法迥然不同的态度对待这些源泉，譬如研究碑铭及其语言。但仍然不具备语言学的神魂。

第三阶段内，这种语言学神魂依旧没有活脱而出：这是个令人兴奋的阶段，发现了种种整体语言可以互相比较，发现通常在地理上相隔十分辽远的种种整体语言之间存在着亲合或共同之处，发现除种种整体语言之外，也存在着种种大语系，尤其是人们渐渐认可并最终共称的印欧语系。

让人惊讶的是，继鲍圃(Bopp)(1816 年)发现这点之后的三十年间，就什么是整体语言，所产生的观念没有比此际更不符规范或更不合逻辑了。自那以后，学者们事实上都加入了将不同的印欧语言互相比较的游戏中，最终却不能不寻思这些语言呈现的确切的亲属关系是什么，如何从具体的独特事实的角度去解释它们。几乎逼近 1870 年了，他们还在玩着这一游戏，并不关心整体语言存在的条件。

这一真正富有创造力的阶段，出版了许多著作，与前两阶段不同，因为它注目于诸多整体语言以及它们之间的关系，但也恰像前两阶段一样，毫无语言学观点，或至少是不具备正确、合理、能让人接受的观点。它纯粹是比较。你不能全然说语文学传统对比较语言学家或浓或淡的敌意不对，因为后者的确没有根据原则本身引发任何再造的产物，译案：原则指比较。也没有直接展示身处宽阔的具体视野的益处，而这原本肯定是可以记在他们的功劳簿上的。

我们不拥有用以确定事实的更直接的途径，此际，比较简单说来只是一种操作方式吗，何时可认识到这点？比较语法何时能为一种语言学让出一条道路(此语言学包纳比较语法)，并给它指出

一个新方向?

主要是由于对罗曼族语言的研究,才将印欧语言学家自身引向较为平直不偏的观点,并对语言学研究大体上应是何种样子微露模糊的认识。罗曼族语言研究的兴起,由翟茨(Diez)首创,无疑是鲍爾为印欧语言所制规则的方向的延展。在罗曼族语言领域,我们即刻感觉到拥有不一样的条件;首先,每种形式的原型的实际存在;多亏了我们了解的拉丁语,罗曼语学者一开首即拥有了就在他们面前的这一原型,而就印欧系语言来说,我们必须假设性地重构每种形式的原型。其次,对罗曼族语言,至少在特定时期内,凭藉了文献,完全有可能追蹑一个又一个世纪的语言的发展,因而对发生的一切作如此逼近的审视。这两类境地收缩了臆测的范围,使得罗曼语语言学的面貌与印欧语语言学迥乎不同。日耳曼语研究在某种程度上也可说扮着与罗曼语同样的角色。彼处原型不再存在了,但日耳曼语领域具有着漫长的历史时期,这是可以追蹑的。

印欧语语言学家缺少历史视角,因为他们在同样的层面上看待一切。而对罗曼语学者来说,历史视角则须臾不可离。历史视角揭示了诸类因素是如何接合的。这样,到头来,罗曼语学者发挥的影响就很是成功。

从学术研究的角度来看,语文学和比较阶段共具的一个巨大的缺陷,乃是屈俯于文字,仰仗于写下的语言(la langue écrite),或者说,可能出自实际言说的语言,可能出自语言的书写符号,在这两者之间不能清晰地勾划开来。如此,就产生了书面语文学观点与语言学(littéraire)观点几乎相混淆的结果,更具体化地说,形成了写下的词语与说出的词语两相搅合的局面,两大叠覆译案:索绪尔以为先有言说后有书写,因而书写叠覆在言说之上的符号系统,书写和言说,相互间毫不搭界,却搀和起来了。

以这般方式渐次发展的语言学,便成为了一门科学,我们可就

此从哈兹费尔德（Hatzfeld）、魅穆施忒（Darmesteter）和托马斯（Thomas）的辞典中取出其所下的定义："对种种语言所作的科学研究。"这定义是让人满意的，然而恰恰是科学这词使其与所有早期阶段的研究区别了开来。

它取什么：(1)作为材料(2)作为对象或任务呢[?]

(1) 科学的研究，将取人类群体语言（langage）的每一种变迁当做材料：它不会因为书面语文学的光彩或民族的声名卓著而选择此一时期或彼一时期。它将注目于一切民族语言（idiome），不管它是隐没无闻还是赫赫有名，对任何时期都一样看待，并不偏重于譬如所谓的"古典时期"，而是对称为衰落时期或古风时期都不偏不倚相应地予以关注。同样，就任何特定的时期来说，它将避免选择最有教养的语言，而是让自身与关注称为有教养的语言或书面语文学语言一样，同时也涉及通俗形态的语言，此语言或多或少与有教养或书面语文学语言形成对比。语言学处理每一时期的群体语言及其呈现的所有样态。

必须指出，为了尽可能拥有一切时代的文献，语言学必将经常讨论写下的语言，总是要倚赖语文学的探察所得，以便获取这些书写文本蕴含的意义，但也总要将书写文本与所蕴含覆盖之物区分清楚，应将书写文本只看做其真正的客体呈现的外壳或外型，那真正的客体则纯粹是言说的语言。

(2) 对种种语言作科学的研究，其材料、任务或对象，若是可能的话，将首先是追循所有已知的语言的历史。这自然只是在极有限的范围内才是可能的，并适用于极少的几种语言。

人们尝试着追踪某种语言的历史，就很快会发现自己不可避免地去追踪数种语言之亲属关系的历史了。在拉丁语之前，有个希腊语和斯拉夫语共用的时期。如此，每当一种语言在我们面前呈现之际，就都卷入了数种语言之亲属关系的历史中。

其次，却是完全不同的，须从一切语言本身的历史中得出最为

普遍的规则。语言学必须识别出在群体语言(langage)中起普遍作用的种种规律,并以严格的理性方式,把普遍现象与那些受制于此或彼整体语言之分支的个别现象区分开来。

有更特殊的任务可归并进来;涉及到语言学与各类科学的关系。有些是它们借用语言学的信息和材料,从而相关的;而另外一些则相反,它们给语言学提供资料,协助其工作。两门科学各自的领域乍视之下并不截然分明,这是常有的情况。在此,首先应提及的是语言学和心理学的关系,它们之间通常很难划定界限。

语言学的一个目标,就是要界定自身,识别自身所统领的范围。在这番情景下,它就要倚赖心理学了,当然,这会是相当间接的,且依旧保持着独立性。

一旦以这般方式构想语言学,也就是说,以群体语言的所有表现形式,论及群体语言,论及最为广泛的可能领域所涉的对象,那么,对或许不总是清晰的事物,我们也立刻就能明白:此为语言学的功用,或者说语言学的条件,这条件包纳在与称为"一般文化"相关的研究中。

只要语言学家的活动局限于对两种整体语言作相互比较这一范围内,那么,这种一般性的功用,大多数公众显然将它遗忽掉了,研究实在太专门化了,没有确切的理由好料想它可能引发广大公众读者的兴味。只是语言学家既然愈益意识到它自身的研究对象,也就是从整体的广度来理解它,那么,这一科学显然能为拓宽研究范围出一份力,以便引发绝大多数人的兴味。这对那些譬如探究文献的人绝不是无关紧要的。而对历史学家特别有用,使其能够看到不同现象的最为共通的形式,诸如语音、词法之类,看到群体语言是如何随着时间而生存、衍续并变异的。更普遍的意义显然是这些:群体语言在人类社会中起着如此重要的作用,是对个人与社会(两者同时)都极其重要的一个因素,则对人性的这般显著部分的研究,倘若完全只处于少数几位专门家的事业这样的境

况，是不可想象的。

看来要求每个人都尽可能正确地采用一种观念，此观念通常象征了人类的表现形式这一方面。愈是真正具有理性并可让人接受的看法，以及语言学最终达成的观念，才与事物乍见之下呈现的样态绝不一致。没有哪个领域像整体语言这样产生那么多虚幻而迷误的观念了。群体语言是个产生种种蜃景的客体。自心理学角度讲，最让人兴味盎然的，莫过于群体语言产生的谬误了。人人都听任自便，都形成了关于群体语言中所呈现象的想象与意念，此想象与意念同真理相距甚远。

依此而论，今日语言学宣称能够纠正许多观念和想象，能够揭示学者们通常极易出错并犯严重谬误的地方，同样也是合乎常道的。

我为了讨论语言学的对象以及语言学可能具有的功用，把整体语言和群体语言问题丢在一边了。

〔1910 年 11 月 4 日〕

教程的一般观念的划分

(1) 种种具体的整体语言(Les langues)。

(2) 抽象的整体语言(La langue)。

(3) 个体(les individus)身上具有的群体语言(le langage)能力及其运用。

倘若在整体语言和群体语言之间没有马上作出术语上的区分，则我们在那儿发现以具体、〈完整〉、全面的形式呈现的整体语

言或群体语言现象了吗？也就是说，我们在那儿找到我们必须面对的客体了吗？它具有的所有特性暂时还蕴含在自身之内、尚未加以分析吗？这是个困难——在你面前不存在对象的材料，这在其他诸多学科内还不曾产生过。

以为这种全面、完整的客体，哪怕它是最一般的，也是可经理解而获取，这是种错误的想法。一般化的运作，恰意味着抽象作用，意味着我们已以这般方式仔细地研究了客体，同时能够对它的一般面貌作出判断。群体语言中所呈现的一般状况，并不是要我们着意寻索的，这就是说，客体直接呈现出来了。但对只是部分的客体，我们也不必在它上而集中注意力。

如此，发音器官显然具有重要的意义，它几乎可完全地攫取我们的注意力，每当我们研究整体语言这一发音的方面，即刻就会意识到有种相对应的听觉的方面。但这还没有超越纯粹的物质性的考虑。我们还没有就词、就概念和发音产物的结合开展讨论；但倘若我们触及概念和声音符号的结合，我们必定询问是否以个体的方式或以社会的、集团整体的方式研究它；我们觉得自身几乎总是处于未完成的境地。

在这样的过程中，我们见到，我们远远不能掌握整体现象，仅据着一端任意地揪住了整体语言。我们同时从数个角度接触研究对象，此后看起来，（或许）并不存在同质的整体（此整体即整体语言），而只是拼凑之物的装配，是声音及与其相关涉之概念的接合，必须一片一块地分开来研究它们，而不能将其作为完整化融的对象来研究。

我们能采取的解决办法是这样的：在每一个体身上，存在着某种能力，可称作分节而成的群体语言的能力（la faculté du langage articulé）。译案：关于分节而成的群体语言，通行本《普通语言学教程》道：拉丁语 articulus 的意思是“肢体、部分、一连串事物的小区分”。就群体语言来说，articulation（分节）可以指把语链分成音节，也可以指把意链分成意义

单位。参见中译本第 31 页，商务印书馆 1980 年版，高名凯译，岑麒祥、叶蜚声校注。此书以下简称"中译本"。此能力首先以声音形式呈现出来，而后历经我们凭这些声音可施展的种种运作。但它仅仅是一种能力，况且缺失了另一样事物：整体语言，整体语言外在地赋予个体，它就不可能具体地运用这种能力。个体与其同伴经共同努力，应该得到这种本领，得到那我们称为整体语言的东西；顺便说一句，我们在此或许可以见及划定群体语言和整体语言区别的最为精确不移的途径。整体语言必然具有社会性。群体语言必然不具有社会性。后者可以在个体言说层面上专门予以界定。它是抽象之物，需要人类将其显现出来，使之具体化。存在于个体身上的这种能力，也许可与其他诸类能力比拟一下：譬如人所具有的歌唱能力；倘若集团整体没有给出一个先例，就可能不会有人去首创一种曲调。整体语言则假定了个体的人都具有可自作支配的歌喉。

经由了整体语言和群体语言能力的区分，我们也就区分了：

(1) 社会性之物和个体性之物。

(2) 本质性之物和或多或少偶然性之物。

实际上，我们过后会看到，恰恰是概念与发音符号的结合，足以构成整个整体语言了。发音的产生，落在个体运用能力的范围内，属个体的责职。但它可比拟为一件音乐杰作以某种乐器演奏；可有许多种演奏风格，然而其乐章是完全不受这种种演奏影响的。听觉印象与概念相结合，这是整体语言本质的方面。正是在发音的产生过程中，吸纳了种种偶然之物，因为呈现出来的重复，不是丁是丁卯是卯，这点为事实的无限种类、发音的多样变化的根源，它们是一大群偶然之物。

(3) 就这样区分了整体语言和群体语言能力，我们看到，整体语言我们可以称之为"产物"；这是种"社会产物"。我们使之摆脱了发音器官运作的约束，发音器官的运作具有持续不断的机能。

我们可记录全数(属于同一个集团的)个体甚至睡熟之际其大

脑中的潜在之物，用极明确的方式回想这一产物，如是，不妨说将抽象的整体语言具体地放在人们面前了；就此，我们可以说，在每一个脑子中都具有整体的产物，我们称之为整体语言。每个人头脑中受研究的对象可以说都是个宝窟。这宝窟在任何个体情景下，最终肯定都不会呈现为绝对完成之物。

群体语言可以说总是通过某种整体语言而表现出来；没有这条途径，群体语言就不会存在。整体语言则相反，它竭力避开个体，它不可能成为个体的创造物，它本质上是社会之物，它意味着集体性。最后，它的唯一而根本的特征，是声音及听觉印象与某个概念的结合。（听觉印象是永远居留于我们身上的印记〈头脑中潜在的印记〉）。无需将整体语言设想为必定时时刻刻被言说。

咱们转到细节上来吧：把整体语言看做一种社会产物。于种种社会产物之间，自然会发问，是不是还有其他事物呈现出与整体语言相类似的情景。

美国语言学家惠特尼（Whitney），在1870年左右，以其著作《语言的兴起和生命》(Les principes et la vie du langage)*译案：惠特尼此书英文原名为 The life and growth of language，法译文略有倒文*发挥了极大的影响。他把语言比拟为社会制度，说语言一般属于社会制度的大类别，这看法让人震惊。就此而言，他在正确之道上；他的思想与我相契。他说："人类使用喉、唇、舌来讲话，说到底是出于偶然。他们觉得这非常方便。但倘若他们使用视觉符号或手势，归根究柢还实在是同样的语言，不会有任何差异。"这是对的，因为他赋予实施手段无足轻重的意义。这就涉及我要说的事情了：唯一的差异，是我提及过的听觉印象由视觉印象来替代了。我们就某种整体语言运用着自然的能力，这一观念，惠特尼想连根拔除：社会制度实在是与自然制度相对立的。

然而人们无法觅出一种社会制度，可与语言建立在同样的基础之上，且可与语言相互比拟。其间有许多大的差别。语言在诸

多制度之间占据了一个相当特殊的位置，这是毋庸讳言的，但不能一言概尽；比较颇易暴露种种差别。一般地说，各类制度，诸如法定的制度，或一整套的仪礼，或一旦确立便不可移易的典礼，它们具有许多特征，与语言相类似。它们当时经历的变化，很让人想及语言的变化。但其间依旧有巨大的差别。

(1) 另外没有一种制度自始至终涉及所有个体；每个人都与它相关，自然而然地影响它，另外没有一种制度以这般方式交托给所有人。

(2) 大多数制度在特定的时刻可予以修补、校正，出于某种意愿加以重构，然而在语言中则全然不同，我们见及这般能动作用在彼处是不可能存在的，甚至科学院也不能经由颁布法令改变我们称为语言云云的制度所取的流向。

在进一步展开之前，必须引入另一个概念：社会中的符号学现象(faits sémiologiques)。咱们回到把语言看做社会作用的产物这点上来吧：它是由那社会成员之间通过的契约而确立的一整套符号；这些符号示现概念，但在此点上它们颇类似于仪礼之类。

一切制度几乎都可以说仰赖着符号，然而这些符号并不直接示现事物。任何社会都会发生这样的现象：出于诸多目的，创建种种符号体系，以直接示现人们所想的概念；语言显然就是这样的一个体系，而且是所有体系中最重要的，但它不是唯一的，我们也不能把其他体系撇在一边。如是，语言必须进入符号学制度之内；譬如航海信号(视觉符号)，军号信号，聋哑人的手势语之类。文字也是一个巨大的符号体系。存在着符号体系的心理学；这心理学属于社会心理学领域，也就是说，它纯粹是社会的；它涉及的心理学同样适用于语言。这些符号体系内左右着变化的种种规则，总是与支配着语言变化的种种规则适相类同。这在文字中很容易观察到，虽则它是视觉符号，也经历着可与发音现象相比较的变迁。

[1] 在语言学中，把整体语言确定为社会产物来研究，之后，

必须补充一点，群体语言在人文学科内作为一个整体，是以种种整体语言的无限多样性面目呈现出来的：整体语言是社会产物，但不同的社会不拥有同样的整体语言。这种多样性从哪里来？它有时是相对的多样性，有时是绝对的多样性，然而我们最终在这产物当中找到了具体的对象，可把产物设想为寄居于我们每个人的头脑中。但这产物多种多样，随着每人在世上所处地方的不同而变化；所呈现的〈事物〉，不仅仅是抽象的整体语言（la langue），而是种种具体的整体语言（les langues）。语言学家除了一开首就研究种种具体语言的多样性之外，没有另外的选择。他必须首先研究种种具体的整体语言，尽可能多的整体语言，极尽广远地拓展他的视域。这也是我们要进行的。

[2] 对这些整体语言作了研究和观察，语言学家就能够抽象出一般的特征来，保有一切看似基本而普遍的方面，摈弃特殊和偶然之物。这样，他会以一整套抽象之物而告终，那就是整体语言。这是教程第二部分"抽象的整体语言"的概述。在"抽象的整体语言"里，我将概述在不同的整体语言中观察到的东西。

[3] 然而，还有个体语言需要关注，因为所产生的一般现象显然是聚集了与个体相涉的一切。我们继而必须观察在个体身上群体语言是如何运作的。社会产物的这种个体实施，不属于我已经界定了的对象。这第三章，译案：第三章指第三部分"个体身上具有的群体语言能力及其运用"，也就是"个体语言的语言学"，这一部分，索绪尔曾许诺要讲述，后因去世而未果。可以说显示了那隐于下面的东西，那个体的机制，它最终必定能以这种或那种方式对一般产物发出回应，但在研究当中，不必将它与一般产物混同起来，个体机制与产物本身是分开的。

〔1910年11月8日〕

第一部分　种种具体的整体语言

这个标题与第二章译按：指第二部分的标题"抽象的整体语言"形成对照。没有必要予以详细的说明，这两个相对的标题，其意义足以自明了。虽则不应妄与自然科学相比拟，但它还是恰如自然科学的情景，有关自然史的著作中，以"抽象而言的植物"（la plante）和"具体而言的各类植物"（les plantes）相对，其含义同样也即刻显明了。（也可参照"种种具体的昆虫"与"一般而论的昆虫"的对立。）

这些划分甚至在内容上也相当合理地与我们将在语言学中所获的区分一致，我们在"抽象的整体语言"和"种种具体的整体语言"之间作出了区分。有些植物学家和博物学家在此一或彼一方面贡献了他们的全部生命。有植物学家将种种植物进行分类，而对植物的液汁循环之类不加考虑，也就是说，对"抽象而言的植物"不加考虑。

我们考察与抽象的整体语言（某种程度上也同样与种种具体的整体语言）相关的事物，就会把我们引向从外部观点来思考种种具体的整体语言，而不作任何内在的分析；但这不是绝对的，因为对某种整体语言的历史或一群整体语言的历史作详细的研究，在"种种具体的整体语言"的标题之下，是〈相当完美地〉嵌合进去了，

这就意味着内在分析。在某种程度上，也不妨说，在第二部分“抽象的整体语言”，可以扩展开来，读成“抽象的整体语言的生命”，对抽象的整体语言的特征来说，这第二部分含纳了具有重要意义的东西，这些东西便是生命的整体，生物学的整体。但另外有些东西嵌合不进去，其中有抽象的整体语言的整个逻辑面，依存于不可变更的事实，不受时间或地理界域的影响。种种具体的整体语言，这是个实实在在的对象，呈露给普天之下的语言学家；抽象的整体语言，这是个称号，任何〈一般化〉之物它都能提供，那是语言学家从遍历时间和空间而观察到的一切中或可抽取出来的一般性。

第一章　整体语言的地理差异

在这差异中，有着不同的类别和级别。

众多形态的语言遍布于世界，我们从一个国家到另一个国家，或者只是从一个区域到另一个区域，此际，言语的差异是对群体语言事实的基本确认，这点，任何人都立刻理解了。

对现象的可能起因，我将撇开种种假说。这一地理的差异，是摆在语言学家或其他一切人面前的首要事实。其实整体语言在时间上的变异被忽略了，在空间上的千变万化则不是这样，它引人注意，使人接受。观察者总是处于语言生成已成定局的境地，入手之初，对先前的生成可能具有的样貌了无所知。他没有机会观察时间上的变异；相反，地理差异在空间上的事实却全然呈现，且无可争辩。甚至原始部族也有这样的观念，因为他们与言语不同的其他部族发生接触是不可避免的，可以说，对语言都具有最充分的意识能力，甚至处于较低文明梯级的民族也是如此。

正是与说异族语言的人的接触，方对语言现象如是存在而茅塞顿开。古老的巴别塔神话表出了所有时代都要提出来的问题：全体人类为什么不说同样的语言呢？

咱们来注意一下，原始人类素来将这差异作为事实来看待，他们就此而生的观念是有趣致的：就某一方面来说，语言是使他们与另外人、与邻族区别开来的最为夺目的地方。这种语言的特征，是他们禁不住要注意的，成了和邻族作比照来认知的一个特征。他们是如何构想这点的呢？他们将其想作不同的习俗，可以在衣着、

发式、武器诸方面作比较的不同的习俗：这是很合情合理的事情。与我先前的说明一致无违。（与衣着、习俗等等相比较，就此而言，）他们是对的，只要他们不漫无边际地把它作为肤色、身材高矮那样来看待（把它与肤色、人种体质等等相比较）。那是人类学的事情了。

由此我们说及“惯用语”（idiome）这一术语。视为具有种种特征，为特定的民众所专有的种种特征，这样的语言便是惯用语。希腊词 ἰδίωμα 兼具两种意思：某一民族的习俗，或特别地与言语相关，或与一切习俗相关。

任何民族都将自身的言语看做高人一等，无一例外，甚至在未开化的民族中间，什么人讲的话跟大家不一样，通常被看做口吃的人。βάρβαρος（野蛮人）与拉丁语 balbus（口吃的人）很可能是同一个词。同样，印度词语 mlêchâs，亦表口吃的人，不善于言说的人。我们于此发现一个普遍的特征，开化民族也照样具有：涉及各种语言现象的诸类错误观念无处不在。以另外方式言说这一事实，被看做言说上的无能。所谓〈错误观念〉，就是指这点。

说到语言学，诸种语言的差异的确是基本的事实。在不关注这种差异之前，是谈不上有语言学这门学科的，正是关注了差异，而逐步引向比较，渐次产生语言学的一般观念。希腊人的确从各个角度观察了语言，但从来没有在任何细部研究过语言的差异，结果是他们在专意推敲之际，进行语法的分析，这起初是出于实用的原因。仅仅在一点上，希腊人确已注意到了语言学意义上的差异：他们认识到自身所讲的种种方言的不同。但他们留意这点仅局限于和他们的文学有关的地方。

必须在此插入两条附带的意见。

（1）首先，与方才所说的有关，机不可失，必须乘此点明整体语言呈现的无限繁复多重的面貌。其实，在我人手即阐明的种种整体语言的差异（la diversité des langues）这一面，与希腊人的语

法这类其他的事物毫无直接的联系。乍见之下，你会疑惑，这两类事物是否属同一门科学，因为它们以两种不同的方式处置整体语言。将它们关联起来，需费诸多周折。

（2）另一条意见。倘若整体语言一开首是以地理差异的面貌呈现出来，那么，不也可以看做是人种差异吗？这是个极为复杂的问题。种族的观念在言语的歧异上得到映现。人们无疑可以超越地理差异，但语言和种族特性之间的关系则更为复杂。语言问题一旦作为种族特征提出来，就涉及了历时变异的起因，或与此相应的抵拒历时变异的由来；因为只有语言的持续存在，方可使其作为种族特征或多或少地呈现出来。由于这点，我插入了数条不是直接提出的成熟意见。

继语言学差异这绝对根本的事实之后，第二个惊人的事实便是相似，便是两种民族语言间程度不等的类同，认知此事，与想象人们对比较语法开始产生兴趣总共得多少时间相较，要简易得多。观察一下粗朴的乡人就此发表的诸多意见，是很有趣致的，他们那个区域，土语依旧留存着，他们对自身的土语与邻村的不同说出种种看法。这是个甚至让群氓也留下强烈印象且大为惊讶的事实；尽管这些看法有时实在荒谬得很。它却没有使学者认识到一方面法语和意大利语的类同，另一方面法语和德语的类同。

（希腊人自己看到了他们的许多词语与拉丁语的词语相似，但没有从精严的科学角度探究这一觉察。）

相似性，倘若发现是确确实实的，便可引致亲属关系(parenté)的概念，好表明这种情景。亲属关系意味着家族系谱、血缘关系，如是，可回溯到过去的源头；一旦相似性确定了，来源和共同来源的概念就立即与相似性联系在一起。这就是不可能把亲属关系在所有细节方面都直接弄清楚的原因；因为我们必须仰赖先前的起因，就肯定要探究它，照事实或亲属关系的起因提出问题，我想说的仅仅是这点。

各种各样具有亲属关系的群体称做语系。这些语系可以依次互相比较，但是比较会到达看来不可穿越的界限；确定了颇为可观的群体之后，我们会抵达界限，越过此限，就没有什么类同、没有什么亲属关系可以确定了。

因而我们拥有两个框架：1）亲属关系内部的差异，2）越出一切可辨认的亲属关系范围之外的差异。

面对这两种差异型式，语言学的处境怎么样？说到辨认不出什么亲属关系的绝对差异，该强调之处是语言学面对着大量这类型式的语系，也就是说，大量彼此不可归并的语系。

（1）我们希望最终跨越这些绝对的界限吗？我们能算定它们最后将不再是绝对的吗，也就是说，那些看来似乎是没有共同来源的语系或许作为具有共同来源的语系而出现在我们面前？尽管我们在这个方向上作过了许多努力，有些是从来不曾放弃过；最近作出的努力是在闪语系和印欧语系之间架设桥梁。意大利语言学家特隆碑梯（Trombetti），在最近出版的著作中通行本编者注云：参见 Trombetti, L'unita d'origine del linguaggio, Bologna, 1905 试图表明世上一切语言最终都是有亲属关系的。

但在所有这类努力中，不存在什么能预想的结果，在可能真实之物与可证明之物两者间有着不可逾越的巨大鸿沟，首先须心怀这一念头。人们观察语言变异的运作方式，此际，就会看到，即使世上所有语言真的具有亲属关系，也不可能精确地证明这个事实，因为大量出乎意外的变异发生了。不可指望冲决这些绝对的界限。

（2）于是，一旦举出两种截然有别的语系，语言学家必须放弃将其并置对照和比较的尝试吗？不是的：一切旨在建立历史关联的比较确实是排除在外了，但在没有什么明显的亲属关系、没有什么共同来源的诸种语言之间，依旧留存着可以比较的有趣领域：这就是语法组织（organisme grammatical）的比较研究（思想和语言

之间各种可能的契约关系的比较〉。各种完全没有亲属关系的语言以非常相似的语法机制运行，这是可能的。

对诸种确认为由亲属关系关联起来的群体的研究，完全不同于对已确认的语系之中没有亲属关系的群体的研究，即使不超越这实物，比较的领域也是宽广的。在每个群体中，某种事实将呈现出来，当然，这事实不可能在此群体和彼群体之间都适用：是有着不同差异程度的事实。类同是容易辨认的，除类同之外，还会有差异的整体比例。希腊语和拉丁语彼此之间看来比它们各自与诸如梵语之类要接近得多。就这样比较下去，直至所谓的“方言”(les dialects)也是如此。然而一经说出这个词，我必须立即附加一句，我们不必给“方言”这一术语标上任何固定的意义，作为与“语言”这术语的区别。没有任何一个精确的点，会出现“方言”名称取代“语言”名称的情景。我们将看到，最初是方言，如何达到了足够大的差别，才被称为“语言”。译案：通行本道：“只在很轻微的程度上有分歧的语言称为方言。”见中译本第269页。在任何时候，都无法确定比例尺中的绝对刻度。这需要“方言”这名称，而不是“惯用语”(idiome)这名称。

各种各样的事实常常把这类地理差异所呈现的形式弄得更加错综复杂。这一章是插入的，将上一章和下一章连接起来。我们可以把下一章的标题取为：“关于可以将地理差异交织汇通的诸类事实。”

〔1910 年 11 月 11 日〕

第二章　关于可以将地理差异交织汇通的诸类事实

我以最简单的形式来设想这种差异，因为错综交织对于一般事实来讲其实没有什么重要意味。我的确说起过区域的语言学差异，仿佛是与纯粹的地区差异相关的事情。对已知的材料作确切的修改校正，实在是空佬佬的，因为语言的差异总是以此方式或彼方式牵涉到地区的差异。然而语言随着人群迁移，人类也太游移不定了。不同的语言共存于同一个地区，这种情景因而绝不是个例外。语言的统一体，我将其设想为相激相荡绵延至某一区域，这统一体总是显得与那种共存情景相背。这一现实至少须提及一下，虽则在下一章如前一章一样，将其撇开不谈，也是容可的。

这里讨论的，不是惯用语的混融，因为混融是个语言学现象，影响到语言的内部形式。它当然也不是两种惯用语以地区的方式分离得明白，但共存于一个国家的政治疆域内的情景，犹如瑞士的状况。诸种惯用语之间截然分明，但同时又拥有同一个地区，面对面地生存着，我就只考察这种情景。它看似反常，却形成为贯串历史进程的常态。我们发现两种或更多种相匹敌的惯用语，经两三个相当不同的方式，引入了同一个地区，甚至通常不可能从历史角度说清楚这些共存的紧密关系是如何确立起来的。这往往是殖民者或外国统治者的语言叠合在当地人语言之上的情形。

于是，在德兰士瓦，译案：此为南非省名。人们说黑人方言，说荷兰语，英语，后两种经由殖民化而叠合上去。在墨西哥等地，人们说西班牙语。

这不光光是我们这时代的情景；在古代就已经出现，并在任何时代都是这样。通行本道："在任何时候，我们都可以看到一些民族群居杂处，而它们的语言并不相混。"见中译本第 270 页。

在现今的欧洲地图上，我们看到爱尔兰是个国家，那里，人们说克尔特语和英语，当地许多人两种语言都说。

在〈法国〉的布列塔尼地区，人们说法语和布列塔尼语。

在巴斯克地区：巴斯克语，西班牙语，法语。

在芬兰：瑞典语，芬兰语，还有俄语。

在库尔兰和里窝尼亚：俄语，德语和拉脱维亚语（在汉萨同盟庇护下，殖民者于中世纪输入了德语）。

在立陶宛：立陶宛语，波兰语通行本道："那是立陶宛在古代同波兰结成联盟的后果。"和俄语通行本道："那是立陶宛并入莫斯科帝国的结果。"见中译本第 271 页。

在普鲁士的波兹南省，译案：今为波兰西部一省。人们说波兰语和德语。

在波希米亚：共存着捷克语和德语。

在匈牙利，各种语言的共存是这样的，只有当地人讲得出某某村庄说哪一种语言。（在特兰西瓦尼亚译案：今为罗马尼亚中部一地区）：乌戈尔语，罗马尼亚语，克罗地亚语，德语。

在马其顿，所有可能的语言都共存着：土尔其语，保加利亚语，塞尔维亚语，罗马尼亚语，希腊语，阿尔巴尼亚语。

诸种语言的共存或多或少总是处于局部化的状态，照地区分离开来，譬如城市和乡村。但这种局部化分布并不总是截然分明的。

有时候相匹敌的语言不是由征服者带来的；人们发现游牧民

族在某个地区选定了居住处。茨冈人就是这样，尤其是在匈牙利定居下来，形成了诸多密集的村落。但他们（可能）是来自印度的一支部落，何时移来，无人知晓。这不是征服或殖民的情形。

同样，在俄罗斯南部和位于罗马尼亚中部地区的多布鲁查，也有着鞑靼人散散落落的村庄。

倘若我们有一张罗马帝国的语言地图，就会给我们显示诸种共存的语言的相同的例证，我们甚至还会发现更令人惊讶的事实。

举一个简单的例子：至共和国末期，在拿不勒斯及邻近地区说的是什么语言呢？可确定的有：①奥斯克语（可参看庞贝的碑铭，它有一部分属于奥斯克语），②希腊语（优卑亚译案：希腊东部一岛人建立拿不勒斯这殖民城市说的语言），③拉丁语，④埃特鲁斯克语（经由征服而犹存），在罗马人到来之前流行于这同一个地区的语言。

在迦太基，人们从某个时期开始说拉丁语，布尼克语（腓尼基语）仍一直与之并存着，——结果是公元七百年阿拉伯人在其中认出了与自身的说话形式相似的方面。迦太基地区也确曾广泛地说奴米德语。

在古代，环绕地中海的各个地区，只说一种语言的地方几乎没有。

文学语言。从另外的意义，照另外类型的现象来说，许多国家的语言都是双重的。这就是文学语言叠合在与之同源的自然语言之上，两者面对面地并存着。这现象与文明的某个特定阶段有关，但倘若政治状况对此推波助澜，就会几乎一成不变地重复出现。

文学语言，有时应该就是这个名称，有时则应该是另外的名称（官话，雅言，共同语，希腊语称为 κοινή）。最后，它涉及到同一个的事实：需要全民族都能使用的工具。

在自然语言中，只有方言；听凭它自然发展，注定要遭致无尽

的分裂。但诸多需要便引发了在众多方言中择取特定的一种，作为用于同整个民族相关的一切事务的传达工具，某种方言就由这种状况确定了。它或是文明最为进步地区的方言，或是最有力量地区的方言，或是权力机构、政府、王侯宫廷所在地的方言。

这种方言一旦成了文学语言，很少能保持住自身原先的纯粹面貌，而是变为混杂的了，带上了其他地区方言携有的因素。然而一般说来还是能够识出它的原生地。这就如同法语一样，还是呈现出了法兰西岛方言的样貌。

其他方言依旧留存着，随之而来的是国家用两种语言成为很自然的事情，许多人都是两种语言都说的；他们讲地方上的惯用语（土语），也讲那选作共同语的方言。在法国（萨窝阿〈等等〉）许多地区就是这番景象。法语在马赛、日内瓦及贝藏松都是种输入的语言。

德国的情形也一样，那儿许多本地方言依然很好地留存着，而在法国，本地方言趋于消失了。在英国，种种本地方言还是保存着。意大利也是如此，以米兰方言上演的戏剧，拿不勒斯人是听不懂的。

这情形也发生在希腊，那儿以伊奥尼亚语为基础，逐渐发展出一种共同语（κοινή）。希腊碑铭显露了大量当地言语的形式，与共同语截然不同。人们也以为能够识别出古巴比伦的正式语言。这种结果与发展演变的特定阶段密不可分。

但共同语必定要以书写文字为前提吗？

荷马的语言是种诗歌语言，是种约定俗成的语言，打算让广大听众都听懂。〈因为〉在那个时代，人们几乎是不用书写文字的。

我随后不想把这些事情搞得复杂化。在我眼里，布鲁塞尔说什么语言呢？就我提及的简化原则，把布鲁塞尔算为佛兰德语地区，因为这个城市在比利时的佛兰德部分。法语在那儿是输入的，在我看来，它就不存在。法语在列日是输入的，恰如在日内瓦—

样。我将只考虑土生土长的语言，把文学语言撇开不计。同样，在德国（柏林）的所有北部地区，我把它看做低德语地区，虽然那里说着高德语。

我将探究地理差异，但不考虑次要的事实，不考虑现时的外部状态。

我接下来要考察地理差异产生的过程。

〔1910 年 11 月 15 日〕

第三章　从原因的角度来考察语言的地理差异

这种地理差异的事实，我们已经看到了，是触目的。为了造成这般事实，发生了怎样的事情呢？倘若我们首先考察绝对的差异，就面临一个问题：世上语言的不同无法消除。这是个思辨性的问题，它让我们神驰到无法触及的时代，并涉及到其他的问题：语言的起源。我将不考虑这个问题。

我们若继而考察亲属语言之内的差异，则是另一番景象了。就此，我们身处可观察差异这般坚实的基点上了。我们可观看这种差异的产生，我们能得出确切的结论。我们能看出诸如法语和普罗旺斯语、法语和西班牙语的差异是如何产生的。

〔§1〕一种远距离移植的语言——地理上有间隔的情形

我们可以设想(1)一种远距离移植的语言在其新的居所以特殊的方式生长发展的情形(如盎格鲁撒克逊语的情形，它与大陆的日耳曼语同源；或如加拿大法语的情形〈等等〉)。——总之是地理上有间隔的情形。这种现象是由移植造成的，而不是其他原因。譬如罗马尼亚语，就是分隔造成的结果(罗马尼亚语的分支都在斯

拉夫语的包围之中)。

我们看到,间隔并没有在理论上成为真正重要的因素。评定分隔的周围情形,判断分隔产生的确切效果,是困难的。但是把两个分离的部分明确地在地图上定位,这样处理看来倒是简单的,我将考察这般情景。

(2) 继这类地理上的区分之后,海这一边所说的惯用语,与已经脱离出去且现今距离隔得遥远的分支相较,两者间的差别有时候会忽然变得明明白白。这些差别涉及一切范畴;把它们分为词汇或词汇学的差别(不同的词),语法差别和语音差别(或发音差别),颇为适切。

迁移中的惯用语在变化,而其他不迁移的则保持着原样,这种拟想大可不必,相反的情况,也不会没有。一开首就须讲明这一点。但就每个部分来说,会有的结果,是有时候此有时候彼(或两者同时)产生了变动,那样,足以把它们区别开来了。

A	Ⓐ	A	Ⓐ	A	Ⓐ
A	Ⓑ	B	Ⓐ	B	Ⓒ

所需研究之物,是岛上讲的惯用语的与众不同的地方,这样想,是没用的;但必须研究的,是两者的差别((与众不同的地方))。

在语音学领域,有时候岛上的言语(盎格鲁撒克逊语)发生了变动,譬如 a 呈现出 ä 这音色(Mann→Men)。这儿,正是移民产生了变动。在别处,则出现了相反的景象,英语保留了 θ((þ))的发音,它们写作 th,而德语就全部把它变成 d。这儿是大陆产生了变动。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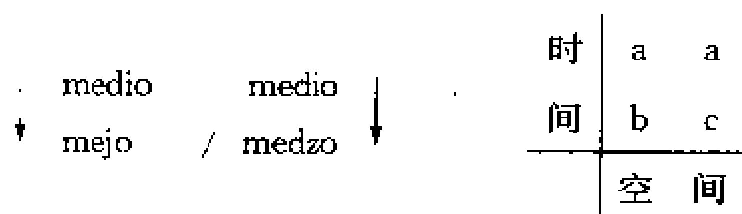
英语的 w 也一样,原始的发音在岛上依然留存着,而德语将它发作 v (Wind)。

(原始发音)Wife=Weib

是什么造成了这些差别呢?是地方的差别(空间上的距离)吗[?]我们会把它想成这样。但人们只需思考一下,就会认识到这些差别正是由时间引起的。变化隐含了时间的消逝。撒克逊人和盎格鲁人在

登陆的次日，与昨日他们在大陆上时说的是一样的话。正是某种言语方式，使得我们把差别归因于地理因素。因为时间因素在两边都出现，我们出于忽略，将它消除了，我们上了自身使用的习语的当。必须进一步说，惟有时间的作用才是导致差别的原因。

譬如 mejo/medzo：这是个地理差别。决不会 mejo 转变成 medzo，反过来也不会 medzo 转变成 mejo。那么，统一体在什么地方转为差异呢？我们必须回溯到较早的形式 medio。恰恰是 medio，转变成 mejo、转变成 medzo。因而我们可以把这地理差别画成示意图：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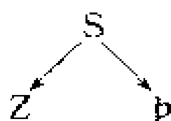
这张示意图可从两个方向来读：有两条轴线。纵轴是时间，横轴是空间。

我们注意地理差别之际，把握的只是某种现象的产物、结果，而这现象却在别处。就像依据表面来判断以便估测容积一样。我们也需要深度，需要其他的维度。译案：通行本道："正如我们不能单凭面积来判断容积，而必须求助于第三个向度即深度一样。"见中译本第 277 页。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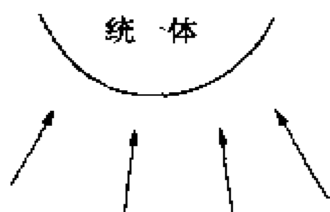
我们看到这不是个空间现象，而完全是个时间现象。只有将地理差别投射在时间维度上，才能把差别的示意图完满地画出来。地理差别能够而且必须直接化简为时间上的差别。现象必须安立在时间纵柱上。（这或许）就像说河水上涨这话一样荒谬不经，仿佛水从底部升至表面，而不是水平流动一般。

案：有人会说：把环境的差别诸如国家类型（山，海）造成的气候、习俗之类的差别考虑在内，这设想岂不是自然而然的吗？我不是太轻易地忽视了地理差异的影响了吗？

也许存在着此类特定的关联或作用，但这些因素不可估量，太模糊了，无法立即予以界定。在此或彼方向上的明确运作或许可归因于环境，但你决不能预言所呈现的差别会取哪一个方向。



然而每个地理点上无论怎样都只有时间的变化，而没有其他的变化。地理差别招来了统一体(unité)的观念。在什么地方发现这种统一体呢？如果不把它作为抽象物丢开，就能在过去中发现它。



这把我们带入了我目下尚不能预想的领域。在那儿，我们没有地理的差别，有的是处于演变过程中的差别。

语言的演变是语言学研究的一个重要方面。地理差别只是实际演变的(特定的)结果；必须把地理差别完全地包括在演变之内。

然而对地理和历史的结合的最为重要的意见，与我上面提及的情形无关。我们必须关注正常的情形：处于地理连续性中的演变。

〔1910年11月18日〕

〔§2〕处于地理连续性中的演变：将它作为正常且中心的情形来考察

现在试设想一下，在某个特定的时刻，一块连合的地区，定居的民众说的是同样的惯用语。取靠近250年译案：通行本作公元450年。参见中译本第278页的高卢地区为例，那时拉丁语已经稳固地确立了。

这一地区可以看做具有统一的语言。

仅仅就已谈及的时间来看，确凿的事首先是：我们可从容地断言，在一段特定的时间的末期，这种语言译按：指统一的语言不会再保持自身的同一。我们怎么知道的呢？因为那是普遍经验证实了的。我们随意举个例子都可证明这点。找不出绝对不变的例子。绝对之物，就是时间流程中的运作；没有东西可以阻截它，它是必然的。运作多多少少是迅疾或突出的。战争期间，民族危机时刻，有时或许会促进这种运作，但它对根本的原则不发生作用。这些因素只能加快运作速度。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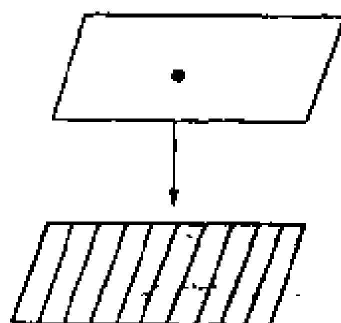
这种连续运作的事实总是隐匿着，不向我们呈现出来，因为我们起初看到的只是文学语言，它们首先吸引了我们的注意力。

每种文学语言，一旦成形了，实际上都凭藉特定的境况（仰仗书写语言，经由文字而固定下来），承担起了维护的职能。对活生生的语言的运作，它是不会向我们透露一丝一毫的。

文学语言是叠合在通俗语言之上的产物，它同样也受制于种种不同的条件。我目前只考察自由的演化，它摆脱了文学的规则。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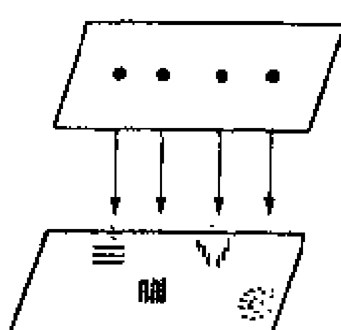
语言形式不会在整个地区都以同样的方式发生变化，这是必须作为第二件确凿的事来补充的。

这两个我们认识到的实际阶段必须置于相反的境地：



未知的情形

（时间上的演变在整个地区产生同样的结果）



真实的情形

（时间上的演变在整个地区产生不同的结果；结果随地方的不同而不同）

甚至缩到孤零零一个点上，时间也会引起语言的变化。

一如我们所见及的，变化还是纯粹归因于时间。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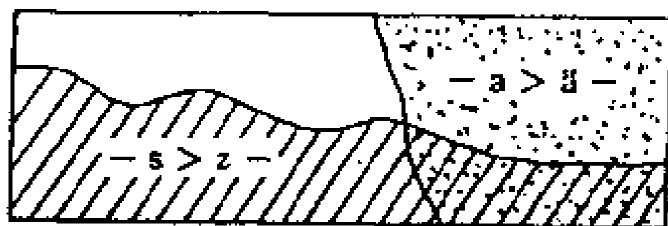
必须考虑第二种观点：变异最终导致无量数方言形态，它是如何初露端倪并呈现出来的？这点看起来似乎比实际情形要简洁明了。

变化在每一点上都会发生：

（1）是以连续而明晰的创新，产生了许多可以界定的细部。我们能把次要因素和主要因素区分开来，诸因素或许是极为繁杂多样的。就形态学范畴说：gëbamês，gëbam(ês)，或从语音学范畴讲：s>z 。

（2）是每种创新都完全自然地拥有自身独特的天地，也就是说，会出现向特定的区域伸展开去的情景，一如沙洲。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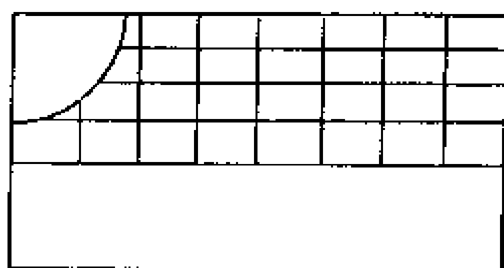
两类事情，必现其一：或是 a)它将扩展而覆及整个地区，这或许是极为罕见的，改变了语言的同时，却没有引人什么可以酝酿差别的因素，或是 b)那个天地仅仅只包括了有限的地区，这是最为常见的情形。就方言差别来说，这绝对是关纽之处。每类事情都将拥有自身独特的领地。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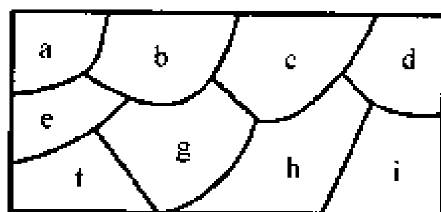
在高卢，处于非重读音节中的 a 的主要现象就是这样的，譬如 porta 变成了哑音 e(porta>porte)。这种变化对整个罗纳河流域就没有产生什么影响(fenna——une femme)。

领地无法预先划定。人们只能记录蔓及的地区这般事实。因为它们〈(领地)〉产生了诸多类型，实际上就在地图上形成了极为复杂的重彩覆叠景象。或许某个角落会出现空白处。如若我们取拉丁语 ca 变成为 tša、š 来看译案：通行本道："拉丁语的 c 和 g 在 a 之前变成 tš，dž，然后变成 š，ž。"见中译本第 280 页。（在法语中：chant 变自 cantus，char 变自 carrus）这情景覆盖了整个法国北部，而没有延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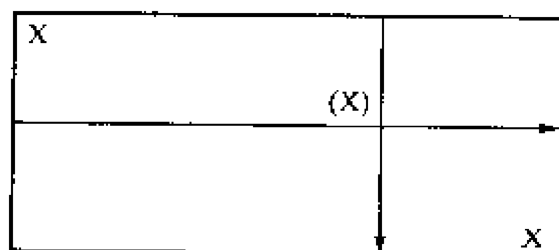
及南部。然而在最西北角(邳卡底和诺曼底的方言)依旧没被触动(vacca-vaque)。由此产生了法语词 cage(而不是 chage),以及 rescapés(报告灾祸信息者,幸免于难者)而不是 reschappés。译案:通行本道:"在这些地区,c 和 g 依然保持不变(试比较邳卡底方言把 chat 说成 cat;réchappé 说成 rescapé,最近已经进入法语;vergue 来自上述的 virga 等等)。"参见中译本第 280 页。



倘若我们经由方言来理解一系列封闭、确定、界限分明的语言类型,这样呈现于我们面前的方言会同清晰明确的区域界线合若符节吗?我们得到已成定局的方言了吗?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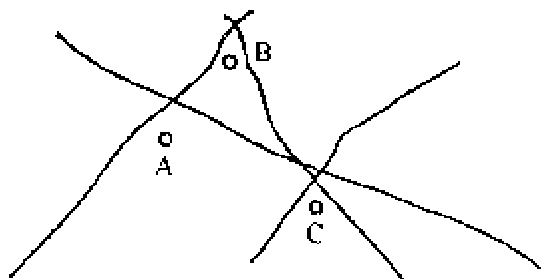


事情若是这样,倒极为简单。但是方言的观念便崩溃了。我们被迫以更为复杂的观念来替代,此后已经得到研究的每一现象覆盖了各个地区。因而将变得相当复杂。但人们可以这样说:譬如五百或一千年之后,居在区域的两个顶端的人很可能不再听得懂对方的话了。相反,任举一个地方,这地方说的话依旧可被邻区的人听懂。



一个旅行者从这一端到那一端，每天都核定方言，一路上只发现轻微的变化，不知不觉间已变成他不再能听得懂的语言。

这儿是有些地方特点的，从此到彼，会穿越某些表明新的特征的边界的。但〈变化〉的全部特征加起来，绝不会极其变化多端的，只要你没有离中心太远。



咱们回到纯粹的地理观察上来吧（那是我们必须出发的地方）。在一个特定的村庄，人们会发现某些特征。每个特征在邻近的地方也可以寻觅到，但无法说出它们延伸到多远。

譬如在渎汶(Douvaine)，你会在像 ðenva(Genève)这样的词中听到一个 ð。我可以朝法国的任一方向走，一直到瓦拉(Valais)，都是这样。但倘若我渡过日内瓦湖，就会发现在那地方 ð 变成了 dz。

你不必设想湖的一边都是同一种方言。如 deux，人们说成：

daüe：在渎汶

dűe：已靠近萨勒夫山脉。

有些现象延展到了广大的地区，而另一些则僻居一隅。译案：通行本道："在渎汶，人们把 deux 说成 daue，但这一发音的区域比 ðenva 小得多；在萨勒夫山麓，距离渎汶只有几公里，人们就把它说成 due。"参见中译本第 281 页。

由此可知：我们能明确地标出方言的诸多特征的边界线，但要标出一种方言的边界线，则是不可能的。巴黎文献学院(École des Chartes)的保尔·梅耶(Paul Meyer)说："有着方言的诸多特征，却没有什么方言。"译案：通行本道："有多少个地方，就有多少种方言。"

参见中译本第 281 页。

[1910 年 11 月 22 日]

案：每个方言特征呈现的区域，也就是说，每一变化或每一变化的种类所居的区域，作为与语言的原始状态的比较，都可以在地图上勾勒出来。

k

tš | *ts* | *š*

这种语言地理的差异研究，已在法国和德国展开了。我们有了席业隆（Gilliéron）的巨著《法国语言地图集》，以及温克尔（Wenker）的《德国语言地图集》。

地图的大规模汇集永远是必要的。（1）国家必是一个地区一个地区呈现出来的。（2）就每个地区来说，只可标出一到两个特征，倘若它们错综复杂，也可以勾勒在同一张地图上。这同一张地图于是就将多次复制。

另外，这些特征是各种各样的，它们可以是形态、语音〈等等〉。

譬如席业隆的一条词项是"蜜蜂"（l'abeille），就依据这词是否源自 apis、apicula、〈mouch à miel〉。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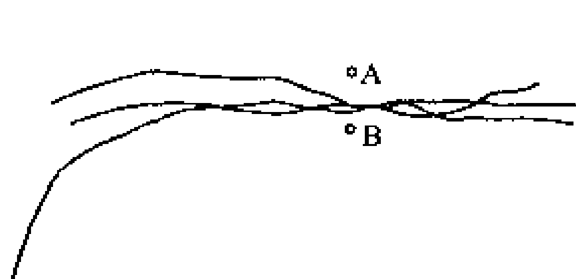
这类工作需要一整套调查组织，配备许多有才智而融洽的协作者；当地的通讯员是必需的。这是高夏（Gauchat）教授采用的方法，他领导瑞士罗曼语地区的土语调查工作。

每种特征的边界线被称作"等语线"（lignes isoglosses 或 lignes d'isoglosses）。这是个含混而笨拙的词，依照等温线（isotherm）（位于同一个平均温度）一词锻制而成，isoglosses 意味着具有相同的语言。这并不意味着线的任一边都具有不同的语言。它只需标出不同的语言的某种特征。别的词更可取。"语言特征"（glossèmes）或"等语言特征的"（isoglossématiques）会更胜一筹。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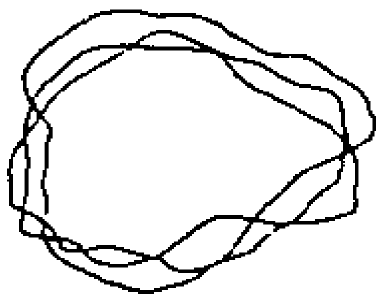
而且，关键是要考虑到面积，而不是线，后者只是作为边界才是重要的。我们可以说“等语言特征带”（bandes isoglossématiques），但这表述还是太笨拙了。

诸多特征蔓及某个区域，可以将其譬作波浪。这些语言波浪或创新有时候会在某个路段会聚起来。

由这样的线划开来的（A 和 B）两点，必将被很好地区别。〔图示一〕这种事实状态倘若是常见的，且沿着语言的整个周边出现，方言就形成了。倘若各个面照这样式交杂在一起，那么人们想象一种方言，就会是确切的。〔图示二〕因为某种特定的方言就会在各个方面、于所有特征上同邻近的方言区别开来。但这情景决不会出现。诸多线只是在特定的地区堆聚。



图示一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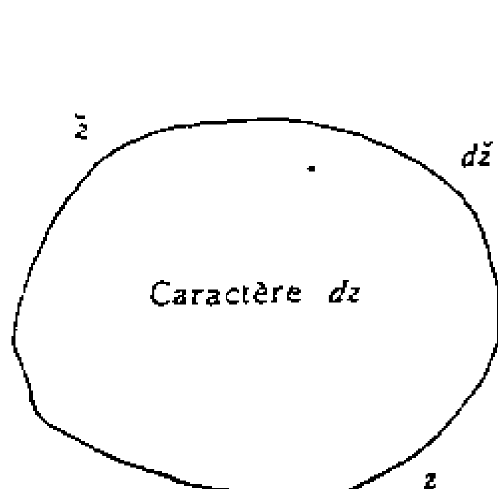

图示二

就一种方言来说，我们要么必须（1）同意把单个的特征作为辨别一种方言的手段，（2）要么我们若考虑到所有的特征，这种方言必须被限定在地图的单个点上，我们就谈及某某村庄的方言。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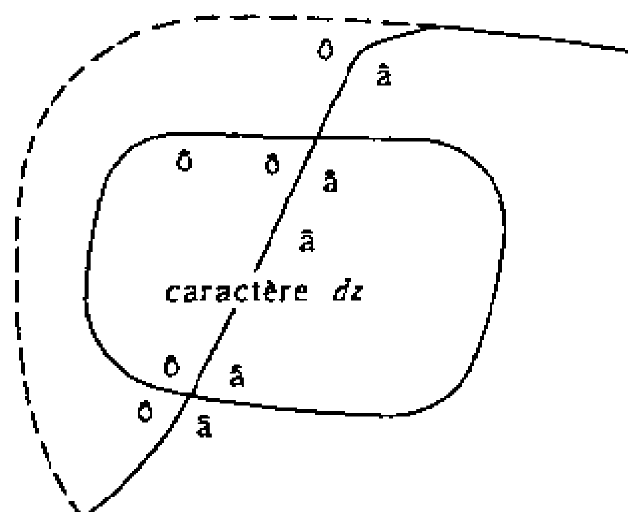
但倘若我们不想屈服于这些限定状况，〈倘若我们想把地区以及种种特征考虑在内〉，我们就会碰到困难，由此引发方言不存在这样的观念。

我们可以谈及含有 *dz* 的方言，但我们不能确定它具有什么另外的共同特征。〔图示三〕

这是我们很可能发现的：倘若我们举出〈另一个〉特征 ōā，就会明白它只波及一部分地区。〔图示四〕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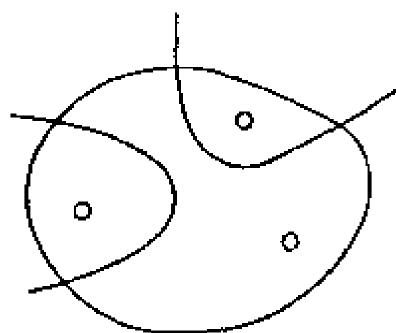


图示三



图示四

倘若你以为夏布莱(Chablais)方言看起来具有某种统一性，并取三个点，你或许真的发现了种种共同特征。倘若你取第四个点，你会看到它具有与瓦拉(Valais)方言相纠结的种种特征。继而你在一览表内搜索，就会发现不可能确定什么统一性了。〔图示五〕


图示五

任何地区都只是各个方向上相邻地区之间的过渡。一种方言的语法只会是一单个的点的语法。为了发现统一体，人们必须局限于单个的村庄，这是大多数作者得出的实际结论。有些人则不接受大村庄，而是偏向于小村落。

据说中世纪的一位作者使用诺曼底方言形式，同时也使用属于法兰西岛方言的形式。这用不着以他从两种方言那里都借用了

这种说法来解释，而是纯粹取自一个地方的特定语言。这个解释是相当自然的：诺曼底方言由大量方言化合而成。

出于实用目的，方言这词必须保留下来，但在我已提出的上述意见的情况下有条件地保留。

某些因素（迁徙等等）促成了方言的统一体。但我引入了各处定居的人口所处地区的情景。

*［1910年11月25日］

对一个区域（territoire）分划成诸多方言适用的，也同样对更大的地区（régions）分划成诸多语言适用，这以这些地区数世纪以来一直有定居的人口为条件。人们就此可从大处着眼，我们对此已从具体而微处考察过了。同样的现象会重现。

如此，种种波浪就可以在包括诸多语言在内的各类区域上勾画出来。甚至在一个面积上一体的广阔区域，譬如印欧语系所在的区域，诸多等语言特征的波浪从一系列语言上汹涌而过。

举一个最为著名的例子：对原初的k音的处理，仍然在所有印欧系西部语言（希腊语，拉丁语，克尔特语，日耳曼语）中保留着硬音k：centum，hekaton。而在所有东部语言（斯拉夫语，伊朗语，印度语）中，它却呈现出咝音来：

šinitas	šuto	šatem	śatam
（斯拉夫语）	（古斯拉夫语）	（古波斯-伊朗语）	（梵语）

这种演变现象是极其古远的，显示了印欧系语言的主要差异。它把原先共同的印欧系语言劈裂成两半。继而其他的演变现象也出现了，使这些语言愈来愈歧异纷呈。译案：鲍阁曾指出，凡是希腊语、拉丁语、克尔特语有古代k音的地方，阿利安语（即印度伊朗语）和波罗的-斯拉夫语就有咝音。据此，他假定阿利安语和波罗的-斯拉夫语之间有更密切的关系。他认为k是原始共同印欧语的音。施莱赫尔（A. Schleicher）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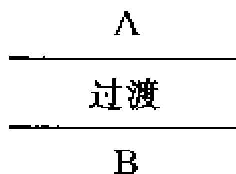
构拟了一组舌后音：k，g，gh。将其作为印欧母语的统一的音，其他都是 k，g，gh 在每个语族中各自发生分裂的结果。1870 年，意大利语言学家阿斯戈里(A. L Ascoli)《语言学教程》卷一“梵语、希腊语、拉丁语比较语音学”整理出了印欧系语言各语族之间的舌后音对应公式，确定共同印欧语语音系统具有三组不同的舌后音：(1)* k 型的印欧语舌后音——保存在各种语言中的“纯粹”舌后音，以后在印度伊朗语和斯拉夫语中，在相应的条件下发生颚化；(2)* k 型的印欧语舌后音——借助于特殊的 i 型介音的“粘颚”舌后音，在一部分印欧系语言中成为纯粹的舌后音，如古希腊语、罗曼语、克尔特语 k，日耳曼语 h，在另一部分印欧系语言中成为咝音、擦音，如古印度语 ç，阿维斯塔语 s，立陶宛语 sz，斯拉夫语 s；(3)* k^{y} 型的印欧语舌后音——“不定粘附”舌后音，在印度伊朗语和斯拉夫语中作为纯粹舌后音被保存下来(以后可能发生颚化)，在希腊语、罗曼语和日耳曼语中被保存为唇音(在希腊语中带有颚音影响的痕迹)。参见 A. B. 捷斯尼切卡娅《印欧语亲属关系研究中的问题》第 62 页，劳允栋译，岑麒祥校，科学出版社 1960 年版。

于是我们看到了以同样的方式运转的进程，不管涉及的地区有多大。

其次，我们看到勾画方言的界线是不可能的。

同样，两种亲属语言之间倘若没有民族迁徙，就不会有什么界线。

咱们试着确定法国普罗旺斯语(萨瓦和沃州的方言)和意大利语的界线。我们若从边界的广远的距离取其两端，就可以说：那儿说法语，这儿说意大利语。在这两者之间，则说过渡状态的方言；不要忘记，任何地方都可以看作过渡地带。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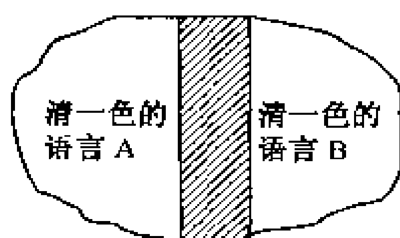


但这种过渡地区一点也没有特别的地方，因为 A 地区本身就是个过渡地区，B 也一样。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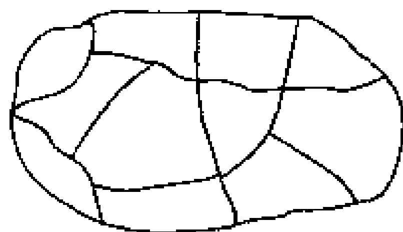
只有过渡。任何方言都是其他两种方言的过渡，这适用于任

何方面。

语言分裂为方言，也是基于同样的原则，语言之间没有明确的界线。



过渡
出于拟想



真实情景

(1) 假设存在着(清一色)的语言 A 和同样清一色的语言 B，则过渡地带的呈现是让人惊讶的。然而语言 A 是有着内在亲属关系的种种方言的聚合体，语言 B 也同样是种种方言的聚合体。每种方言所居的地区，从这一端到那一端，都是过渡地带。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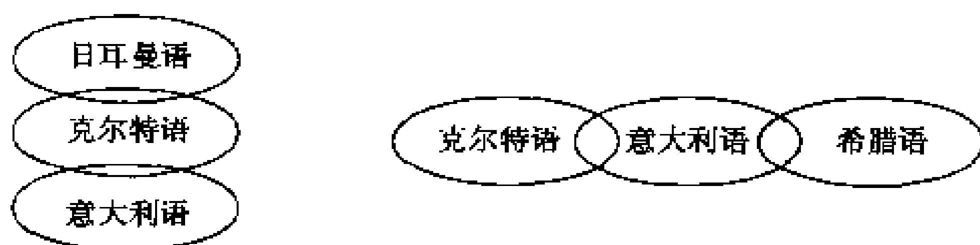
(2) 方才画出的图形，我设定诸种方言都是封闭的；但说到底只存在四面八方都开放着的方言，它们由其自身也汇入其中的波浪的连续聚合体构成。我们不必想象语言 A 和语言 B 之间有着边界。

这样从一种语言到另一种语言的不易觉察的过渡，很少是明明白白的，那它是怎样发生的呢？为此，它需要适宜的历史条件；在某个地区的演变，必定不是连续地展布开来，而是滞留于常处的地方。但我们必须考虑到几乎遍及各处的人口迁徙，这是以极错综复杂的方式历经数世纪之久逐渐集结起来的。可取印欧语系为例说明这一点：在这语系中，任举一种语言，我们都可以看到它如何与周边的邻居处于过渡的状态。

斯拉夫语的特征，一面呈现出与伊朗语的某种一致性，一面又呈现出与日尔曼语的某种一致性，与其地理位置相顺应。可将日耳曼语看做斯拉夫语和克尔特语之间的环节；它又与意大利语紧密相扣。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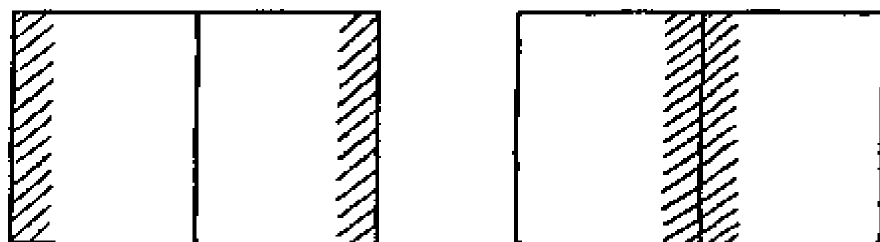


克尔特语居于日耳曼语和意大利语之间的地带。意大利语处于克尔特语向希腊语的过渡地段。



如此这般，到头来就不知道地图上边界线划在哪里。只有依据这些语言的种种特征，语言学家才能把它们安置在相当接近其所居地区的位置上。然而在斯拉夫语和日耳曼语之间的边界线上，却有着一种意外的突变。那儿没有什么过渡的方言，不像萨瓦一般。但我们不该得出结论说那些方言不存在。而是在遥远的古代消亡了。可将它们消亡的一个原因，是在两个民族之内经历的迁徙：各个不同的日耳曼部族也好，各个不同的斯拉夫部族也好，都不会居留原地不动，而是恰恰相反。如今那些紧相毗邻的部族，原初是渺不相及的。

咱们假使设想卡拉布里亚（Calabre）的意大利人在皮埃蒙特（Piémont）定居下来，那么，法国和意大利之间的地带将不再有什么中间型方言。



形成比照的边界线可能遇到，它们重聚于原先共同的边界线上。

不仅仅是人口迁徙会消除掉中间地带的方言；文学语言、通用语言的影响也会产生这样的作用。

譬如意大利语和日耳曼语之间为什么没有过渡带？

现今的意大利语（与德语地区相毗邻，一如意大利语和法语一样），只来自一种意大利方言以及通用语言。西部阿尔卑斯山脉这过渡地带留存下来，是有点儿侥幸了。

*［1910 年 11 月 29 日］

〔§3〕看做社会接触的语言波浪或就其地理传播而言的语言波浪

这是个视角，经思考穿越一个国家的等语线，从而引导人们进行观察。原因几乎与各种人类习俗（时装〈等等〉）如出一辙。每个人类群体都会有两种永存的因素朝相反的方向牵拉着同时产生作用：(1)乡土(clocher)力量，(2)“交际”的力量，沟通的力量，人与人之间交往的力量。

(1) 乡土力量，在有限范围的群落（村庄，小州区）流行的习俗，是顽强的，因为它们是每个人幼年时分就熔铸了的。倘若任这种影响自行发挥，则将产生无限多样的惯习。

(2) 然而与使人类局居一处者相比相并的，乃是一切促使人类交融和亲近的力量。

这后一种力量校正了前一种力量。在某个特定的村庄里，会有外方人经过，或是村民赴邻近的市镇参加节庆、赶集，——受战争的影响，将各方的人众召集拢来，〈等等〉。

前一种力量是分划整体语言的根源。

后一种力量是统一整体语言的根源。

恰是"交际"恢复了涵覆广大区域的整体语言的凝聚力。这一区域可能极其广阔。处于某一区内相隔颇为辽远的两端,却有共同之处,这或许是让人惊讶的。这是因为各个村庄构成了一条链,彼此勾连。译案:通行本道:"我们有时看到同一种语言的两种土语距离虽然很远,但是有共同的语言特征,感到十分惊讶;那是因为起初在某地出现的变化在传播中没有遇到障碍,逐渐由近扩张到远离它的出发点的地区。"见中译本第288页。

"交际"的影响能以两种形态呈现出来:有时候,产生于某一地点的新特性,〈会〉受"交际"的影响的抵拒,归于消亡。但不能说这样的创新会被扑灭。那是个守旧的、抵制的活动过程。在其他情形里,产生于某一地点的创新凭借这般影响而蔓延、传播。在此又是趋于统一、匀整的结果,却是靠了能动的、积极的力量。译案:通行本道:"语言的扩张和内聚都要依靠交际。它起作用的方式有两种。有时是消极的,每当创新在某地出现的时候,它立即加以扑灭,防止语言分裂为方言。有时是积极的,它接受和传播创新,促成语言的统一。"见中译本第287—288页。

案:我想要考察的,就是交际影响的这种传播形态。这一传播需要时间。有时候我们可以明确断定某种现象的年代界线。译案:通行本道:"某一特殊事实的推广,不管它的界限如何,都需要时间,这一时间有时并且是可以计算出来的。"见中译本第288页。

在大陆德语地区,其中一个演变就是þ音转成d音。这一演变最后蔓延到整个说德语的大陆地区(甚至低地国家)。英语绝没有这样演变。然而变化不是一锤定音的。公元800至850年间,这一现象在德国南部完全形成。在法兰克语里,译案:法兰克语是德国中部方言的总称。þ依旧存在于书面上。只在后来才消失了。译案:通行本道:"由þ变d这种变化,交际曾把它扩展到整个大陆德国,起初是800至850年间在南方传播开来的,只有法兰克语除外。在这种语言里,þ仍然以软音đ的形式被保存着,到后来才变成了d。"见中译本第288页。

另外的例子。德语辅音音变的特别现象(其中有 t 变为 z)从没有成为普遍现象。但它终究在狭小的区域出现了,它需要时间逐渐推展蔓延开去。现象的某些部分属有文字记载以前的史前阶段,另一些则属有文字记载的阶段了。译案:通行本道:"由 t 变 z(念作 ts)这种变化是在更狭小的界限内发生的,而且在有书面文献以前的时代就已经开始了。"见中译本第 288 页。

辅音音变现象始于公元 600 年左右的阿尔卑斯山的南部地区,向北部推展蔓延(在南部,直达隆巴第)。在图林根,尚在八世纪的宪章里发现 t。750 年左右,它抵达了最远的界线(杜塞尔多夫,图林根)。

长音 i 和长音 u 二合元音化(Rhein 替代了 Rhin,auf 替代了 ūf)。这现象始于公元 1400 年左右,花了 300 年才占据其最终端的区域。〈如此看来,是受接触而蔓延开来。〉一切不同的语言革新波浪都始自任何一个点,从彼处向四面扩展荡散。

我对起初提出的原则作出校正:惟有经由时间,才能导致地理上的差异。在某种意义上说,这是千真万确的。

譬如:medio

medzo	medžo	mežo
*		medzo

〈* 这是在部分时段里确立的形态,而实际上是由某种地理因素来输送、移转的。〉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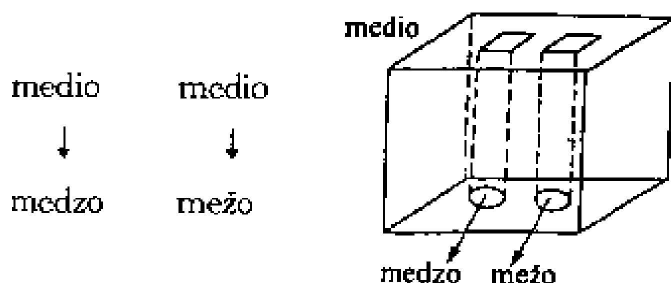
这种差异分布于空间上,须经由时间投射出去,以便确认这现象。如果你选取一个出现了创新的地方,(就可知晓)这条原则是确切不移的。

〈确实存在着地理上的传播情形。传播过程中,在地理上,此力量与彼力量搏斗。在创新开始出现之地,此创新是由我们多多少少知晓的语音因素造成的。〉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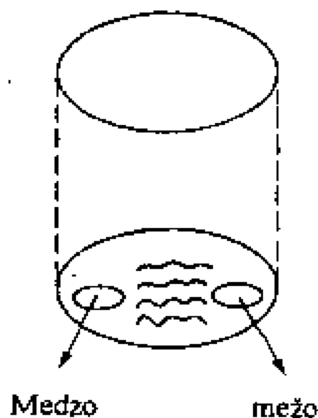
在邻近的区域，变化因模拟而产生。它在地理上渐次推展蔓延，并不依赖原始型。译案：通行本道："在它(新的音)产生的地点，这种创新是纯粹语音的事实；但是在别的地方，它却只是在地理上通过蔓延而确立起来。所以，t ts 这个图式简直只在创新的故乡才是有效的；把它应用于传播，就会给人以不正确的形象。"见中译本第 289 页。

如果考虑到接触，则地理因素须添加上时间因素。〈因而将一切都归于时间这一法则只在起源地才是正确的。〉译案：通行本道："语音学家必须把创新的故乡和蔓延的区域仔细区别开来。在创新的故乡，音位只是在时间的轴线上演化，而蔓延的区域却是时间和空间同时起作用，不能只用纯粹语音事实的理论来加以解释。当外来的 s 代替了 t 的时候，那并不是一个传统原始型的改变，而是对邻区土语的模仿，对这原始型没有什么关系。"见中译本第 289 页。

我的第一条原则是地理上的差异完全可在时间上作出归结。说到底，我们只需考虑：



历史的发展处处都不受拘限。这模式作为普遍论断仍然是成立的。但是 medzo 的区域凭借地理上的征服能够扩展到 mežo，并占据它。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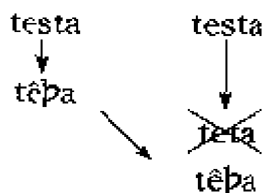
〔1910 年 12 月 2 日〕

〈从语音学家的观点来看〉，需要将起源

地和蔓延区域分划开来，起源地惟依时间轴线而定，引出了时间和空间上的传播这样的双重观念。〈这种传播不能放在语音现象的理论之下来审视，因为变更的产生不是基于某个原始型，而是经由模拟。〉

出现于起源地的变化展显为独特的形态，然而由此及彼蔓延的变化乃是凭藉模拟从相邻处借用的现象。

想象某个词譬如 testa，它在某些方言里呈现 têþa 的形式，在别处则为 teta。如果 teta 的区域经由模拟开始说 têþa，造成 st 变为 þ 的语音变化就不会产生影响，这是显而易见的。



案：第一条意见：倘若我们考察一个村庄，两种力量（乡土力量和交际力量）的区别是很简明的，只要我们逗留在这个单一的地点上就行了。〈产生影响的，或为此力量，或为彼力量。〉可顺当地说：

与其他地区共具的特征的总和＝交际的影响（统一为一体）

自身独具的特征的总和＝乡土的影响（各自分裂）

一旦我们谈及一个小州区，以某个面来替代某个点，就不好再说某某现象属何类因素所有。

两种力量都在现象当中出现〔都属现象所有〕，〈都在每一种特征当中隐含着。〉

州区的区分特征都是数个点共有的。在差异中总是有共同之处。

〈面　特征　特征　a 与 b 区域的关系显然是区分的

　　a　/　b　　但 a 与 a 区域的关系则是共同的。〉

为了确定差异，某种统一是必要的。我们因此可说，一涉及某个面、某类现象，就会促使这个面纳入两种力量之内。我们不可说此情形内的两种力量都会发生效用。

在德语区域(〈从〉阿尔卑斯山〈铺展到〉北海)，就 þ 变为 d，人们看到了完全统一的确立。〈统一的力量对整个区域产生了影响。〉

相反，就 t 变为 z(〈这只发生于南部地区〉)，就没有这般完全的统一。不过，人人都可看到这种处于局部地方状态的现象，存在着某些统一性(全是南部地区)。〈t→z 的现象没有从根本上与乡土力量脱离开来：两种力量程度上的差别。〉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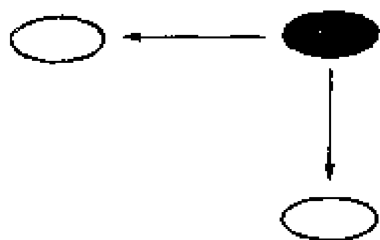
细察某个面，须将分立的力量撇开不谈，专考虑统一的力量。

倘若此力不足以扩张到整个区域，结果则是分裂。

一切皆可归并、简化为单一的力量：在每种创新方面，或强或弱的统一力量都显现了出来〈没有把阻力算在内，而且阻力是其他区域的统一力量〉。

第二条意见。我们了解了在一群等语(同言)的人口中，存在着全面的创新，许多处于局部的状态，我们了解到地理连续性〈可能的〉后果(地理连续性导致某种差异)，〈于是〉我们〈只〉应关注地理的间断性(与全体相区分的群体)。不必以为首先考察后一种情形〈以地理的间断(局部状态)研究整体语言的差异〉要简单些。在熟悉前一种〈居于地理连续性中的效力〉之前，不必评判后一种〈地理间断性的效力〉。〈如果某一现象有可能处于连续性之中，那么，我们为何该将它归于间断性呢？〉

〈印欧语〉语言学家不停地受到地理上分离情形的奇特吸引。他们面对印欧语系中呈现的整体语言的差异，可想及的仅仅为这是具体的分离的结果。



〈不必将整体语言的差异与地理上的差异等同。〉

想象一下克尔特人、日耳曼人、斯拉夫人呈现了这么多的迁移。

语言的差异与迁移有关(迁徙犹如蜂群飞离蜂箱)。幼稚而无效的观念。译案:通行本道:"把没有分隔也可以解释的事实硬说是由于分隔的缘故。这是早期的印欧语语言学家所犯过的错误。他们面对一大群已经变得彼此很不相同的语言,没有想到这可能并非地理上的分裂所造成。在分隔的地方有不同的语言,这是比较容易设想的,而且在一个浅薄的观察者看来,这就是对分化的必要的和充分的解释。不仅如此,他们还把语言的概念同民族的概念相联系,用后者来解释前者;例如把斯拉夫人、日耳曼人、克尔特人等设想为一群群从同一个蜂窝里飞出来的蜜蜂;这些土民离乡背井,把共同印欧语带到了各个不同的地区。"见中译本第 292 页。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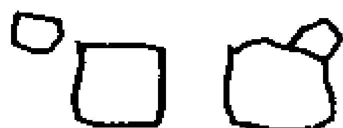
设想印欧语依旧集中〈在一个单一的区域〉,也会产生类似的现象:1)这印欧语历经时间,不会依旧保持原样,2)它会分裂成不同的语言形态。

是约翰·施密德的著作(柏林,1877)引起了对这方面〈(连续的可能性)〉的注意。译案:约翰·施密德(Johannes Schmidt)的著作名为《印度日耳曼系语言的亲属关系》(*Die Verwandtschaftsverhältnisse der Indogermanen*)。据茅赢的评注,施密德的著作出版于 1872 年,而不是 1877 年,见 Payot 版评注本(*Ferdinand de Saussure, Cours de linguistique générale, Édition critique* par Tullio de Mauro)第 475 页。〈就事实而言,我们若想讨论这点,那么,得增补(这一主要的因素):〉不同的印欧语方言形成了一连串的过渡。须相信地理连续性中伸展的存在。

从此,迁移理论遭到了处于连续状态的伸展理论(Wellen-

theorie，波浪理论）的对抗。〈如此，分离状态的伸展是第二种情形。〉

间断性的效力惟与连续性的效力联系起来才能体察。连续性本身具有分化的效力。〈因此，和分隔相关的要素该据连续性的效力来测定。〉



就英语及大陆日耳曼语来说，为了评判〈地理上的〉分离是否具有主要的效力，须寻思这些效力是否产生于连续性中（没有这般分离的情形）。

假设盎格鲁撒克逊人占领了日德兰，而不是不列颠群岛，那么，就会有连续性。

英语的一个特征就是 Þ 没有变成 d。是地理上的分离使得这 Þ 保持住了吗？确是这样的话，那么，地理上的连续在大陆的变化链中会使 Þ→d 的变化成为普遍现象。还要寻思如果英语社会仍保持着连续性，那么相同的现象是否为不可能的。绝不是的。〈尽管有地理的连续性，〉它们的 Þ 仍能保持着。

这与 vacca→vache 的情形类同，vacca→vache 并没在邓卡底生根（那儿，大家说 vaque）。

看到连续状态的伸展和分离状态的伸展的差别如此微小，令人惊讶。

〈尽管如此，处于连续状态的伸展能导致不同的整体语言；例如〉我们看到地理上完全连续的荷兰语与德语彼此分离开来。〈这例子充分表明毋需用一个岛屿来表示分化。〉德语和荷兰语之间的过渡的方言依然留存在林堡（Limbourg）地区。

〈我想自前一种人们已接受了的明显事实开始：地理上的差别。〉

我将回顾一下各种不同的语系，不同的语系深处是具有亲属关系的，但在这样做之前，须留意一下居于它们和我们之间的中间

物：文字。

正是经由文字，我们方认出这些不同的整体语言。〈一旦涉及远隔一方的整体语言，书面的文字表达便是必要的。〉即便某人能够亲自探究整体语言的全部领域，也不得不将其所听闻者写下来，不得不利用书面笔记。〈由于时间上的距离，无法听闻某种整体语言的发音；我们只得采用书面证据。〉

甚至就我们的母语而言，一直在我们眼前浮动的，也正是这种整体语言的书面形象。〈为了拥有整体语言的文献，须一贯地像人们在维也纳所做的那样行事：〉将〈所有整体语言的〉言说形态收集在维也纳大学的录音带上。

〈我们不能撇开文字不谈。〉

我们利用的文字这种手段是什么？在文字可能设置陷阱的地方，文字的有效或危险程度怎样？文字可能引致怎样的谬见？

因此，把一章专用于“整体语言经由文字而表现”是必要的。

〔1910 年 12 月 6 日〕

第四章　文字表现整体语言

〈甚至〉像鲍圃的语法这样的著作中，译案：鲍圃(Franz Bopp，1791－1867)的语法指其 1833 年出版的《梵语、禅德语、阿尔明尼亚语、希腊语、拉丁语、立陶宛语、古斯拉夫语、哥特语和德语比较语法》(*Vergleichende Grammatik des Sanskrit, Zend, Armenischen, Griechischen, Lateinischen, Litauischen, Altslavischen, Gothischen und Deutschen*)一书。很难看出他区分了书写的语言和言说的语言、字母和语音。

这是幻象的力量，我们由此被引得搞混了两桩事情：所书写者和所言说者。

我们基本的整体语言观念是个浑然一体的、由两种事物组成的整体。反过来，对文字满怀注意力，使其处于恰如其分的位置，就能校正我们对语言本身的观念。〈不把文字抽离出来，整体语言就是个不可界定之物。〉整体语言和文字是两个符号系统，文字系统具有表现整体语言系统的〈唯一的〉使命。看起来它们各自和相互的价值不用冒被埋没的风险，此仅仅是彼的仆从或影像。

然而这个影像在我们的意念中与事物本身那么紧密，实际上它攫取了最重要的位置。这就好像某人的照片结果被看做是比其容貌更确切有效的证据。影像比真实的事物更具特别的重要性，人们接受了这一点。

这种状况由诸多原因引致。

(1) 首先,语辞(话)的影像由文字定影,这作为永固之物给予我们强烈的印象。固定了这个影像。

(2) 其次,较之于听觉印象,大多数人更偏好视觉印象。正是影像呈现为有血有肉之物,因为它是固定的,确实可感的。而言说显得是逮不住的,声响一停止,言说即消逝。

(3) 第三个原因是,我们不仅要考虑文字的裎露的事实,而且得考虑构成所谓的书面语言的一切。〈文雅的〉文学语言经由书本最终拥有了〈一块独立于正常领域之外的存在领域,正常领域处于人的口说的状态,〉一块分离的传播领域。

适合于书本的整体语言用法确立了,适合于书本的文字系统,称作正字法。〈书本起的作用与讲谈一样大。〉为这〈文学〉语言制定了正式词典。人们在学校是按照书本和沉浸于书本来进行授课的。书面语词这概念是与正确语词这概念相连的。

(4) 第四个原因是,整体语言和正字法之间存在不一致的时候,除了语言学家之外,这不一致是很难弄清楚的。需要特定的知识。为了〈方便地〉决定取舍,从书写形式出发是必要的。

我们知晓两大文字系统。

(1) **表意系统**,欲表达词语,却对其用以构成的声音毫不在意,〈(但目的确是在表达词语,而不是概念)〉,因而使用独一的符号,此符号只能与所包含的概念相关。汉字便是典型。它与对词作形象表示无关,即使它是可用形象表示的:"屋"合或𠇌。

(2) **"表音"系统**,以再现某个词中前后贯连的声音系列为目标(就〈表音的〉狭义来说,这将是理性的系统,旨在确切地再现声音)。这文字系统可以是音节的,或以声音的不可简约的要素为基础。

〈案:〉几乎所有表意文字系统都变成为是部分音节的:人们在表音的意义上使用表意文字。

书写之词胜过口说之词的效应,是这两种不同的系统共具的

吗？是的，并且在表意系统内还更强有力些。在中国各省，都使用同样的符号，尽管发音是不同的。

〈我们只〉限于表音文字，并且取希腊〈文字〉系统为我们的典型，〈这是我们现今拥有的，那儿，能辨别声音的不可再简约的要素。〉

某种字母创制出来，此际，就引入了逻辑。〈当时，〉它〈通常〉是一件用以再现整体语言的出色的工具，只要这字母不是从邻族借来的。

我们可赞美原初的希腊字母：单一的、词形不变的书写符号与每个惟一的声音〈同一个声音〉相对应，这是它的准则。反过来，也没有惟一的符号相当于两个连续的声音。这条准则涵盖了所有严格意义上的表音文字。译案：通行本道："原始的希腊字母是很值得我们赞扬的。在这种字母里，每一个单纯的声音都只用一个书写符号来表示，反过来，每一个符号也只相当于一个单纯的声音，而且始终是同一个声音。这真是绝妙的发现，后来拉丁人把它继承了下来。"见中译本第 68 页。

譬如，面对像 š 这样单一的声音，没有诸如 sh（＝两个书写符号）、ch（＝两个书写符号）之类的符号。同样的声音不会有时候是 k，有时候是 q。没有单一的符号代表两个声音（像我们字母中的 x，就代表了两个声音）。〈（x＝ks）〉译案：通行本道："在原始的希腊字母里既找不到像法语用'ch'表示 š 这样复杂的写法，也找不到像用'c'和's'代表 s 这样用两个字母表示一个声音，或者像用'x'代表 ks 这样用一个简单的符号表示复音的情况。一种良好的音位文字所必需的原则，希腊人差不多都已经全部实现了。"中译本第 68 页。

在希腊字母中，人们惟一能提出反对意见的，是它用同样的符号标示两个声音：X(kh)，Θ(th)，Φ(ph)。

但这不是开始时的现象（古铭文作：KHAPIΣ）。

同样，dz 也是〈单一符号〉ζ 标示一个复音。

古铭文在 o 之前有 κ 和 koppa（ϙ）。然而这ϙ老早就消逝了。

译案：通行本编者注道："的确，他们在文字上曾用 X、Θ、Φ 表示 kh、th、ph；例如 ΦΕΡΩ 就代表 phérō，但这是一种后期的创新。古代碑铭标 ΚΗΑΡΙΣ，而不是 ΧΑΡΙΣ。这些碑铭用两个符号即 kappa 和 koppa 表示 k，但情况不同：那是要标出发音上的两种实际色彩，因为 k 有时是腭音，有时是舌根音，而且 koppa 其后已经消失了。最后，还有一点更细致的，希腊语和拉丁语的原始碑铭往往用一个字母标记复辅音；例如拉丁语 fuisse 这个词就写作 FUISE；这是违背原则的，因为这重叠的 s 有两拍子的长度，我们从下面将可以看到，这两拍不是同质的，给人以不同的印象。但这是情有可原的错误，因为这两个音虽有不同，却有共同的特征。"中译本第 68—69 页。

然而〈(这种拼写)〉的迅速失效〈(不复是那发音的确切再现)〉是如何产生的呢？有许多促成的原因。

(1) 将种种整体语言和文字看做一个完整体，这可能会产生：〈在传统字母表中〉字母不足，便迫使人们使用单音双字母(digrammes)来绕过困难处。译案：单音双字母，譬如 ch 之类。

举例说来，日耳曼民族有 þ 这声音；他们采用了拉丁字母表，此时，这声音就不存在了。虽则有希尔贝里克(Chilpéric)译案：希尔贝里克为墨洛温朝之王(mérovingine)〈(他试图引入一个符号来表示这声音)〉，有些民族还是采用了单音双字母 th。

同样，法语中也是 ch 表示 š。英语内 uu(vv)〈w〉表示辅音 oué(w)〈(因为拉丁文中没有表示 oué 这声音的符号，因为那个时期 v 的发音跟法语一样)〉。

或者，中世纪的英语：在 sẹd〈seed〉里有个闭音 e，在 lę̣d 里有开音 e。人们获得了书写的形象：seed 和 lead；ea＝开音 ē。〈因而是单音双字母，因而是不足之故。〉

(2)〈在特定时期〉(譬如文艺复兴时期)那些规定用法者老是注意词源。而且词源常常是错的，〈原则本身就是不对的〉。譬如根据虚假的词源，一个 d 被安置于 poids，poids(重)源自 pensum(罚做的额外作业)：〈(被看做犹如出自 pondus 一般)〉。译案：拉丁语 pondus 意谓重。

(3) 有时候人们会看到复杂而奇异的拼写，不曾有什么词源原则可据。〈现代德语也如此：〉写成 thun 而不是 tun。

〈人们认为 h 源出于随辅音之后所发的嘘音。则嘘音处处都该是 h。〉

那么，为何写成 Tugend 呢〔?〕译案：通行本道："德语以前为什么用 thun 来代替 tun 呢？有人说，h 表示辅音后面的送气。但是，这样一来，凡是送气的地方都应该写出这个 h，可是有许多词（如 Tugend，Tisch 等等）却从来没有这样写过。"见中译本第 54 页。

(4) 一个常常使用且极重要的理由：文字书写和整体语言之间的差距在此是不受意志控制的。只得承认整体语言经由时间而发展。这现象是整体语言经由时间向前推进了而生的结果；它时时与文字的固定性相结合，〈文字不再与言说相一致〉。声音变化了，然而人们忘了变更表达的书写。有诸多例子，这是出自法语史的一例〈（譬如发生于 11 世纪者）〉：

	整体语言现象		文字
11 世纪	1. rei lei		rei lei
13 世纪	2. roï loï		roi loi
	3. roè loè	保持	roi loi
·	4. roa loa	保持	roi loi
19 世纪	5. rwa lwa	保持	roi loi

这例子完全显示了文字为什么必定变成不符合发音实际，表明了整体语言与文字相比具有独立性。

我们不仅拥有：　　整体语言　——　文字

还拥有：　　整体语言发展史〈对〉文字

我们来细察一下这变化的不同阶段。

(1) 至第二时期为止，整体语言的每一阶段文字的相应变化，引得人们对突然的变更保持着关注。

(2) 自第二时期之后，我们发现了整体语言继续变化的现象；另一方面也发现了文字的固定性。

(3) 从这时期开始，文字和其应该代表者之间产生不一致。

(4) 存在不一致，确是如此，然而说出现截然分离的状况，则是不对的。不一致的两项依旧不断地关联并结合起来。如此，它对文字产生了影响；书写表达 oï 译案：原文如此，应为 oi 获取了一个特别的价值，它不复与其包含的要素相应。这自动地产生了，并没有什么要对文字起影响的意图。〈对语法将会有影响；人们通过颠倒这两项来解释现象(这是不合常道的)。〉

(5) 我们发现教学的境况是：wa 现在写成 oi，但 oi 的发音则是 wa，〈(然而我们应当说：符号 oi 永存下去，并错误地与声音 wa 相对应)〉。

我刚刚分析的原因可称作〈已消逝的〉声音表现和现存的声音表现之间的契约关系。

文字的大多数乖违常道之处，都可追溯到这个原因：在特定时刻书写系统具固定性，却不可能阻挡整体语言的演进。〈譬如 mais，任何人都绝不能说：我们将用符号 ai 来代表声音 é。〉

音位学上：maïs faït　|　文字书写上：mais fait

〈后来说 mès 和 fèt，我们现今说 mé，fé〉

在此书写符号 ai 表示 é。

〈同样，就词 sauter 来说，它先前是说 sa uter〉

sauter - au

书写符号 au

〈为什么 c 发音像 s？这是因为我们保存了拉丁拼写法，它在整个整体语言的演进阶段都维持着有效性。〉

	kivitatem	cité(certain)
〈最初发作〉	ki-	
〈而后发作〉	tsi-	ts

〈最后发作〉 si- s

为什么英语书写字母 i 总是标示作 ai 呢〔?〕

life, time lif tīm(在 15 世纪是这样发音的)

长音 i 现今标示作 ai。〈(声音变成 ai。)〉

拼写包含出自全然不同的时期的古语词。

我们写 éveiller, mouiller, 不写 évéyer, mouyer。译案:通行本道:"法语的腭化 l 现在已经变成 y;我们说 évéyer, mouyer,就像说 essuyer, nettoyer 一样,但是还继续写成 éveiller, mouiller。"见中译本第 53 页。

我不会对各种违乖常道进行分类;它们含具〈所有〉类别。〈举一个例子:〉就如以许多符号表示同一个声音。

在法语里:声音 ž——文字书写:j, g, ge(geôle)

声音 z——文字书写:z, s

声音 s——文字书写:s, c, ç, t(nation), ss(chasse), sc, x, ce(arceau)

声音 k——文字书写:c, qu, k, ch, cc, cqu(acquérir)

声音 f——文字书写:f, ff(étoffe), ph

也有许多音值表示同样的符号:〈(g 发作 g 或 ž)〉。

字母 t 也可有音值:t 或 s。

在不可胜数的违乖常道中,有:**间接的标记**:如日耳曼语中重叠辅音(彼处,只有一个辅音发音),意谓着其〈之前(或之后)〉的元音是短的。Zĕttel, Tĕller。这是不合常道的。

在英语中:măd | māde。

加了一个 e,以间接标记表示前面的元音是长的。

(1) 文字竟使存在于整体语言的东西模糊黯淡。它对整体语言研究不起辅助作用,反而是有害的。

在法语里:oi | s | eau, | wazọ |〈其中没有什么符号是与言说相应的〉。

法语中没有成双的辅音(重叠辅音)——过去将来时除外:je

courrai,je mourrai。然而文字却充满了这些重叠辅音(bonne)。

法语里没有嘘音 h;而以 h 开首的词则数不胜数。

(2) 文字和它意欲表示的使命相应得愈少,以它为出发点的倾向便愈强。它的可理解度越低,便越是将它看做基底。

一切规则和程式都与书写系统相关联。〈譬如:人们应如此这般发某个字母的音。〉

发音这词改变了文字和整体语言之间的合理而真实的关系。说某个声音"如此这般发",这是将文字、形象看做了基底。说"oi 发作 wa",是不当的,仿佛 oi 是某种被给予之物,有资格得到存在称号之物。说"wa 写成 oi",是恰当的,((在 oiseau 里,声音 wa 由两个符号 oi 来代表))。

有人说,"发音变化了";在这个表述里,隐含着一个次等的观念,整体语言〈对文字的〉依赖的观念。此人参照文字(而作此论);〈似乎文字有权如此,他将书写符号想象为准则〉。

另一种表述:英语 th 的声音。这是另一种使现实事物依从于某种惯例的方式,表现声音 þ 的方式。

人们有时候将书写符号变为虚构的存在物,此物仿佛先于一切事物而存在。法语将 an〈鼻音 ã〉发作 a̜。这符号几乎居于种种整体语言之外,好像是种神话的存在物。

〔1910 年 12 月 9 日〕

这些不同的虚构在语法规则中呈现出来。譬如法语里有关嘘音 h 的规则。

法语里有一定数量的词绝没有一个 h。如 homme 这词在古法语里写成 (h)omme。

其他的词有一个 h(haubert,heaume,héraut:这些词借自日耳曼语:aubert,eaume,éraut)。

人们说：le haubert | l'omme

premié haubert | premier omme

今日任何人若想提出一条规则，则是不可能的。“在嘘音 h 之前，定冠词 le 不省略元音字母 e〈不作联诵〉。”(这已没有什么意义了。)有既无嘘音 h 也无其他嘘音的情况。嘘音 h 将是这样一类 h，在它之前，定冠词不省略元音。我们面对的是个循环论证。

我们看到词的这种书写形式享有至高无上的权威。〈就此主题的所有讨论中〉，人们遗忘了词的历史、整体语言的历史、〈它的支配地位〉。〈它被迫遵循某些明确的路径而行，每一阶段皆可能受前行者和词源的强制，但就一系列步骤而言，没有一下子跳回到拉丁文的。〉

人们该说 gageure 还是 gajure 呢？大家或是援引 heure 这词为据，或是援引 j'ai eu 为据。有人说，根据文字 geai(ge-u)，ge-发作 že，于是有 jure。

依从词的构成方式的引领：

tourner|tournure gajer|gajure

就整体语言问题，向文字请求指引总是完全无用的。

热尔省那个城市的名称：Auch(人们发作 Auche：ōš)。

Ch 在词尾发作 š 的惟一的例子。

〈孤证：〉在什么程度上，拉丁语 Auscii 在法语里发出 ōš 这音。毋需文字作引领。

Genevois 还是 Génevois。问题不在不知道是否给 e 加一个尖音符。乃在法语中的两个接连的塞音 e 是否导致最前面的 e 变成 é(许多〔相反的〕例子：devenir)。Genabensis。

这种影响愈益蔓延，它对公众产生作用，此作用力在整体语言上映现出来，并引致畸变。

在广泛流传的文学语言里，文字由此而达臻产生整体语言现象的境地。法语里有许多这类现象。(这些是畸变的现象。)〈书写

形象最终影响了整体语言。〉

Lefèvre(工匠)。因词源的缘故,写成 Lefebvre。〈两种书写法:febvre(有技巧的)(faber)和 fèvre。〉译案:拉丁语 faber 意谓“有技巧的”。书写中 v 和 u 偶然地混融了。因而写作:Lefebvre 或 Lefebure。由此而创造了 Lefebure 这词。〈这形式出自不适当的书写习惯,现在实际上就照这形式发音了。〉

同样,在特定的时期,最后的 r 消失了。

不定式 nourri,如 chanter 一样。

但可恢复 r,人们可说:nourrir。这就把业已存在之物恢复了。这是对往昔状况的回复。

在将来,法语里此类畸变还会有许许多多。最终按照文字来发音。〈在巴黎,人们说:〉sept femmes,而不说 sè femmes〈(辅音脱落)。〉他们会说 vingt 之类(所有字母都发音)。参看达尔姆斯特忒(Darmsteter)。译案:通行本道:“字母的暴虐……会欺骗大众,影响语言,使它发生变化。这只发生在文学语言里,书面文献在这里起着很大的作用。视觉形象有时会造成很恶劣的发音。这真是一种病理学的事实,我们在法语里往往可以看到。例如 Lefèvre(来自拉丁语的 faber)这个姓有两种写法:一种是普通简单的 Lefèvre,一种是文绉绉的,讲究词源的 Lefèbvre。由于在古文里 v 和 u 不分,Lefèbvre 曾被念成 Lefébure,其中的 b 从来没有在这个词里真正存在过,u 也是来路不明,而现在人们可真照着这个形式念了。这类畸形现象将来也许会出现得更加频繁;把那些没有用的字母念出来的情况会越来越多。现在在巴黎已经有人把 sept femmes“七个女人”中的“t”念出来;(岑麒祥、叶蜚声校注:法语的 sept 单用时念〔set〕,后面跟着一个辅音时念〔se〕,把 sept femmes 中的 t 念出来,本来是不合规范的。)达尔姆斯特忒预见到有朝一日人们甚至将会把 vingt 这个词的最后两个字母念出来,那可真是正字法上的怪现象呢!这些语音上的畸形现象当然是属于语言的,但不是它的自然作用的结果,而是由一个与语言无关的因素造成的。语言学应该有一个专门部分研究它们:这些都是畸形学的病例。”中译本第 58 页。

如此,这进入了语言学(领域),却是畸形的(属畸胎学之例)。

此类例子甚至可在拉丁语中发现。

那么，必须记住，如果文字是我们抵达整体语言的途径，则须小心翼翼地使用。若无文字，我们就将失去一切过去的整体语言，然而经由这些书面文献以掌握一种整体语言，解释是必不可少的。译案：通行本道："文字证据(Le témoignage de l'écriture，文字表示)要经过解释才有价值。"见中译本第 62 页。〈面对每种情形〉，必须确立方言的音位系统，这是真实事物，其中符号是影像。令语言学家感兴趣的惟一的真实事物，就是这音位系统。〈这一工作视方言和情景而异。〉译案：通行本道："在任何情况下，我们都要为所研究的语言整理出一个音位系统，即为它使用的声音绘出个图表来。事实上，任何语言都有一定数量的区别得很清楚的音位。这个系统才是语言学家唯一关心的现实，而书写符号不过是它的形象，精确到什么程度还有待确定，确定的难易因语言和情况而不同。"见中译本第 62 页。

须区分过去的整体语言时期的情形和〈当今〉说着的整体语言时期的情形，就某种过去的整体语言时期的情形而言，直接的听觉途径不复存在了，即便它是在我们近旁刚刚过去了，也是如此。

〈确立音位系统〉，我们拥有的资源有：

(1) 每当语法学家留意整体语言，会将其听到的声音向我们显现出来。例如 16 世纪时语法学家想教英国人法语。译案：通行本道："那些想要教外国人的语法学家，曾给我们留下了许多很有趣味的纪要。"见中译本第 63 页。但他们都没有音位学考察的念头；他们使用毫无定规的术语(某某词语像另外某某词语一般发音)。〈因而这种表示需要考订。〉

〈根据他们给声音定的名称，也可探得有关消息。〉每当希腊语法学家管 β、γ、δ 叫"中音"(moyennes)，或 π、κ、τ 叫"弱音"(ψιλαί)，这般命名便是不明确的。

这些语法学家的表示应该经受考订。

(2)〈考订的确定经由〉迥然相异的标志的结合，〈下面就是

构想〉：

a. 出自规则性的〈标志〉。规则性须以语音演变为前提。两种情形：或是我们拥有唯一的出发点，或是且已经为某物了。例如我们对印度的擦辅音 ç 不是很明晓。印欧语的出发点必有一个 k 音。无法从一个 k 产生出来的音值，我们不能接受。译案：通行本道："要确定一个字母的音值，知道它在前一个时代曾代表什么音，是很重要的。它现在的音值就是一种演变的结果，这可以使我们马上消除某些假设。例如我们并不确切知道梵语 ç 的音值是什么，但是由于它是继承印欧语的腭化 k 的，这一资料就分明限制了推测的范围。"见中译本第 63 页。

在像古波斯语（zend-avesta，波斯琐罗亚斯德教圣书，阿维斯陀古经）这样的语言里，许多字母只能经由词源来确定：

-tr-　　与 pr-比较

-θr-　　fr-

显示出某些标记。

b. 然而我们常常始点和终点两者都有。只需确定居于两点之间的线路上的某物就可以了。

譬如我们不知道中世纪常用的某个符号的音值的时候。

举例说来：au（它是不是一个二合元音呢〔?〕）。始点：* al (au)。如果我们有终点 * au[o]，则 au 存在于中间阶段。译案：通行本道："如果是要确定一个我们已经知道它的起点和终点的中间的发音，那么问题自然比较容易解决。法语的 au(例如在 sauter 这个词里的)在中世纪必然是一个复合元音，因为它的位置在古法语的和现代法语的 o 之间。如果我们通过另一条途径知道复合元音 au 在某一时期还存在着，那么，就可以确定它在前一个时期也一定存在。"见中译本第 64 页。

〈如果我们不确切知晓古德语中 z 是发怎样的音：（声音 z 必处于 t 和 ss 之间发音的线条上）〉

z { water / wazer / wasser

如果始点和终点已经知晓，许多假设就被排除了，因为与此点或彼点不能调和。译案：通行本道："我们不确切知道像古高德语 wazcr '水'这个词中的 z 代表什么音；但是它的路标一方面指向更古的 water，另一方面指向现代的形式 wasscr。于是这个 z 应该是一个介乎 t 和 z 之间的中间音，我们可以抛弃任何只能与 t 或者只能与 s 相协调的假设，例如不能认为它代表一个腭音，因为在两个齿音的发音之间只能假定是一个齿音。"见中译本第 64 页。

〔1910 年 12 月 13 日〕

还有其他种类的从那时期本身获取的原始资料〈用以检验文字〉。

(1) 对同一事物所作不同拼写的比较。

譬如在 wazer 中，z 与 zehan〈(十)〉中的 z 一样吗〔?〕zehan 有时候写作 cehan，但我们从未发现 wacer。

ezan 中这个擦辅音与 s 有明确的区别吗？（参见 es(s)an，was(s)er，tz. 的拼写法。）〈如果我们也发现 esan 或 essan，就可断定在所有情况里 z 都有一个与 s 极接近的声音。〉

(2) 若我们拥有某个时期诗歌杰作，则无论韵律体系是什么，几乎总能获取有关某种拼写的确切音值的材料。

譬如，音节的数目向我们提供了有关哑音 e 的音值的情况。参看 tāle，māke，那儿目前已不复有 e 音了。〈早期阶段的英语是否把 tale、make 看做两个音节，我们或许会寻思一番。不过乔叟是把 tale 视为两个音节的。〉

诗歌的其他规则把音量考虑在内；译案：音量指元音或音节的长短。〈这把文字中没有呈现的音延的材料提供给了我们〉。

如果有脚韵(rime)甚或半韵(assonance)这样的诗歌手段，则是一个极其重要的资料来源，且为检验文字的途径。

〈譬如 faz 和 gras 若是押脚韵，这是因为这些擦辅音是一样的或极相近的缘故：〉

gras　　gras

faz　　faβ

譬如古法语中一个源自拉丁语 a 的 e(mer，cher，telle)就不与别的 e 押脚韵〔vert(viridis)，elle(illa)〕。但在文字中它们是相混融的；〈这种区别仅由脚韵显示出来〉。

文字游戏也可呈现有关发音的迹象。

就现时代而言，我们切勿忘记文字符号映现我们熟谙的整体语言的确切面貌是多么地少。

所有语法课本都从文字出发，在给我们提供言说者口中所具的真实音值方面非常贫乏。〈它们说：j 像这样发音。〉

应该确定 a)声音体系，b)用以表现声音的不相连贯的体系。

译案：通行本道："如果是一种活的语言，那么唯一合理的方法是要：(a)通过直接观察确立它的语音体系；(b)注意观察它用来表示——很不完备地——声音的符号系统。许多语法学家还坚持采用……说明每个字母在他们所要描写的语言中怎样发音。用这种方法是不能清楚地提出一种语言的音位系统的。"见中译本第 66 页。

费埃托尔(Viëtor)(德国)、保罗·帕西(Paul Passy)(法国)先生改变了人们对真实的运用方式的看法。

对文字的这些思考将我引向语音的文字系统，〈(引向用以消除一切含糊和不精确的手段)〉，就像引领诸多语言学家一样。

这与正字法的改良无关，也和意欲改变通用法无涉，而是关系到一个适合科学目标的体系。许多学者都专意于此。但在确立语音的文字系统之前，须研究语音学。在转入可取的书写系统之前，须将人类言说的要素进行区别和分类。

今后，有一门留意这点的学科。许多学者运用多种多样的方法，确立了他们以为最完备、最普遍的声音系统。人们可谈及英语

学派、德语学派、法语学派(鲁斯洛 Rousselot 长老)。

该给它什么名称呢? 生理语音学(Lautphysiologie)〈(言说之声音的生理学)〉是德国人运用的一个术语。人们常常称之为语音学(phonétique),但需要明晰,〈避免与完全不相干的研究范畴相混〉。语音学首先论述各种整体语言中声音的演化(这是 dolore “痛楚”进到 douleur 的历史变迁)。〈这种语音变化的历时研究〉与人类言说中的声音分析毫无关系。语音学〈(在语音演变的意义上说)〉是一种完全包括在语言学范围内的研究。

那言说之声音的生理学则不属语言学。我们可称之为音位学(phonologie)或言语声音的分析。这种研究有资格包括在语言学科学范围内吗〔?〕正如其中一个名称(生理语音学)所显示的那样,它直接与解剖学、生理学相关联。重要的是观察产生各类声音的机制。除了发音方面之外,还有听觉方面也属生理学范围。但有一物(听觉印象)不属音位学研究。它不可分析。它归属发音活动的分析,生理学可能要求这点。人们可以认为声音是语言学的首要部分。整体语言是一个基于不可分析的听觉印象的体系(f 与 b 的差别)。不过整体语言的〈(发音)〉分析语言学家不感兴趣。

咱们可将整体语言与花毯相比拟吧? 色调的搭配形成了花毯的构设;而知晓染匠如何进行混合则是不重要的。〈要紧的是连续的视觉印象,而不是纱线如何染色的知识,等等。〉〈因此,要紧的是听觉印象,而不是产生它们的能力。〉译案:通行本附索绪尔 1897 年作的关于音节理论的三次讲演的速记记录,道:“许多音位学家差不多都只注重发音动作,即用发音器官(喉头、口腔等等)发出声音,而忽略了听感方面。这种方法是不正确的:在我们耳朵里产生的印象不仅与器官的发音形象一样直接,而且是整个理论的自然基础。我们研究音位单位的时候,听觉资料就已经不知不觉地存在了;我们正是依靠耳朵方知道什么是 b、t 等等的。我们就算能用电影机把口腔和喉头发出一连串声音时的全部动作复制出来,也无法看出这一系列发音行为的小区分;我们不知道一个声音从哪里开始,另一个

到什么地方为止。没有听觉印象，我们怎能说比方在 fal 里有三个单位，而不是两个或四个呢？我们只有在听到的语链中才能马上辨出那是否还是同一个声音；只要它给人的印象是同质的，那就是同一个声音。重要的不是它有八分音符或十六分音符的长度(试比较 fāl 和 fal)，而是印象的性质。听觉链不是分成相等的拍子，而是分成同质的拍子，它的特征就是印象的统一，这就是音位研究的自然出发点。"见中译本第 67—68 页。

构成整体语言的不同形式经由听觉印象的各式各样的组合而呈现出来。它们之间的对比产生了整个儿整体语言的活动。〈(所有发音器官的运作是为获取每个语音印象所必需的，对此的审察一点也不能阐明整体语言。)〉可将整体语言比作一副棋子。只要相对应的价值的游戏能够展开，那么，是否知晓制作棋子的材料(象牙，木头)便是无关紧要的。所以生理语音学不属于语言学。

从物理方面看，音位学是为分类所必需的。〈因为我们不能分析听觉印象，却能分析物理方面〉。

人们将获取一个可能的言说要素的体系，此体系将是一切合理的文字的基底。

在一切音位学家必须进行的工作中有一或两个原则要考虑。

总须从听觉印象出发。〈除非〉从听觉印象出发，不然的话，我们甚至不能区分各个单位。〈正是听觉印象产生了各个单位的数目。〉是什么允许我断言 fal 中有三个单位而不是四个或两个呢？

生理学家若是不了解声音所表现者，就不能知晓有多少单位。生理学家入手之初即受听觉印象的导引。

| f | a | l |

1 1 1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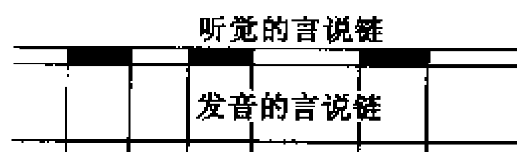
耳朵告诉我们：声音中的节拍是均匀的，还是不均匀的。

这些单位产生了(整条言说链根据听觉印象而分隔)，〈音位学研究也就可以开始了〉。

生理学家会探究在声音 f 的发出期间所产生的动作。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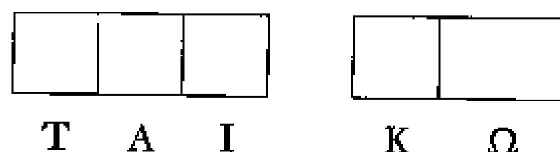
〔1910 年 12 月 16 日〕

只有将言说链分解成均匀的节拍，原初字母的创制者才能行事：



〈在前一条链里，我们能直接区分清楚是否自始至终跟自身的间隔相同。〉

我们拥有跟其自身相同与其邻居不同的切分，每当这点清楚了，那么，我们就拥有听觉链的最小的切分，〈有些短，有些长，〉切分与时延毫无关系。它仅仅与确认〈每个切分〉是否〈自始至终〉和其自身相同，是否均匀有关。〈是切分，不是节拍。〉这些单位惟据其彼此之间的差异而得以确定，希腊人把符号分派给这些单位。



〈希腊人大概不可避免地进行音位学家的操作。〉

不是所有创制某种字母的民族都理解这条原则，〈这条唯一的真正的音位学原则〉。许多民族停留在诸如 pa、ti、ko 之类的单位上，称之为音节标音(syllabiques)〈(但音节可以含纳更多的，比如 pak)〉。

希腊人是正确的，依据闪语族的文字而运作，而闪语族的文字则是不正确的(〈闪族人仅仅〉标出辅音)。

〈文字毋需标示各种相应的发音活动，听觉的标写法已足够了。〉

音位学家必须思考这个问题：在均匀的听觉空间里标出比如

T 之类，会产生什么样确切的发音活动呢〔?〕

他将听觉活动投射到发音链上去〈并试着推测那儿会发生什么〉。但他不得不从听觉链出发，此听觉链是使他能够切割各个单位的唯一之物。〈若是没有听觉链，便只有均质的发音序列而已，并没有理由形成各个单位。〉反过来，构成链的印象却不可分析。在发音链中，假若给出了各个单位，活动还是能够分析的；而在听觉印象本身里，是不可能分析什么的。

音素既包括发音活动一定的总数，又包括某些特定的听觉效果。在我看来，音素在链里也有同样多的切分。这些是链节。在任何一个不是最简约最基本的单位里，不能不考虑节拍中的活动。〈一个像 ta 这样的合成的单位总会是：〉

链节＋链节
切分＋切分

相反，最简约最基本的链节 t 之为最简约最基本的链节，不复被视为一个链节、一个切分，而是被看做与节拍无关的按抽象观点看(in abstracto)的链节。如果只专意于区别性特征，对依存于节拍上相连续的一切毫不关心，我们就可以把 f 当做种 f、i 当做种 i 来谈及。这好像一系列音符：do-ré-mi，绝不能抽象地加以考虑，但如果我取链中最简约而同质的切分：do，我就可以撇开节拍来谈它(分析振动)。译案：通行本道："如果把其中一个不能再行缩减的要素单独取出，也可以抽象地加以考虑。"见中译本第 70 页。

如此，我们就处于音素分类的境地了。这是音位学家的任务之一，然而不是他付出最大注意力的一个任务。〈与其说他们把许多音素简约为重要的种类，还不如说显示了音素的无限的变化。〉

熟悉音位学领域的观念不是无益的。能够简化音素的示意图十分简明。



有四个要考虑的因素：

1. 吐气。均质而恒定的要素〈(强制性的)〉。

2. 嗓音。均质而非强制性的要素。〈(喉音，出自声门。)〉

3. 鼻道的开度。均质而非强制性的要素(鼻音性〈从听觉的角度来说〉)。

4. 口腔发音。多样而恒定的要素(强制性的)。

(1) 为产生任何音素，吐气都是必不可少的；因而是恒定的。

(2) 嗓音是种非强制性的要素(在〈节拍〉链中是间歇的)，取决于音素。

譬如，任何喉音都不是与 p 或 f 一起发生的。

嗓音是个均质的要素，可在音高上产生变化，然其音质却是均匀的。变更嗓音的，是由口腔形成的共鸣箱。

(3) 鼻音性。我可随意地打开或关闭鼻道。鼻道随之促成或不促成某种声音。鼻音性是非强制性的。它是均质的；人们不可能使其多样化，因为鼻子内没有其他器官。〈只有或多或少的鼻音性而已。〉

(4) 口腔发音。无论什么位置，这都是嘴部的不同器官所占取的。但这位置是可无限变化的：因而是多样的。译案：通行本道："口腔……可以起各种各样的变化；我们可以用嘴唇增加那通道的长度，鼓起或放松两颊，通过嘴唇和舌头的种种活动缩小甚至关闭口腔。"见中译本第71页。也是恒定的，因为只能把口腔器官置于此或彼位置，别无选择。

除发音之外，所有要素都是均质的，不呈现变化的特征，而变化特征是可作为分类的基础的。

口腔发音是分类的核心基础。

但我们再进一步。可以把吐气看做没引人什么变更而排除掉〈(因为均质而恒定)〉。

我们只是考虑或大或小引致嗓音和鼻音性者。

口腔发音包含一种自然的划分，它将具有同样的口腔开度的音素会聚了起来。

我们必须区分口腔关闭的六个阶段；说“口腔开度”(apertures buccales)更为合适。开张或关闭出现的地方很是变化不定（嘴唇，软腭）。但我们能够确定阶段。

〈如此，与其说我们直接参与对所有可能的音素的清点，还不如说我们将拥有类别。〉

〈我们可将事情倒转过来，先说说口腔开度的阶段。〉

发音：零开度(＝完全闭合)

〈塞音：〉

		+鼻音性
	p k t 等等	- - -*
+噪音	b g d 等等	m ṅ n 等等
	浊塞音	鼻化的浊塞音

*〈在一切已知的语言里均没发现。那个空格，它作为空白呈现是合适的，即使它含具的音素没被认识到，也是如此。〉

我们若是给 p 添加上喉音，这 p 就变为 b。

b 和 m 的差别仅仅是发 m 时鼻道是开的。

发音：开度 1

〈擦辅音或摩擦音〉

		+鼻音性
	f χ þ s š	- - -*
+噪音	v γ ð z ž	ṽ γ̃

*〈可能没有〉

前一张表包含了塞音(浊塞音和鼻化浊塞音)。后一张表包含了擦辅音或摩擦音。在此，开度是很微小的：空气轻轻掠过。器官

有接触。

发音:开度 2

		+鼻音性
	r l l'	---*
+嗓音	r l l'	--- *

* 相当罕见

第二张表:这些是称为流音(liquides)的声音。开度已是相当大了。这一类型通常由浊辅音来呈现。

但〈不带嗓音的〉清辅音的类型则完全与众所周知的一样(l 出现于 p 之后:pleuvoir)。许多人不带嗓音地发 l 这个音,这是强音 l。(法国戏剧:l 是带嗓音的。)

*〔1910 年 12 月 20 日〕

口腔发音:开度 3

		+鼻音性
	(i u ü)	---
+嗓音	i u ü	į ų ų̈

我们到此了结了辅音。〈就处理元音。〉但对于这体系来说,元音和辅音的差别不具根本意义。

唯一共通的类型是+嗓音和(+嗓音　+鼻音性)。有时候碰上不带嗓音的。但各到各处都不存在喉音,看来就不该写下 i u ü。我们有一个不带嗓音的 i。

标写成hi,hu 的,则全然不相同。hi,hu 只是标写一个不带嗓音的 i + 一个带嗓音的 i 的方法而已。

那带小钩的 i,u(发作 ou),ü,格子 1=$h^{(i)}$,$h^{(u)}$ 等等。(与 hu 里一样,h 是一个不带嗓音的 u。)译案:通行本附索绪尔 1897 年作的关于音节理论的三次讲演的速记记录,道:"i,u,ü 同别的元音相比,这些声音还

需要有相当大的闭度,跟辅音的颇相近。……因此人们一般把这些音位叫做半元音。……同所有元音一样,i,u,ü 都有鼻化的形式,但不多见,我们可以撇开不谈。…… i 有没有清音,即不带噪音的发音呢? u 和 ü 以及任何元音都会发生这同样的问题。跟清辅音相当的元音是有的,但是不能与耳语的元音,即发声时声门张开的元音混为一谈。我们可以把清元音看作在它们前面发出的送气音一样;例如在 hi 这个音组里,我们首先听到一个没有振动的 i,然后是正常的 i。"见中译本第 78—79 页。

口腔发音:开度 4

		+鼻音性
	(e o ö)	- - -
+噪音	e ɔ ö	ę ǫ ǫ̈

e,o,ö 的这些类型比 i,u,ü 的开度更大。将一根手指放入嘴中,发 i(强的压力)或 e(较弱的压力)这个音,你就能感觉到这一点。ę,ǫ,ǫ̈是法语的鼻音元音,写成 in,on,un。

不带噪音的类型:he,ho〈也是可想象的〉。译案:通行本附索绪尔 1897 年作的关于音节理论的三次讲演的速记记录,道:"e,o,ö……清音的形式就是 he,ho,hö 的送气的 h。"见中译本第 79 页。

发音:开度 5

		+鼻音性
	(a)	-
+噪音	a	ą

只经由 a 来呈现。可以有鼻音化的 a,就是法语的 an:ą。

这张表的优点,是它将一切都归结为一个简单的原则:口腔发音。其他的要素仅仅引入了变化而已。

再就是〈在发音之内〉一切皆归为呈现口腔关闭程度的大小。

〈就听觉印象说来,在口腔关闭的结果当中,有两点要注意:〉

(不带噪音:)1)口腔关闭程度越大,口腔里产生的噪音也越

大。在噪音增加的情况下，发音愈是被闭合起来，噪音要到达耳中就愈是遭到遏制、阻挡。这是种否定的作用。另一方面，人们也沿循着关闭的大小，随之可以迅速而无碍地听清发音的程度。2）辅音和元音之间不再有外在的〈隐秘的〉界线，要素是相同的。事情或多或少是这样。随着口腔开度的增大，发声的要素就能更自如地运作起来。因此，开度增大了，处于每一层级上的正常类型随之都趋于十噪音方面。实际上，元音就其本质说来只被看做一个偶然因素而已。但正是只须将元音看做偶然因素这一点，将音位学的产物归入一个独特的体系才是无害的。音位学教程总是陷于困境，因为它们过于利用这种区别了（元音和辅音的差别）。

这是由于此事而致：对理论情形没有予以充分的关注，〈唯对通常可意识到的情形有所思考而已〉。

某个闭合的发音具有噪音，某个开张的发音这时对没有噪音就难以将就了，事实也的确如此。较大开张度的发音要求噪音的协助。由此得不出音素的天然状态必定或是元音或是辅音这样的结果。不必在元音和辅音之间设置区隔的栅栏。

从理论上讲，不管怎样的开度，我们都可就此制定具有四种可能性的表。

就〈每种开度〉，我们若是想夺回〈口腔器官的〉所有可能的变化，那么，分类就允许无穷无尽。〈这是音位学家的事情。〉但人们可在这张表内列入所有可能的种类。

这种具体确定对了解每一语言的发音是有用的，但在理论上却是无关紧要的。

这呈现了对音位学类别的形态学分类。但是音位学应旨在言说链的合成、我们分析过的言说链的重构。此目的为：表明在言说中最简约的要素如何勾连起来。这种目的总是得到很好的表达。

注意这一点：在重新组织言说链之前，须确定已达到了最简约的单位的地步。因为要素若是错综复杂，便是不适用的。

实际上，各个单位并不是最简约的。〈在先前的表中，我并没有进到最简约的单位的地步。〉

譬如我们有| a | p | a |。〈我们说：〉其中一个最简约的单位是p。但如果发觉这个p不总是相同的，或它包含连续的并不相同的声音，〈那么，它就不复是最简约的〉。须达到真正最简约的要素的地步。

〈补充另外一个理由：〉当你写下appa，在文字里写入了两次p，这是有道理的：不过第二个p与第一个不一样。在第一个p里，器官实际上是闭合的〈作闭合运动〉：→》。第一个p表现了闭合的p。第二个p则是开张的p：《→。〈〈器官重新打开，作开张运动。〉〉

经由擦辅音或摩擦音，我们看见了同样的事情。就r和l来说，也是一样：$al^{>}l^{<}a$(闭合的l和开张的l)。

从一个层级延伸到另一个层级，我们老是发现一个开张的声音和一个闭合的声音。在ai里，是一个闭合的i，在ia里，是一个开张的i。〈就开度4来说也一样，这仍然是可能存在的。〉

最简约的要素，只有a而已。所以，除了开度5之外，其他要素都能发一个开张的音和一个闭合的音。

可用一个符号表示：$i^{<}i^{>}$。

我们称一个辅音的闭合形态为内破(implosion)，其开张形态为外破(explosion)。每个音素(除a外)都可以接纳内破和外破的形态。在像appa这样的音组里，如果我们合理地译案：所谓“合理地”，意谓“规范地”将它写下来，须用两个符号：$ap^{>}p^{<}a$。

若我们约定内破＝大写字母，则是：aPpa，aLla。

在此意义上，据说只有两个字母〈在书写上〉有双重形式：

i-j(y)

u-w

一个是内破，另一个是外破。

$$i\text{-}j(y) = i^{>}\text{-}i^{<}$$

$$u\text{-}w = u^{>}\text{-}u^{<}$$

在 appa 里，我们拥有两个连续的声音，然而内破和外破并不必定紧连着出现。〈我们可以有独一的内破或外破。〉整个连贯的可能性问题都取决于这点。

但我们并没有到达最简约的单位的地步：

$$p = p>$$

$$p = p<$$

倘若我们〈仅仅〉说到 p 而已，我们便只有一个抽象的事物。

〈倘若我们使用 $p>$ 和 $p<$，那么，我们就拥有了真正的个体。〉

除 a 之外，只需使已抉出的要素系列增加一倍，就可以了。译案：通行本道："开度最大的 a 不会有什么内破和外破，因为对这个音位来说，开度把这一类差别全都抹掉了。因此，除 a 之外，我们应该把那音位图扩大一倍。"见中译本第 85 页。〈这些要素可被用作链节，标示链中连续的切分。音节单位从本原上依据外破和内破。〉

规范、合理的表音文字总是重视言说链——不管使用的符号的本质是什么。

必须有一个符号表示每种切分，每种切分由一个符号来代表。

英国音位学家〈注重的是分类，而不是分析〉，他们违反这条规则，有时候乃至使用两或三个字母来表示某些声音。

我们可以说，迄今为止任何表音文字都没考虑这条原则〈除了就每个声音必须使用闭合的声音符号和开张的声音符号之外〉。同样的事物也该适用于所有的类别，a 除外，它没有什么变化。

需要改变正字法并经由某种表音文字代表种种具体的整体语言吗？这个问题集聚了这么多的偶然性，人们竟不可能凭原则来解决它。然而趋向于这个方向并不是语言学的目的。完整而确切地将声音标写出来，看来不是十分企求的目标。〈在实践中引人一个音位学体系，此体系对英语、德语、法语来说都能够是同一个，这

是奢望。这般体系对语言学家则是必要的。〉

〈就实际应用而言，消除最明显而严重的不规则应是唯一的企望。〉

我们不该忘记，书写的词语经由习惯最终会变成一种表意符号。词语含具包纳周遍的价值，〈不仰赖那些构成词语的字母〉。我们以两种方式来阅读：对不熟悉的词语一个字母一个字母地拼读，对熟悉的词语瞥一眼就看懂。

在表音文字那里，某些优势消逝了。声音上相混同的词语，可以在文字上得到区分：〈譬如 tant 和 temps〉。〈例如对电报来说是极为有用的。〉

在合理的表音文字处，〈依照一个涵盖一切具体的整体语言的体系，〉最终成为一张让人有不愉快印象的页面。符号的数量是极其巨大的。

就 ont 的拼写法而言，应该以区分符号来写成 ō 或ǫ，〈在字母上面堆满了东西，〈这让人看了不舒服〉〉。

帕西(Passy)先生的《语音的主宰》(*Maître phonétique*)(出版品)显示了此语言的声音与彼语言的声音之间完美的关系。这对教学是有益的，但并不是人们希望看到的引入于日常文字中的那种东西。

〔1911年4月25日〕

第二部分　抽象的整体语言

第一章　整体语言与群体语言的区分

在研究整体语言当中，我不打算研究有关群体语言的一切。我将整体语言和群体语言置于相对之地，整体语言是〈群体语言的〉一个根本的、主要的部分，但终究不是唯一的部分。

在我看来，整体语言是社会产物，其存在使得个体可以运用群体语言能力。我们开始讨论一个有限的问题之际，必须将目光投注到整体上。群体语言面貌无定，乃是一个复杂多变、无章可寻的领域。由此导致的一个结果，便是从与其他人类现象相连的总体上来看，群体语言无法分类。它身跨各种各样的领域（物质的领域，精神的领域，或者还有：个体的领域，社会的领域）。〈我们不知道如何将统一体赋予它。〉

整体语言虽则复杂，却呈现为一个可抽析的总体（整体）（tout），一个自成一体的机体（un organisme en soi），就此说来，它是可分类的。整体语言呈现为心智能领会的一个总一体（统一体）（unité）。在全体群体语言现象里，我们可以赋予这统一体尊显的

位置。〈将其他事物认作从属的。整体语言处于中心，其余一切均取决于它。〉如此，我们该把一个内部秩序引入与群体语言有瓜葛的事物中去。就此企图，一上来就可以提出异议。群体语言能力〈可说〉作为我们天然就获得的一种能力而展显在我们面前，译案：人类群体语言能力是天赋的，这是群体语言能力的面目。与之相反，整体语言则是得到确认和约定之物。它不能凌驾于自然现象、天性之上。相反，整体语言必须从这些自然现象、天性中推演引生出来。

(1) 然而，首先，知晓到哪种地步了，我们可以把群体语言能力看做天然的，这问题仍然悬而未决。语言学家离对这问题作出意见一致的回答还远着呢。我们的发声器官是否为言说、〈发音〉而生，一如腿为行走而生，这个问题已讨论过了。惠特尼(Whitney)说，讲到底，我们选择发声器官用于言说，而不是其他符号系统，因为这〈终究〉是最为方便的。

我们〈常常〉以发音(articuler)意指清晰地言说。〈但这不是此处所指的意思。〉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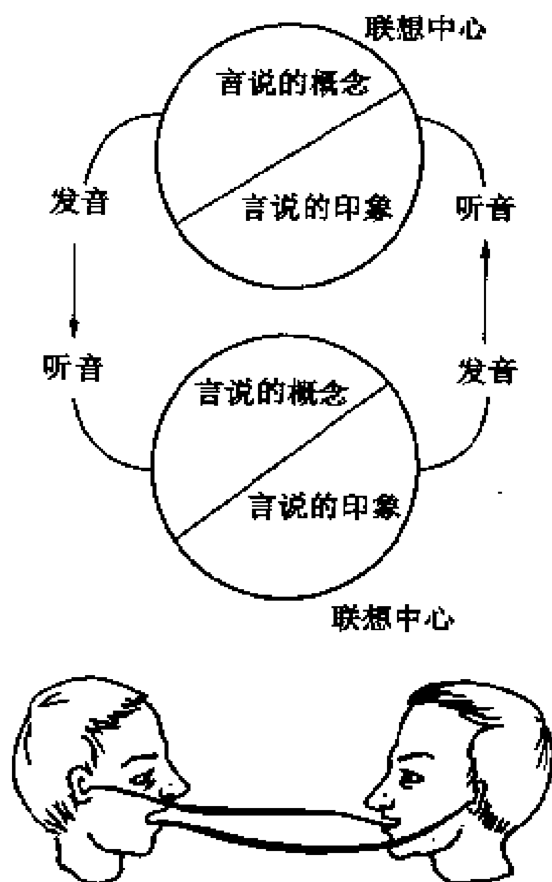
分节的群体语言(langage articulé)(〈拉丁语〉articulus：〈肢，部分〉)。①可意指连续的音节的细分。②也可暗示〈言说〉链分划成意义单位〈(gegliederte Sprache 或 Read)〉。译案：通行本道："articulation(分节)可以指把语链分成音节，也可以指把意链分成意义单位；德语的 gegliederte Sprache 正是就这个意义来说的。"见中译本第 31 页。

分节的群体语言的能力，可使人们将其设想为自然之物，乃是我们的发声器官的禀赋。卜洛卡(Broca)的发现：群体语言的能力位于左大脑第三额回；但这同一个脑回控制着文字能力的障碍和正常运用。〈所以，它看来更为一般性地成了符号的脑回。〉〈最后，语言学也恰好是符号的科学。〉

(2) 其次，即使这能力是我们天然就获得的，可以肯定的是：如果它不接受我称作整体语言的社会总体，我们就无法运用这能力。我们在整体语言里可以看到普遍的统一体引入到群体语言现

象中去了。译案：通行本道："为了使语言（引案：整体语言）在言语活动（引案：群体语言）的研究中占据首要地位，我们最后还可以提出这样的论据：人们说话的机能——不管是天赋的或非天赋的——只是借助于集体所创造和提供的工具才能运用；所以，说语言（整体语言）使言语活动（群体语言）成为统一体，那决不是什么空想。"见中译本第32页。

咱们在各种领域里来思考一番，那儿，群体语言操纵着与我所称的整体语言相应的特殊领域。可在个体行为中观察这些领域。牵涉到群体语言的个体行为必须以两个个体为前提。我们由此得到可称作"言说的回路"的整体。



在纯粹心理的联想中心里，言说概念和言说印象处于关联状态。

毫无疑问，须有其他的媒介：譬如在发音之前的肌肉印象。〈在这示意图上面，我们有了基本的要素。〉其中有：①纯粹物理的部分：声波。②生理的部分：发音和听音。③作为心理要素，我们

有言说〈(或听觉)〉的印象。这种听觉印象完全与声音的非心理(物理)现象区别了开来。

言说〈(听觉)〉的印象是变成心理感觉了的声音。〈它和跟它相联结的概念一样,都具心理性质。〉概念和听觉印象都同样是心理的。

在这个回路里,任何人都可看到能够作出迥然不同的划分。

(1) 将回路划分成外在和内在的部分。

外在的部分将由声音的振动来呈现,自唇至耳地〈进行〉,另一个〈(内在的部分)〉则由其余的一切来呈现。

(2) 分成物理的部分〈(发声器官的振动和运作)〉和心理的部分〈(其余的一切)〉。

发声器官的运作有理由归入物理部分。

(3) 人们可看到分成被动的部分〈(自听音至联想中心)〉和主动的部分〈(自联想中心至听音)〉。

(4) 单独选取心理部分本身。我们若是区分了主动的部分和被动的部分,则可称之为实施的(exécutive)和接受的(réceptive)。

如果仍然就个体情形而言,我们考虑这同样的回路用于一切词语、一切会出现的重复情境,〈(一旦接收到了众多言说的印象)〉,就须加上一个位置、一个用于整体的整齐的协调行动,这整体是我们逐步意识到的。就主体来说,众多言说的印象将归属于某种秩序。

这种协调使我们接近整体语言的观念,〈但依旧处于个体状态〉。〈(我依旧只考虑个体状态。)〉

社会行为仅存在于彼此叠加的个体身上,但关于每一个〈(别的)〉社会现象,就不能越出个体之外来思考了。社会现象将是某种尚未确立的平均值,毫无疑问,这在任何个体身上都是不全而的。

回路的哪一部分引致了这种社会的〈估值化〉、具体化呢?不是随便哪个部分,不是物理的部分。〈如此,我们对不熟悉的外国语言的声音产生深刻的印象,〈但我们并不了解这语言的社会现

象。〉〉我们也要注意不是整个心理部分都成为社会现象。个体依旧处于支配地位。

实施(exécution)处于个体状态，在彼处我确认个体语言(parole)的领域。正是接受和协调的部分，〈〈才具有社会性〉〉，这就是在不同的个体那里形成沉淀和存储的东西，达到了在所有个体身上都明显一致的地步。

正是这一区域，呈现了整体语言的范围。在个体身上，这许许多多言说印象与处于对照之境的同样多的概念关联了起来。我们可以说，选取一个个体，在这样单一的例子里，我们就会拥有处于社会总体的整体语言的印象。〈如果我们能够检验个体身上以特定秩序和分类保存、安放着的言说印象，那么，我们就会看到构成整体语言的社会关系。〉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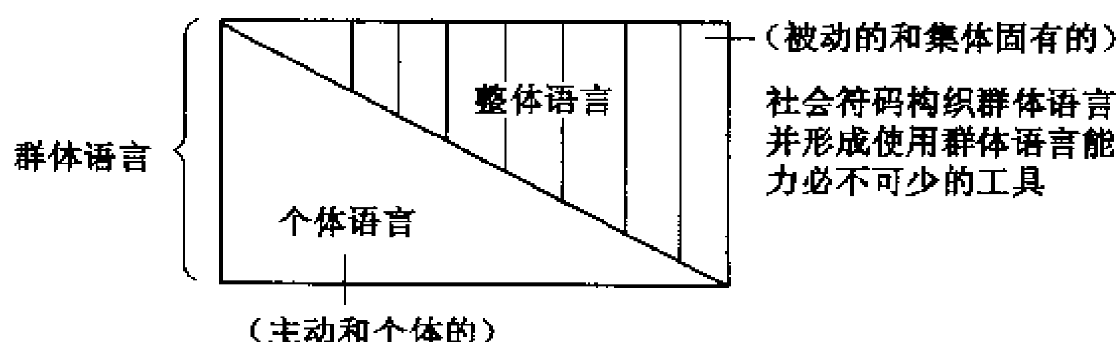
我们看到这一社会部分是纯粹精神的，纯粹心理的。如此，正是我构想的整体语言的样子。

参看薛施蔼(M. Sechehaye)的文章。

整体语言只存在于大脑里。

〔1911 年 4 月 28 日〕

修正。我谈及群体语言的天性(instinct)。我应该说：有群体语言的自然功能(fonction naturelle)吗？无论自然与否，整体语言依然是用于群体语言能力的必不可少的工具。



须区分两种事物：

① 出于群体语言(发音之类)意图的一般能力的运用。

② 同样：依照个体观点的整体语言符码的个体运用。

我对事物而不仅仅是对词语作了界定。〈这一区分不是据每种民族语措辞的偶然性而定的。〉

在与法语不同的语言里，我们发现不了什么词语能够恰好覆盖法语词语所蕴含者。(譬如德语 Sprache 兼有 langue"整体语言"和 langage"群体语言"的〈观念〉。Rede：parole"个体语言"、"言说"和 discours"话语"。)〈Rede 或多或少与 parole 相应，但也具有 discours 的专门意义。〉

我可以标出我们在整体语言里发现的东西：

(1) 一个与全体群体语言现实相分离且可确定的对象。可以将整体语言确定在我们考察过的回路的某一区域内，此区域处，听觉印象和某个概念结合了起来。我们也可间接地说整体语言是群体语言的社会部分。在搜觅〈其所居之处〉当中，我们会接触这相同的区域的。

探求整体语言与其余一切是否可真正分离开来，这当中，我们还看到，为学习整体语言，需要整一个训练期。嗓子就在那儿，但人类必须学习语言从而吸收语言。

〈可将个体语言与其余一切分离开来。〉一个人完全丧失了个体语言(言说)，却保存了书写能力，这会在病例中出现：整体语言是完好无损的，惟有个体语言(言说)受到了触染。我们面前有一种死了的语言，此际，即便无人说它了，其机体也保存了下来。

(2) 整体语言可分离开来研究；为研究整体语言，没必要考虑群体语言的其他要素。倘若其他要素与整体语言搀和起来，就不好研究了。恰当地说来，这源出我们尚未考虑过的特征，因为：

(3) 整体语言〈由此而被划定了界限〉是一个同质性的客体〈(而群体语言却不是)〉。这是个符号系统，而且其中符号的两个

部分都具心理性质。因此不可能要求更多同质的东西。

(4)在整体语言中,我们拥有一个具体性的现象〈客体〉。这些符号不是抽象的,虽则它们存在于精神之中。从社会角度认可了的联想总体,构成了居于大脑的整体语言;这是个现实的总体,就像其他心理的现实一样。须补充一句,整体语言是可感知的,这就是说,可显现为视觉印象之类的固定印象,这不可能适合于个体语言(言说)行为之类。词语的发音体现了空气、肌肉等等各式各样的运动。〈这极难识别出来。但在整体语言中只存在听觉印象,那可显现为稳定的印象。〉

于整体语言内,我们拥有可联想或唤起的符号的总和,然而这类运作只能经由言说(个体语言)才会发生,这些处于潜在状态的符号完全是实在的(如摄影影像一般沉积在大脑里)。〈因此,〉这客体不仅具有具体性,而且是一种能够直接研究的客体,大致就像搜集者箱中分了类的蝴蝶。我们能确定与整体语言相关联的东西。〈多亏这一特性〉,我们可简捷地说,一部词典和一本语法书呈现了蕴含于整体语言内的合理而恰当的形象。

在〈这听觉印象的此类沉积〉诸类特征之外,一个新的特征出现了,〈且是受欢迎的〉:整体语言一旦摆脱了与它无涉的一切事物的约束,就作为在人类现象中间可分类的事物呈现出来。它是基于听觉印象的符号系统。

〈概念与符号的联想结合,正是这点构成为整体语言的本质。〉

其他符号系统:文字、航海信号、聋哑语。心理学(社会心理学)现象的整个序列作为现象的单一总体都值得研究。

心理学中的分部:符号学(研究符号及其在人类社会中的活力)。

在这科学中,任何符号系列都没有比语言学现象更具重要性。我们可发现,语音现象在文字中与在整体语言中是同等重要的。

而且,还可这样说,将整体语言选作中心和始点,经此,我们就

有了展开群体语言其他要素的平台。〈我们若是让整体语言和其余一切混合起来，就不可能对群体语言中的一切作出分类。〉

毫无疑问，整体语言本身在某种意义上〈仅仅〉是个体语言的结果；为了订立契约，个体的不计其数的言说是必不可少的，整体语言则是契约的结果。整体语言并不是原初的现象。人们以发声开始呢，还是以诸声音与某一概念的结合开始呢？这点无关紧要。

整体语言是一种分泌物，为引出这一分泌物，保持与个体语言(言说)功能的截然区分的状态是必要的。我们把它当作基本现象、出发点之类的存在物。把整体语言看做群体语言的基本而原初的部分，这不是言过其实了吗？其他现象几乎将自身置于从属的地位，甚至到了以非语言学的因素来支配分类的地步。譬如音位学研究个体语言(言说)必需的发音。在群体语言现象当中，发音表面上可要求一个首要的地位；呈现为像各式各样电子装置那样无关实质的东西，这些装置可用来传送莫尔斯电码之类的符号。这些符号在两端都是看得见的，无论传送它们的装置是什么，都是无关紧要的。〈在听觉印象的实施中，发音的作用看来是次要的。〉

〈整体语言可相拟于音乐作品。〉一曲音乐作品只有凭借实际演奏的总和，方才存在。演奏对作品来说无关紧要。〈一首交响曲不经演奏也是一个存在的事物。〉同样，整体语言内呈现出来的个体语言的表达也可以显得是可有可无的。

这一观点与从外部来评价音位学是一致的。

生理学家着手的是生理学研究，我们可将这留给他们。在这方面，语言学家没有跨两个领域：语言学和生理学。

如此，我们确须将整体语言作为唯一的根本的现象来着手。

〈关于语音学，我们或许可以提出异议。〉语音学＝词语形式通过语音诸要素在时间进程中的变化。看来这是大胆设想整体语言撇开了语音学。

实际上，详细研究语言现象，就产生这样的观点：〈其实〉并没

有什么发音的变化。只有替代而已〈并不是语音变化〉(诸如 κατα 转变成 καδα)(因而生理学行为经由替代来完成)。

如此,所有发音现象都须置于整体语言之外。

群体语言的个体语言部分与整体语言没有根本的关联。评判这个体语言部分的最佳途径是取整体语言为出发点。

然而保留意见为:〈人们可将那样的个体语言现象与整体语言现象区别开来吗?〉倘若我们使用词语、语法形式,所有这些就确是在整体语言的特定状态里得到了规定。但总是有个体的因素,留给每个人去选择组合方式,以便在一个句子里表达自身的想法。这种组合方式属于个体语言,因为它是一种实施。

那部分(整体语言符码的第二种个体用法)提出了一个问题。总之,正仅仅是在句法中,这时整体语言内所产生者与听凭个体初创者之间才出现某种浮动。界线难以划定。〈须承认,这儿〉在句法领域,社会因素和个体因素,〈实施和固定的组合〉,有点儿混和起来了,〈达到差不多混和的地步〉。

〔* 添附于散叶上的案语(对整体语言的界定)〕译案:索绪尔在1911年5月5日开讲第三章之前,道:"在进行〔第三〕章之前,须弥补一个遗漏。在第一章结尾处,加上这点。"所述即为此案语的内容。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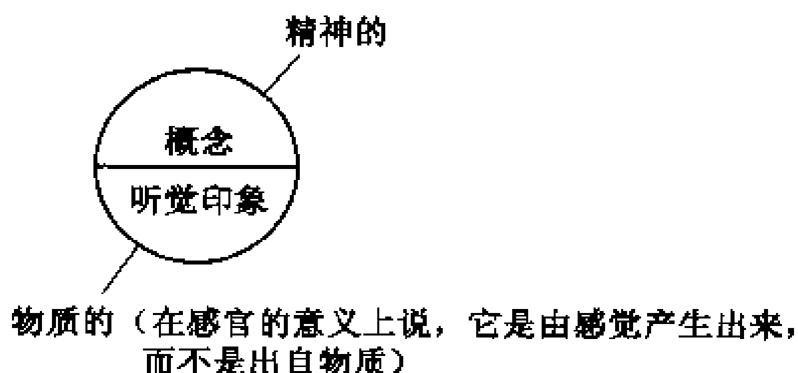
* 〈这是我的整体语言的观念,显然,我们只有经由各式各样具体的整体语言系列,才能描述抽象的整体语言。我们惟有通过任一种特定的整体语言,才可理解抽象的整体语言。

整体语言(La langue),这个单数的词,如何解释、论证它呢?我打算将其普遍化,对任何特定的整体语言来讲,它都会处于恰当而有效的状态,毋需被迫明确指定。不必认为这个一般性的术语——整体语言,与群体语言(langage)相当。〉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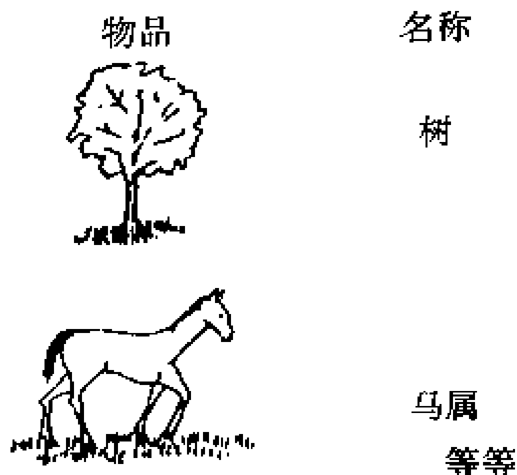
〔1911年5月2日〕

第二章　语言符号的本质

〈我们在此可看到两条基本原则；但〉有必要首先复述某些〈先前研究过的〉要点。正如我们已确认的那样，语言符号依据结合、联想而定，此联想由将两种截然不同的事物连接起来的心智所引致，但这两种事物都具精神性，且都居于主体内：听觉印象与概念相联结。听觉印象〈不是物质的声响〉，而是声响的精神印记。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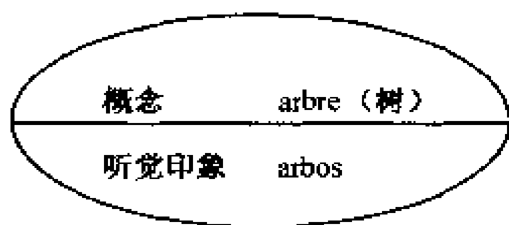


人们通常错误地想象，在整体语言里，只存在术语集（树，火，马，蛇）。〈整体语言的内容被简化为基本的特征。〉这是种幼稚的方法。如果我们采用这方法一会儿，我们就可轻易地看到语言符号包括什么及不包括什么。我们来面对一系列物品及一系列名称吧：



我们确有两项，但这些项是什么呢〔?〕确有居于主体和名称之外的客体，但人们不知道它是发声的还是精神的：〈(arbos 可从这两个不同的意义上来理解)〉。两者之间的关系完全是不明晰的。

在理性的概念方面，我们又见到了两项，但此时这两项将是：



它们都居于主体之内，都是精神的，都经由其间的结合而集中于同样的精神位置。在此，更为物质性的词语是 arbos〈更为精神性的词语是 arbre〉。〈所有项的接合若不是那样——我就把它当作虚假的线索抛弃掉，在这种探寻中，两个项构成了一个符号。〉

我们的听觉印象的整个精神现象的特征，有一个直接面对的时机，就是研究自身的内心语言。

在这种内心语言里，不动嘴唇，我们就能够发出〈并倾听〉内心的话语、诗篇。〈如此，物质的部分以听觉印象的形式居于主体之内。〉

谈及音节、声响 b、a，将是合情合理的：这是些内部听觉印象的音节。

须认识到，某些术语应该排除；〈譬如〉音素，它隐含了个体语

言的〈发声行为的〉观念。

说及发声印象〈(请比较听觉印象)〉,关于其使用,是同样应十分谨慎的。须知晓,我们是希望称整体〈(概念与印象的结合)〉为符号,还是听觉印象本身可被称作符号〈(更为物质性的一半)〉。〈这是个我决断不了的问题。〉〈在一切情形里,arbos 如果被称作符号,那只不过是因为它运载某个概念而已。〉这是个要解决的术语问题;这需要两个不同的词语。〈我将尽力避免混淆,这可能是个很严重的问题。〉

第一原则或首要真理:语言符号是任意的

关系将某个特定的听觉印象与某个确定的概念连接起来,并赋予它符号的价值,这是个彻底任意的关系。人人都同意这一点。

这一真理的层级位置完全是至高无上的。只是人们渐渐地终于认识到,多少面目迥异的现象只是那真理的分枝及含蓄的结果而已。符号是任意的,这是说譬如"sœur"(姐妹)这概念,与形成相应听觉印象的声音序列 s+ö+r 没有因由任何内在〈关联〉的特性而贯连起来。〈这概念也完全可以由其它随便什么声音序列来表现。只需考虑一下不同的语言就足够了。〉从一种语言转到另一种语言,会看到"bœuf"(牛)这概念也由声音序列 bos 来表现。〈文字的符号也同样有任意的特性。〉那儿没有什么预先存在的关联,以便我用 P、Π 或 Θ 这些笔划序列来表示声音 P。

符号学将不得不考虑它是否该关注任意的或另外性质的符号;它的领域相当程度上是任意符号的系统,其中语言是最主要的例子。

使用"语言的象征"(symbole linguistique)这一术语,颇有顾虑。象征决不是空洞的;在观念和充当观念的符号之间至少有初步的关联。

天平——公正的象征。这儿存在着关联。

从同样的观点看,对"听觉印象"这一术语或许会有指责,因为印象总是与它表现的事物有某种关联。在最宽泛的意义上,印象呈现为具引发联想之力、激起想象之类的状貌。〈我们过后会看到这种印象变得愈加明确地引发联想,但正是顾及这种现象并不是主要的,我仍将坚持用听觉印象这一表述。〉

就"任意性"这词,须再提几句。它不是"取决于个体的自由抉择"这一意义上的任意性。相对于概念来说,它是任意的,因为它本身与这概念毫无特定的关联。整个社会都不能改变符号,因为演化的现象强制它继承过去。

〈在这种关联之中,存在着〉拟声词(onomatopées)的问题(这些词以其声音可使人联想到它们意欲表现的概念本身)。有人说抉择在此不是任意的。〈这儿的确有内在的关联。〉人们通常夸大拟声词的数目。譬如,人们有时说 pluit 表现雨声,但若是往上稍稍回溯一下,就会明白不是这么回事〈(先前的 plovit 等等)〉。

〈不过,我们有:〉钟的 tic-tac(滴答声),狭颈小口瓶的 glou-glou(液体流出的汩汩声)。这些词语其实在普通词语的体制下进行交流,如此,淹没在语言群体中了。人们在根本不存在的情形里看出某种模拟,总是会弄错。

这部分词汇的范围是相当有限的,对感叹词来说也是一样。在感叹词中,可说存在着出乎自然支配的某物,那儿,声音和概念之间存在着某种联结。〈但对大部分感叹词来说,这是可以否认的,证据就是其他的语言。〉譬如 Aïe,在如德语和英语内就没这样存在。诅咒处于感叹词的情形;〈大家知晓的,它们都产生自具有极为特定意义的词语。译案:通行本道:"有人想把感叹词看作据说是出乎自然的对现实的自发表达。但是对其中的大多数来说,我们可以否认在所指和能指之间有必然的联系。在这一方面,我们试把两种语言比较一下,就足以看到这些表达是多么彼此不同(例如德语的 au!"唉!"和法语的 aïe 相

当）。此外，我们知道，有许多感叹词起初都是一些有确定意义的词（试比较法语的 diable！（鬼＝）“见鬼！”mordieu！“天哪！”＝mort Dieu“上帝的死”，等等）。”见中译本第 105 页。如此，这些拟声词和感叹词是相当次要且可争议的。）

第二原则或第二基本真理译案：指能指的线性特征。

语言符号（用作符号的印象）拥有一个时间的长度，这个时间的长度在单一的向度上展开。从这条原则引生出许多实用性来。这是显而易见的。我们若能把句子切分为词语，则就是这条原则的结果。它显示了一种情况，那便是限定了所有安排语言的方式。

这从它具听觉性这点引生出来（它在时间上展开，只有一个线性的向度，一个单一的向度）。与某些种类的符号（譬如视觉符号）相反，视觉符号可从好几个向度并现出一个纷繁复杂之物，听觉符号则只能在以线条形象来表示的空间里呈现纷繁复杂之物。所有符号要素都须鱼贯而连，形成一条链。有时候人们似乎可以否定这一事实：譬如要是重读某个音节的话。〈这好像是不同的符号要素集聚在同一个点上，但这是一个错觉。〉（但符号的这种外加部分只与那些和它们并置的符号关联起来才有效用。）

此外，从这特征还产生了如此的结果，就是听觉印象可转换成空间形态，以充分满足空间形态需要的方式，经由线状呈现这种转换。线状，因为实际上只有一个向度。

〔1911 年 5 月 5 日〕

第三章　构成整体语言的具体实体是什么

实体：实质，是构成某种存在之物（这是词典的界定）。在某些科学领域，我们应研究有组织结构的存在物，并将谈及存在物。在像整体语言这样的领域里，我们不能说各种各样的存在物是一下子直接呈现的：必须选择某个词语。在我看来，实体〈也〉是这样：是呈现出来的存在物。

在我们毫无中介面对面撞见的整体语言里，既没有特定的单位，也没有特定的实体。明白是什么形成了含纳于整体语言之内的各式各样的实体，或避免把另外种类的实体看做语言学实体，这一努力是必要的。我们并不是面对有组织结构的存在物或有形物。对于整体语言，我们处在一个极为糟糕的位置来观察真正的实体，因为整体语言现象是内在的，根本上是复合的。它假定了两种事物的结合：概念和听觉印象。这就是为什么我们可说，它需要确切的程序，并将处在总体之物中间的实体仔细辨别出来，整体语言就是由那总体构成的。

我们一开始看到许多在我们眼里是单位的事物。但贴近地细察，会发现它们不属语言学，而属音节之类（音节在我们面前作为单位确有其存在的理由）。我们意识到这些是言说的单位，而不是语言学的单位。

根据语言学对象的性质本身，所取的防备办法是多种多样的。用以识别语言学整体的首要条件，是两个要素间的联系应该呈现

出来，并且保持住。要是我们不知不觉地只取了其中一个要素、一个部分，我们立刻就篡改了语言学单位。我们进行了抽象的过程，它已不复是我们面对的具体物了。必须不分离语言符号内的关联。〈（不要用音节来切分。）〉

我们其实总是只取语言符号的一部分，甚至我们以为正处理着整体的时候，也是如此，那么，我们就不再是面对语言实体了。因此，如果我们选取物质的方面、声音的序列，只要它被视为观念的物质基础，那么，它就属语言学；但思考一下自身（物质方面），正是某种物质不属语言学，如果词语的外壳表现了某种不属语言学的物质，〈此物质〉就只能涉及到个体语言研究。〈对我们来说，一种未知的整体语言不属语言学。〉从这观点来看，我们可说物质的词语自语言学角度讲是个抽象物。作为具体物，它不属语言学。

在语言符号的精神方面，须说说同样的事情。

如果我们将概念与概念的代表〈起符号作用的符号〉分离开来，取〈各种不同的概念（爱，看见，房屋）〉本身，那么，它们就是一系列心理学对象。在心理学领域，我们可说这是个复合的单位：如果概念属于语言学范畴，它必须只具有〈听觉〉印象的价值；或者，我们若是把它引入语言学范畴，那它就是个抽象物。

概念变成〈听觉〉实体的性质，就像声音成为概念实体的性质一样。

若是与人（由身体和灵魂构成）相比，只是部分正确的。

我们可将语言学实体比作化学中的化合物，譬如水，其中有氢和氧〈（H_2O）〉。在化学里，我们若是将氢元素和氧元素分离开来了，我们无疑还是处于化学范畴之内。但若反过来，我们〈通过消除氢或氧〉，分解了语言学的水，我们就不再处于语言学范畴中了，〈（不再有语言学实体了）〉。

仅仅因为关联继续存在着，我们才面对具体的语言学对象。

我们不划定这或这些实体的界线，就还是什么也实现不了。

给它们划定界线，虽是个不纯粹物质性的运作过程，却是必要或可能的，因为存在着物质的元素。

当我们划定了界线，就可以用单位（unités）这个术语来替代实体（entités）了。在我们最初所处的境地中，什么界线也没划定，但在此幸好呈现了我们已经指出的这种境况、这种条件——听觉声响在单一的维度上展开。因此，我不是处在某人的境地中，此人得到一张纸、一把剪刀，要求他剪出形状来——而是就好像给我送上一根单线来剪切。划定界线就可以沿着这样的单线形成环节。

群体语言状况本身以简单的方式划定我们的单位的界线，单位不像形式（forme）这词语那般引人联想。为了进行这种划界，它可能承认最好的方式是进行言说。言说在此只是作为整体语言的证据的表示。我们其实不能将我们脑中的记忆分类状况探个究竟。〔我们〕被迫使用外在的方式，用言说呈现出来。

言说可由一连续的双链（一条概念链和一条听觉或声响链）来表示。

在言说里而没有预先划定什么界线。确立语言学单位，我唯一可用的手段，乃总是在检查概念是否真与采用的划分相一致。为此，实在需要比较一系列不同的言说链。我若是仅取一条，便只能在特定的范围内确定划分。

譬如*s i ž l a p r ā*〈(si je la prends)〉。

如果我称有一个如此阻断的单位*s i ž l*，这会受到反驳。在一系列尝试之后，我看到我必须区分的单位是这些：

si. ž. l. aprā，或许是这些：*si. ž. la. prā*

探究环绕符号流动的思想就只能这样，没有其它途径。

采用的划分对两个事物：声音链和概念链，是有效的。它们都属语言学。

siž|la|prā：〈如此划分，呈现了音节〉，划分的程序完全不是语言学的。

这需要发出大量的言说。

我如何能断定一个词语确是个划定了界线的单位呢？这需要在一连串不同的词组中来理解。

la(fors)duvă 〔la force du vent〕“风力”

aboud(fors) 〔à bout de force〕“力竭”

如果把听觉上不是 fors 的一切都挑拣开来，只保留重合的，我就可能把一个属语言学的单位划定了界线。但必须确认在所有词组中同样的概念与同样的划定界线的听觉序列重合。如果在 i l m e(f o r s)a p a r l e 这样的特定词组中，〈概念就不再与划分一致，因为意义不再是相同的了，〉必须确立两个有区别的语言学单位。

这不是试图界定词语。

〔1911 年 5 月 9 日〕

每个单位都将包括声响的切分，此声响与概念有密切的联系，没有概念的话，我们就不能划定声响切分的界线。

我暂时不想界定这些单位；人们也可能指出次一级的单位。这些与我们所谓的词语相对应的单位，毫无疑问，将扮演极重要的角色，但并不是只有这些单位。〈存在着其它种类的单位。〉我们可以举复合词为例，或 désir<u>eux</u>、malheur<u>eux</u> 之模拟词语低一层级的单位为例。

当作同一性的具体实体。这是个相当有用的观察角度；正如我们已看到的，为了引出某个单位，永远保持观念和听觉之间的紧密联系，而且划定印象的界限，是必要的，——但这同样的运作也可称作对任何一个符号的同一性的确定。

〈同一性的问题，我们可用这种形式来表示。〉

在整体语言中，以什么形式表示同一性呢〔?〕

正如我们在确认何为实体上遇到了困难一样，确认同一性遇到了同样的困难。

我们通常这样处理同一性。一列火车每天5点25分从Cornavin出发，对我们来说，这是同一的。一位演说家讲到战争，重复战争这词十五或二十遍，我们把它看做是同一的。〈但这词每次的发音，都是有区别的行为。〉

这是第一点。但如果我们接着考虑另外一点，譬如在同样的句子里，我可说：son violon a le même son（他的小提琴拉出相同的音）；尽管我先前专意于声音的同一性，在此则看到，听觉上的切分成分son重复两次，却并没表示同一性。

同样，在cet animal porte plumes et bec（这动物长有羽毛和喙）和〈prête-moi ton〉porte-plumes（〈把你的〉笔杆〈借我一下〉）当中，如果我们突然碰见了听觉上这同样的序列，并不能确认那儿有什么同一性。必定是在令人产生联想的观念中才有同一性。

这种同一性包含主观的、不确定的因素。精确之处〈那儿有同一性〉总是难以决定。

在lentille（蔬菜和显微镜）里，是否有同一性呢？

我们若是说不上来，这可不是我的过失。

必定有听觉上的切分成分的完全对应，还有令人产生联想之观念的可判断的完全对应。

〈整个整体语言机制以同一性和差异性为转移。〉

在此，让我简洁地表明，提出单位的问题或同一性的问题，这是一回事。

眼下，我要在极短的一章中研究这点。

第四章　整体语言的抽象实体

这是个困难的研究领域。我在此发现的只是一丝光线，而不是通体的明澈。

〈这个领域〉须以对具体实体的预先研究为前提。〈这就是我们把它留在后面的原因。〉

〈我用抽象实体指称什么呢？〉

整体语言内有许多事物取决于诸单位呈现的秩序。我们取古法语简单并置方式的词语为简明的例子，如 Hôtel Dieu（帝宫）（替代 Hôtel de Dieu）。还应涉及人的姓氏：les quatre fils Aymon（＝d'Aymon）〔埃蒙四子（＝埃蒙的）〕。〈在此，有一个观念，可以用一个单位（de）、一个次单位（希腊文-oς）来表示，这儿则仅仅是用顺序来表示。〉

又：je dois（我应该）和 dois-je（我应该吗？），正是顺序决定了代表观念的意义。又，在 désireux（想望的）里（姑且认为有两个单位：désir 和 eux）——我们不能说 eux-désir。

所以，在此存在着做手段用的顺序。我们从一个方面清楚地认识到，这与语言是线性的这一基本状况有关联。〈如果我们能区分两种顺序，如果有前和后，我们就将其做手段用，这是因为我们向单一的维度伸展。〉可将顺序的观念看做近乎抽象的概念；既然它是一种手段，我们便可将其列入抽象实体内。〈称之为具体的实体，看来是不可以的。〉

〈另外的例子。〉在拉丁文 domini、regis、regum 中，i、is、um 毫

无一致之处，无法让我们说这是同样的单位或次单位。但在此仍有某些不同的物质的支持，这些事物引发了特定价值的意识，此价值是相同的，〈并规定了一致的用法〉。〈在此，我们放弃了一切与物质支持的联系。〉存在着一种确确实实的抽象，毫无疑问，这是所有说话者造成的。向说话者呈现的力量、属格的价值，我们不能认识到吗〔?〕

〈这一种类的同一性〉也可归属于发展进程的观念内。

引入分类并知晓能进行到何种程度，这是困难的。〈最大的困难是知晓〉言说的语言本身是否进行到我们的语法分析的程度。

同时，我们总是须回到诸单位〈同一性或实体〉，并回到那些我已经辨别出了的种类的同一性上。

若没有某种基础，也就没有什么可想象的进程。〈研究具体的实体，必须永远放在第一位。〉到最后，一切都将取决于这些作为直接或间接基础的单位。

即便某物由零来表示，〈即便符号最终变成了零〉，此时，也总是存在〈作为基础的具体符号〉。L'homme (que) j'ai vu〈英语里que 不表示出来〉。The man—I have seen.〈存在着以零来表示的单位。如果我们要理解这单位(the man I have seen)，就总会回到具体的基础。〉

还要谈谈抽象(abstrait)这个词。

(1) 首先，存在着完全不属语言学的抽象事物。正如我说过的那样，如果我们试图从抽象事物本身获取意义，把它们与其声音上的基础、其物质基础彻底分离，那么，我们就不再是在语言学范围内了，而是在心理学范围内了。还是有抽象性，但是既然我们不再处于语言学范围内了，那么，我们也就不能把它们领会为整体语言的抽象实体。同样，光是孤零零的声音也不属语言学。

(2) 存在着一种看法，我们可据此反过来说整体语言内什么也不能抽象；我们可用这样的说法解释这一术语：整体语言内，一

切都是具体的，这呈现于言说者的意识。将其视作抽象，有这样那样的差别只属语法学家的权利，但没有得到言说者的意识的认可。

(3) 我谈及具体和抽象，完全不是在这一意义上。假定观念直接受到声响单位的支撑，我保留“具体”这一术语。若言说者的运用间接地产生了支撑，则接受抽象这一术语。

第五章　整体语言内的绝对任意性和相对任意性

符号和所表现的概念之间的连接是完全任意的，我将其确定为显而易见的真理。在每一种整体语言里，都须在处于完全的任意状态和可称为相对的任意性之间作出区分。在任何语言内，只有一部分符号是完全任意的。在其他〈符号〉那里，我们遇到了某种现象，凭此，可以区分出程度来。不说**任意性**的话，我们可说**无理据性**(immotivé)。

符号和声音〈之间的连接〉是相对有理据的，有时会有这样的情形。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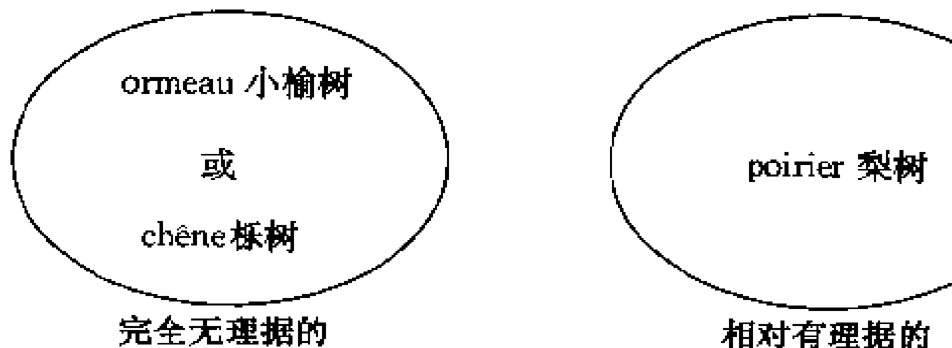
譬如 vingt(二十)、dix-neuf(十九)。

在 vingt 里，是绝对无理据的。

dix-neuf 不是完全无理据的，我们可以看到，在 vingt 的意义方面，实际上没有涉及整体语言内任何共有的字眼。dix-neuf 则涉及整体语言内共有的字眼(dix"十"和 neuf"九")。

好吧，它试图成为有理据的。dix 之为 dix 与 neuf 之为 neuf，也完全是任意的。在 dix-neuf 那里，我们则处于相对有理据的状态。

如此，以完全同样的方法，我们可以使之形成对比：



完全无理据的　　　　相对有理据的

poirier(梨树)是相对有理据的,因为〔它〕令人想及共有的字眼 poire(梨)和附属要素-ier。(它试图成为有理据的。)

同样:

berger　vacher

geôle　prison　hache　couperet

concierge　portier　jadis　autrefois

souvent　fréquemment　aveugle　boiteux

commencer　entreprendre　sourd　bossu

chauve

德语 Laub　法语 feuillage

法语 métier　德语 Handwerk 等等

troisième(第三)与 premier (第一)相比,〈不是有理据的〉,或与 second (第二)相比,〈也是什么字眼也不涉及〉。dixième(第十),cinquième(第十五),(则是有理据的)。

像英语中的词 ships〈(船)〉,包含了船的概念和复数的概念。关于复数的概念,它涉及了一整个系列:birds,flags,books,等等。

如果我们把 men 和复数的概念结合起来,至少就复数的概念来说,是什么也没有涉及。

sheep (羊)——什么也没有涉及。

δώσω:"给予"的概念与将来时的概念结合起来,涉及 λύσω,στήσω,τύπσω。

我们如果选取(εἶμι)(我将去),就什么也没有涉及,并不试图成为有理据的。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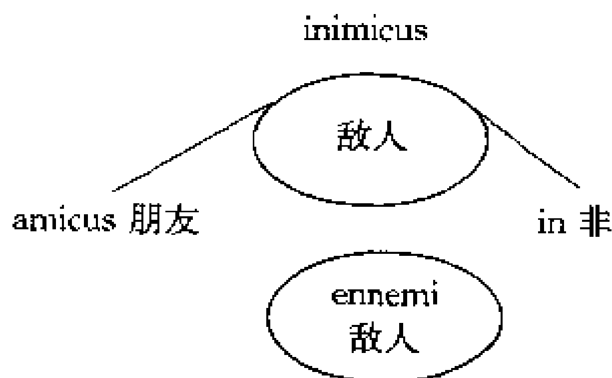
同样,(ἔδομαι)将来时(我将吃)什么也没有涉及,以证明其将来时的价值。

通过这些相对立的例子,也就是这么多关于绝对任意性或相对任意性的考虑,我们已经能够隐约地看到轮廓了。凡使某种整体语言成为一个系统(或有机体)者,都须从这个视角之下来着手,人们一般不大这样着手:(看作)对与概念有关的"任意性的限制"。如此,我们会绝对地依靠尽可能最好的基石,因为有关语言符号的基本材料是任意的。

这样,我们不会选择现成的原初场地,而是抉择可作为基本原则的场地,正如整体语言(必然地)取其作为一切皆可从其上建立起来的场地。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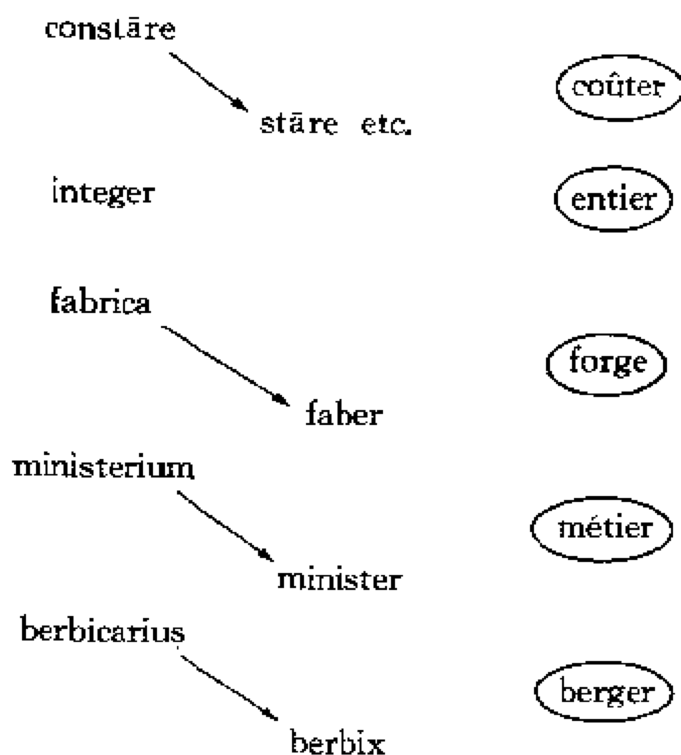
〔1911 年 5 月 12 日〕

然而我须回到事实本身上去,以便阐明它。每种语言都并行地包含两种要素:完全无理据的和相对有理据的,以不同的比例混合起来。它以不同的比例包含这两种要素,并据各类语言而呈现极度的变化不定。这种比例构成了某某语言的特性。我们可以将一种或多或少含有这些要素的语言与另外的语言形成对照,在整体语言内展开的整个过程,可表现为完全无理据者和相对有理据者之间的来回摆动。譬如从拉丁文向法语的演展就是如此。法语的情形与先前的情形相比,向无理据性的巨大转移将成为其特征。这很容易阐明:



如此，inimicus 或《(inamicus)》涉及 amicus 和 in，从这点出发，是有理据的。

(ennemi)什么也没有引及。它回复为绝对任意的状态，这〈从另一方面看来〉是语言符号的基本条件。我们毋需关注导致一种状态向另一种状态转移的因素（语音变化）。仅仅留意词语的不同情境，只要我们在相对任意性和绝对任意性的范围衡量它，就可以了。《(在大量事例中都出现同样的事情)》，这深深地影响了法语的特征。



译案：通行本道："拉丁语的 inimicus'敌人'还会使人想起 in-'非'和 amicus'朋友'，并可以用它们来加以论证，而法语的 ennemi'敌人'却无从论证；它已恢复到作为语言符号主要条件的绝对任意性。我们在数以百计的例子里都可以看到这种转移，试比较：constāre(stāre)：coûter'值'，fabrica(faber)：forge'铁铺'，magister(magis)：maître'主人'，berbīcārius(berbīx)'牧童'等等。这些变化已使法语面目全非了。"见中译本第 185 页。岑麒祥和叶蜚声校注道："拉丁语 constare'值'跟 stāre'站立'有关，民间拉丁语为 costare，其后变成了古代法语的 coster 和 custer，从十三世纪起，s 在清辅音之前停止发音，变成了现代法语的 coûter'值'。fabrica'作坊'跟 faber'工匠'有关，其后 b 在 r 之前变成、c 在两个元音之间浊音化变成 g，非重读的 i 脱落，结果变成了 faurga；从十三世纪起，au 单元音化变成 o，收尾的 a 变成 e，即现代法语的 forge'铁铺'。magister'教师，长官'跟 magis'较大'有关，其后 g 在两个元音之间脱落，古代法语变成了 maistre；从十三世纪起，s 在清辅音之前停止发音，变成了现代法语的 maître'主人'。berbīcārius'牧羊人'跟 berbix'绵羊'有关，民间拉丁语为 berbicariu(m)，其后第二个 b 因异化而消失，非重读的 i 脱落，c 浊音化为 g，ariu 变成 ier，结果变成了古代法语的 bergier，从十三世纪起变成了现代法语的 berger'牧童'。由此可见，许多拉丁语的可以论证的符号，到了现代法语都已变成绝对任意的，即不能论证的了。"

研究任何一种语言之际，即便没有深入钻研，我们也可很快体认到，它给予有理据因素的地位，与大多数坚牢的无理据因素相比，〈大体上是重要的〉。〈可确定某种比例〉，译案：指有理据因素和无理据因素在一种语言内所占的比例。但无理据的因素无法〈缩减为零〉，明显地降落到最低限度之下。英语给予无理据的地位比德语要重要得多。

而在某种意义上，与其他方面相比，不必太严紧密合，但可适用于使这对立的一个方面变得明白可感，可这样说，无理据性到达顶点的语言是比较着重于词汇的，降低到最低点的则是比较着重于语法的，但它们不是直接相对应并作为同义词用，而是在原则上有某些共同之处。我们其实可以将其作为对立的两端或流动于所

有语言中的两股相背反的潮流来区分，一趋向于运用词汇的工具，一趋向于运用语法的工具。译案：通行本道："如果不抠得太死，……那么我们可以说，不可论证性达到最高点的语言是比较着重于词汇的，降到最低点的语言是比较着重于语法的。这不是说，'词汇'和'任意性'，'语法'和'相对论证性'始终各各同义，而是说它们在原则上有某些共同点。这好像是两个极端，整个系统就在它们之间移动；又好像是两股相对的潮流，分别推动着语言的运动：一方面是倾向于采用词汇的工具——不能论证的符号；另一方面是偏重于采用语法的工具，即结构的规则。"见中译本第184页。词汇的工具形成了隔离的一个个格子，语法的工具则像一连串环节套在一起，其中此单位与彼单位相互勾联。举例说来，极端词汇的典型是在汉语当中。极端语法的典型：原始印欧语，梵语，希腊语。

但我在此唯一想做的，是点明任意性和相对任意性因素之间的对立作为一种现象是容易发觉的。我没有对现象本身作必要的深究。我并置了两种关系，不作出区分，（迄今为止，没有让它们处于对置状态）。相对任意性的观念召来了两种须仔细区别的关系。

一方面，我们拥有这层前已提及的关系：



另一方面，还有这层关系



项（terme）这词在此的运用：〈项：〉是人们运用的量（一个数学方程式的项），或具有确定价值的项：在此意义上，这属于语言学单位。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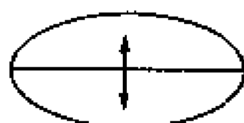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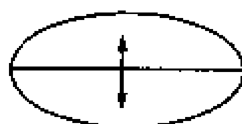
一方面，除了听觉印象及概念之间的联结之外，别无其他了，

它们有着内在的联系。每一项都隐含着这种内在的联系。这是唯一要考虑的事情。

chêne 栎树　　　　poirier 梨树 → poire 梨

相对有理据的观念必然隐含着另一项。这内在联系和具有对置项的外在联系之间看起来好像没有什么共同之处。

只有凭借这儿存在的两种内在联系，这种项与项之间的联系才能存在。

〈概念与印象的联结，如果和某个外在的项毫无关联，也可以存在。但两个项之间的关联，如果没有两种内在的联系，就不会存在了。〉

这不是一开始就让人一目了然的。

poirier〔"梨树"〕　　poire〔"梨"〕
désireux〔"渴望的"〕　　désir〔"渴望"〕

看来，〈我拥有〉一个量是 désir，另一个量是 eux，这足以引生共存的词 désir。

désireux　　désir
désir-eux

我〈在这方面〉所做的一切，其实就是引生了外在的形式、听觉的印象。说到底，倘若不是概念"désir"（渴望）和印象 désir 两方面都介入了，〈另一方面印象 désireux 和概念"désireux"（渴望的）也介人了〉，那么，这两个词之间的关系就不可能〈接近〉。

概念"désir"(渴望)	概念"désireux"(渴望的)
印象 désir	印象 désireux

我们如果不就每个词想象概念和听觉印象之间〈内在〉的联结，就〈决不〉能想象一个词和其他的词之间的联系。

〔1911 年 5 月 19 日〕

有关抽象的整体语言的补充意见

〈对教程始自第一章的论抽象的整体语言的回顾，以补充意见形式阐明此后的内容。〉

〈在某一时刻，我甚至会取不同的方向，但没有引致任何混乱。我们把这些意见集中到同样的点上了。〉

至于第一章，没有什么好更改的。在第一章之后，第一章和第二章之间插入了意见，〈（存在于语言学中的各种事物的区别）〉。

第一章 整体语言和个体语言

没有什么不是经由个体语言、也就是经由已被领会了的言语的总和，从而〈直接或间接地〉进入了整体语言，反过来，没有什么个体语言可以在这产品的转化（制作）期间称作整体语言的，整体语言给个体提供了用以构成其言语的要素。

转化（制作）产品，并使之定形，乃是集体智能的劳动。凡成为

整体语言的，都具有不言明的集体的性质。相反，不存在任何集体性的言说（个体语言）。（说某个词语进入了整体语言，也就是说它得到了集体的认可。）言说（个体语言）行为依旧处于个体状态，除了暂时的情形之外。

人众汇聚于集市广场；在这般人众内，抽象的整体语言以什么方式呈现呢〔?〕以沉积的方式存在于构成这般人众的每个人的大脑中，（犹如一部词典一般，全部印好的本子都尽数分配给了这些人）。这般事物，虽则是每个个体内在固有的，却同时也是集体的，位于个体意志不可及之处。1＋1＋1…＝1（集体的模式）。

个体语言以什么方式呈现于这同样的人众呢〔?〕它是人们互相道说的总和；也就是：

a. 个体的组合、句子，它们依据着个体的意志，并反映着他个体的思想。

b. 发音行为，它们是实施这些组合，也一样是有意识的。

这些发音行为和内在组合的行为相互之间一致吗？存在着由这人众发出的言说（个体语言）的集体行为吗？没有。

1＋1＋1…＝1＋1＋1…

我作出结论，整体语言和个体语言两个对象彼此都以对方为前提，若确是这样的话，那么，有此无彼，则此亦不能存在，然而它们在本质上相像得太少了，各自都需要一种分开考虑的理论。任何自同样的观点将群体语言这两个部分纠集起来的空幻的尝试，都只会产生一门相当混乱的学科。由群体语言构成的全部是无法分类的，因为不具备同质的统一性。如此，研究中就有（一个部分包括群体语言的个体部分即个体语言的研究，）包括发音；这是个体语言的研究。第二部分的研究：处于个体意志不可及范围的群体语言部分：社会的约定俗成，这是整体语言的研究。

第一种研究必将是心理生理兼具的；鉴于整体语言现象就其两种构成成分的联结是心理的这一点，第二种研究完全是心理的。

这是人们立刻遇到的岔道，要决定是拿个体语言还是整体语言作为研究的对象。不可能同时走两条路，必须两条当中一条接着一条分开来走，或是选择其中的一条。至于我本人，正如我已经说过的，我谋求的就是整体语言研究。

要为两种同时兼具的事物保持**语言学**(linguistique)的名称吗，或是必须为整体语言研究保留这名目吗〔?〕(在整体语言的语言学和个体语言的语言学之间，〈我们可以作出区划〉。)

不必据此作出结论，说在整体语言的语言学中，决不该瞥一眼个体语言的语言学。〈这或许是有用的，但这是从邻近的领域借入的。〉

第二章　抽象的整体语言作为符号体系

第二章一开始就可具有这一个题目："抽象的整体语言作为符号体系"。〈（这表示转换到抽象的整体语言状态。）〉如此，在第二章，我突出了两条基本真理，〈（两条与语言符号相关的基本原理）〉：①语言符号是任意的。②语言符号具有广延性（空间），此广延性只在一个维度上展开〉。

使用能指（signifiant）和所指（signifié）这些术语，可对表达这两条真理产生改进作用。

〈这些术语变更的理由：〉我们从内部进入一个符号体系，此时，就有设立〈彼此对立的〉能指和所指的必要，使它们处于相互面对的境地〈（将印象与概念的对立丢在一边，不予考虑）〉。

能指〈（听觉）〉和所指〈（概念）〉是构成符号的两个要素。所以我说：〈（1）〉在整体语言里，能指和所指的结合关系是一种彻底任意的关系。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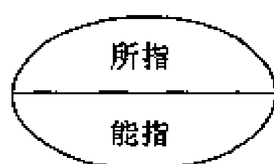
〈（2）〉在整体语言里，能指本质上具听觉的特性，只在时间上展开，〈具有〉借自时间的特性：

a. 呈现了时间的长度；

b. 呈现的时间长度只能以一个维度成形。

〈我先前简单地用了符号（signe）这词，使能指处于模糊不清的状态了。〉

我要加上这条意见：我们仍然没有获得这样一个词（我们会为其缺失而感到遗憾），绝对明晰地表明了它们的整体性：



(不管我们选择怎样的术语(符号 signe,项 terme,词语 mot 等等),都会滑到一边去,要冒只指明了其中某一部分的风险。)这样的词有可能获取不到。在某一整体语言里,一旦某个术语适合某一价值观念,就不可能知晓我们是否在界线的某一边或另一边或同时兼具。(因此,很难找到一个词语,来确切不移地指明这一结合:⊖。)

第三章　符号的不变性和可变性

在第二章之后，须插入一些内容，此后我就是据这些内容引生出来的。作为第三章来插入：符号的不变性和可变性。

〈这是使我们从前一章到此章连接起来的环节：〉〈我们看到：〉无论能指〈符号〉会是什么，相对于它所代表的概念来说，都是任意的，显现为自由的选择，可由另外一个来替代（table 可被称为 sable，反之亦然）。就需要运用符号的人类社会来说，符号就不是自由的了，而是强加的，它并不与社会大众商量商量，仿佛符号不能由另外一个来替代。在某种程度上，此事实似乎包含了自由之物的非自由性这一矛盾，可通俗地称〈此事实〉为“强制的牌”（la carte forcée）（无选择馀地的选择）的现象。〈人们对语言说：〉“随便选吧。”但同时又说：“你没有选择权，必须是这个或那个。”

倘若某个个体想改变法语词语或语式，他就什么也不能做成，甚至大众也不能；大众按语言的原状与其紧密相连。须观察居于这现象及其后果之下的原因，那后果是无法预料的。至于原因，这是首先要考虑的事情：

取任何一个时代，无论追溯到多么古远的时期，语言总是传自前一时代的继承物。

在一定的时刻，经由假设的行为，名称被分派给事物，经此行为，概念和符号之间，所指和能指之间，可达成一种契约，此行为处于纯粹想象的领域。这是一个想象，受到我们拥有的符号之任意性这一观念的激发，我们意识到它不属于现实。译案：通行本道：“这

种行为是可以设想的，但是从来没有得到证实。我们对符号的任意性有一种非常敏锐的感觉，这使我们想到事情可能是这样。"见中译本第 108 页。任何社会都只知道自身所具的语言是经前代或多或少改善了的产物，并照其原样采用。也就是说，我们在每种语言情形的起源处都辨别出了某种历史事实。

到现在为止，我们看到了整体语言中的社会方面。我们探寻符号呈现为不变性的原因时，历史因素就会出现。译案：通行本道："语言学的唯一的真正的对象是一种已经构成的语言的正常的、有规律的生命。一定的语言状态始终是历史因素的产物。正是这些因素可以解释符号为什么是不变的，即拒绝一切任意的代替。"见中译本第 108 页。现在我们若是谈及继承物，可以说这一继承物的观点，要是我们不进一层深究的话，就什么也没有解释。然而为什么它是个继承物呢？为什么我们在任何方面都不能改变所继承之物呢？我们看到从以前数世纪继承下来的另外的东西：诸如法律之类。人们不一定不更改法律。译案：通行本道："我们不是随时可以改变一些现存的和继承下来的法律吗？"见中译本第 108 页。

这个相当有说服力的异议等于把语言置于社会环境里，并可像对待其他社会制度那样提出问题。译案：通行本道："其他社会制度是怎样流传下来的呢？这是一个包含着不变性问题的更一般的问题。"见中译本第 108 页。人类制度的传承，这是更为一般的问题，我们从中看到了包含着的在一开首就提出的问题：为什么语言不是自由的〔?〕这将是与其他制度显示的自由度相比较的地方。关系到历史现实〈因素〉和社会现实〈因素〉之间的平衡问题。译案：通行本道："我们首先必须评定其他制度所享受的或大或小的自由；可以看到，对其中任何一种来说，在强制的传统和社会的自由行动之间各有一种不同的平衡。"见中译本第 108 页。

为什么这种因素比那种因素要弱呢？为什么历史因素是最强有力的？为什么它排除任何普泛的和骤然的变化呢？译案：通行本道："其次，我们要探究，在某类制度里，为什么头一类因素会比另一类因素强

些或弱些。最后再回到语言，我们不仅要问为什么累代相传的历史因素完全支配着语言，排除任何一般的和突如其来的变化。"见中译本第108—109页。〈(因为我们可以给细节的部分变化留出地盘。)〉译案：通行本道："为了回答这个问题，我们可以提出许多论据。比方说语言的变化同世代的交替没有联系，因为世代并不像家具的抽屉那样一层叠着一层，而是互相混杂，互相渗透，而且每一世代都包含着各种年龄的人。我们也可以考虑一下一个人学会自己的母语需要花多大的力气，从而断定全面的变化是不可能的。此外，我们还可以再加上一句：语言的实践不需要深思熟虑，说话者在很大程度上并不意识到语言的规律，他们既不知道，又怎能改变呢？即使意识到，我们也不应该忘记，语言事实差不多不致引起批评，因为任何民族一般都满意于它所接受的语言。"见中译本第109页。如果比较其他的制度(譬如〔文字〕符号系统)，好像全面的革命就不会是不可能的。译案：通行本道："集体惰性对一切语言创新的抗拒。这点超出了其他的任何考虑。语言无论什么时候都是每个人的事情；它流行于大众之中，为大众所运用，所有的人整天都在使用着它。在这一点上，我们没法把它跟其他制度作任何比较。法典的条款，宗教的仪式，以及航海信号等等，在一定的时间内，每次只跟一定数目的人打交道，相反，语言却是每个人每时都在里面参与其事的，因为它不停地受到大伙儿的影响。这一首要事实已足以说明要对它进行革命是不可能的。"见中译本第110页。这与此处所言有出入。

其次要考虑的事情。〈对上述问题作出答覆。〉停留在一般而重要的问题上是可能的，但不是〈最为〉切题，譬如这样的事实，世代并不像衣柜的抽屉那样一个叠着一个，〈因为在一个世代当中存在着所有年龄的人〉。

〈还要考虑到学一种语言需要的全副努力，由此可见，变化是困难的。〉

尚可以援引这事实，人们不会专心思考整体语言〈在意识和无意识之间的区分〉，不会明确表达通常主宰群体语言现象的有意识的程度，〈甚或〉不会引发思考，因为每个人一般说来都对业已接受了的整体语言感到满意。尽管如此，还须提出比所有这些更为可

取的思考,〈更为直接的业已包含了上述情境的思考〉。

(1) 在语言本身所处的外在环境当中,我们可注意到语言是所有个体每日竟日使用的东西。这事实使语言成为一种与其他东西〈(民法法典,极注重形式的宗教)〉不可比较的制度。

彻底革命的程度于是就大大地降低了。

但是这个事实依旧外在于语言。接下来的几点则包含在语言本身之内了。

(2) 符号的巨大数量构成了语言。如果我们寻找可比较的点,那是一个也找不到的。这个有关许多要素的事实所牵涉到的,不是可略而不计的。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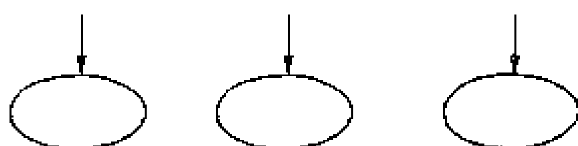
一种文字只有二十到四十个字母。人们可发现一个文字系统可由另一个来代替。

譬如一种语言只由四十个字母构成,倘若这是可信的话,那么,语言可以彻底地被改变,就完全也是可信的。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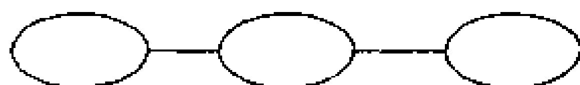
(3) 符号的任意性基石。符号是任意的,看起来可随意地改变它们。但正由于这个事实,语言就无法成为大众讨论的话题,即使假设大众对此比其实际上更加有意识,也是如此。究其实,为了有一个讨论的场地,必须有一个诸类事物可相比较的规范。(譬如代表某种注重形式的宗教的象征。)〈一旦这种用于批评的合理的基石存在了,那么,事物就的确可以讨论了。在某个象征系统中已经有合理的基石了,也就可以讨论了。但一个任意系统是没有规范的。只有语法学家和逻辑学家才可以重新产生(规范)〉。

(4) 每种语言都形成一种实体和系统。的确,我首先就考虑了这点〈(既然这一章插入于第四章中)〉;正是这方面,语言不是完全任意的,在那儿,人们必须认识到相对的合理性。符号和概念之间的契约愈趋复杂了。

必定不是这样思考这点的: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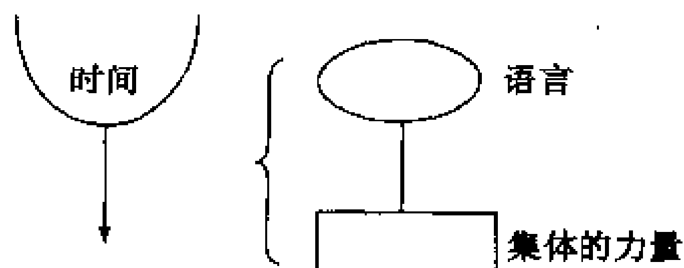


而是像这样思考的：



在这方面,〈构成彻底变化的〉运作由此摆脱了〈社会〉大众。译案:通行本道:"一种语言构成一个系统。……在这一方面,语言不是完全任意的,而且里面有相对的道理,同时,也正是在这一点上表现出大众不能改变语言。因为这个系统是一种很复杂的机构,人们要经过深切思考才能掌握,甚至每天使用语言的人对它也很茫然。人们要经过专家、语法学家、逻辑学家等等的参与才能对某一变化有所理解。"见中译本第110页。须集聚语法学家和逻辑学家才能做此事。

〔1911年5月30日〕



语言是一种社会现实,此情势给语言造成了一个重心。我在一开始就承认了这个事实,它现在不是用来把语言分成两部分。须加上时间的因素。社会力量因由时间而产生作用,向我们显示了语言在哪方面不是自由的。

语言其实〈总是〉与过去联结在一起,正是这点剥夺了语言的自由度,如果它不具有社会性,那么,它也就不会这样。但是必须加上对时间的考虑、从世代到世代的传递。

起初的时候，在这种约定俗成里，人们没有意识到可给时间因素保留一个空间。在理论上，确实可以撇开时间来考虑语言〈就像逻辑学或心理学之类〉。时间的力量时时刻刻控制在阻截可称为任意性〈自由选择〉这一力量上面。为什么我们说 homme（人）、chien（狗）呢？因为在我们之前人们就说 homme（人）、chien（狗）了。理由存在于时间当中。它不消除任意性，但它消除了任意性。时间的问题和任意性的问题彼此之间产生二律背反的作用，尽管如此，其间还是看得见联系。〈总的说来〉，符号的非自由度构成某种语言，这非自由度取决于历史方面，或是语言中时间因素的表现，因为符号的这一非自由度取决于语言中时间因素的连续性，〈取决于历经世代的符号的连续性〉。

时间因素的另一个表现是〈好像是与前一个表现相矛盾的现象〉：符号历经一定的世代，此时，就出现了变化。我们的章节标题同时提到符号的不变性和可变性，〈就是这个原因〉。两种事物紧密地联系在一起：最终分析起来，它们显然具有同样的原因。

为什么符号处于变化的情形呢？因为符号本身是延续的。如果它不延续，如果每十年创立一种新语言，创造整套新符号，符号的不变性的观念就要取消。

在每一种变化里，占支配地位的，是许多本已存在的事物的持续。正是某种相对的不忠实，意味着对先前原则的依赖。变化的原则以连续性的原则为依据。

〈我们重新面对始点，就有：〉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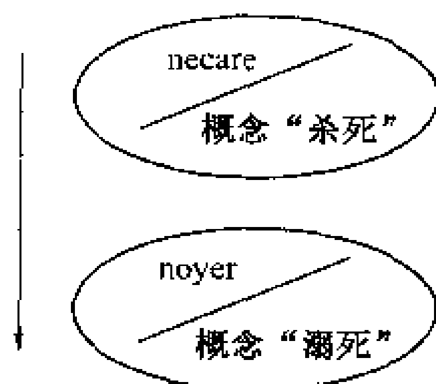
摆脱已定的时间	根据已定的时间
符号的任意性	1. 非自由的（不变性）
因而是自由的	2. 变化（某种程度的可变性）

时间上变化的形式（或要素）多种多样，每一种都构成了语言学庞大的一章，从哲学的观点看，每一种都给语言学的特性、范围

等的讨论提供了一种恒常的因素。即使在尝试某种分类之前，这里仍把哪些是重要的指出来。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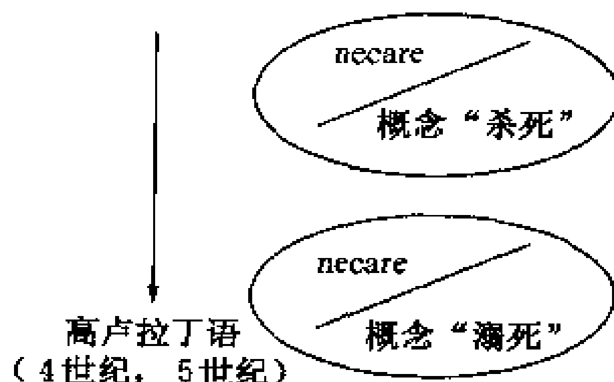
我们暂不讨论符号中的变化，因为我刚刚为了更加明晰已经这样做了。那使我们以为符号变化只是有关语音（词语形式的变化）问题〈听觉印象的走样或意义的变化之类。这样的话，就糟了。〉

不管变化的不同要素是什么，以及其特性怎样迥然不同，它们全都协调一致地产生功效，导致概念和符号、能指和所指关系的变化。说导致概念和符号之关系的转移，这样或许更好些。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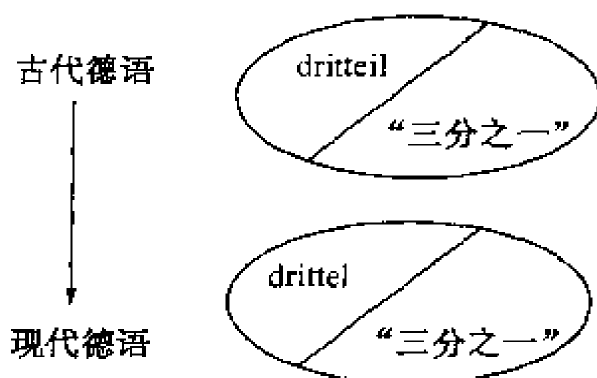


在一定时间之后，necare 变成了 noyer（因为我们知道动词 noyer 是 necare 的延续）。听觉印象变化了，概念也变化了。〈但我们毋需进入到这些区别中去。我们能从整体上看到〉概念和符号的关系有了转移。

〈举相类似的例子吧：〉necare 理解为 noyer（溺死），是〈4 或 5 世纪〉高卢拉丁语的一个特征：



听觉印象没有改变，但是概念和符号的关系有了转移。



这仅仅是能指变化了吗？随你怎么认为；但在两种类型中，有一种与意义紧密地结合在一起。（两种类型：1. 变化不仅在形式上，而且 2. drittel 不再蕴含 teil“部分”的意义，成为一个单纯的词。）译案：通行本道：“古代德语的 dritteil‘三分之一’变成了现代德语的 drittel。在这里，虽然概念还是一样，关系却起了两种变化：能指不只在它的物质方面有了改变，而且在它的语法形式方面也起了变化；它已不再含有 teil‘部分’的观念，变成了一个单纯的词。”见中译本第 113 页。

无论怎样，概念和符号的关系转移了。

极其老式的盎格鲁·撒克逊语 → 现今

fôt（“脚”）→ fôt(foot)

* fôti（“脚”，复数）→ fêt(feet)

（在此相当复杂。）不仅有语音的变化。两个语词之间的机制也发生了变化。但至少我们可说：概念和符号之间产生了转移。译案：通行本道：“语言材料和观念之间出现了另一种对应。”见中译本 113 页。

任何一种语言，如果它实现了每一种语言的条件，那么，就无力保卫自身抵御变化的要素，变化造成了能指和所指之间整个关系的持续不断的转移。关系完全如其原样地保留着，我们不知道有这样的例子。如其原样保留是连续性原则的直接后果。自由的原则含纳于符号的任意性内，就此而言，不仅连续性压制了自由，

而且假设人们有朝一日〈通过立法〉创立了一种语言，第二天〈〈大众〉〉也已经改变了它的关系。只要语言还没处于流通之中，就能控制它，可是一旦它履行了自身的使命，我们就会看到关系转移了。至少我们该下结论，说根据历史提供的例子，是必定如此的。

世界语，〈这门人工语言的尝试看来获得了成功，〉当它成为社会之物的时候，也将遵守这注定的规律吗〔?〕译案：通行本道："人造语只要还没有流行开，创制者还能把它控制在手里；但是一旦它要完成它的使命，成为每个人的东西，那就没法控制了。世界语就是一种这样的尝试；假如它获得成功，它能逃避这种注定的规律吗？过了头一段时期，这种语言很可能进入它的符号的生命，按照一些与经过深思熟虑创制出来的规律毫无共同之处的规律流传下去，再也拉不回来。想要制成一种不变的语言，让后代照原样接受过去的人，好像孵鸭蛋的母鸡一样；他所创制的语言，不管他愿意不愿意，终将被那席卷一切语言的潮流冲走。"见中译本第114页。

那些使用世界语的人，不是密集的大众，而是分散的人群，完全意识到自己所做的事情，他们不是把这门语言当作自然语言来学习的。

在符号系统（文字系统，请参照帕拉维语）当中，译案：帕拉维语(pehlvi)是古代波斯中部语言。甚至在聋哑语中，隐蔽的力量将改变那层关系。〈这是一个普通符号学的事实：时间上的连续性与时间上的变化相连。〉

我们可以重新思考变化的必然这一问题，因为〈与花在连续的必然性上的思考时间比起来，〉我们没有对它作足够的阐述。〈实际上，我所说的一切，即变化只是连续性的形式之一而已。〉

这一缺失是有意而短暂的，出于简单的理由之故，我没有把变化涉及的要素区分开来。这些要素就其效果而言如此混杂，竟不可谨慎地把它们辨析出来。〈既然我不探究变化的形形色色的原因，也就不探究它们是否必定起作用。〉

〈只要涉及连续性的原因问题，它就由因及果地处于观察的范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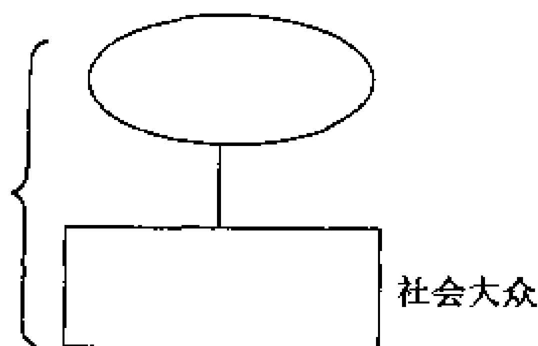
围之内了。〉涉及经由时间而生的变化，最好只说到诸要素和价值的〈**整个关系的**〉转移，〈因此不再想了解必然性的程度了。〉

将一直持续到章末的注意中心点概述如次：

(1) 事物的界定：在群体语言中，整体语言与个体语言脱离了开来。从群体语言减去仅仅属个体语言的一切，剩下的，可确切地称为整体语言，结果是只包含心理的要素。整体语言(语言)=概念和符号之间的心理纽结。但整体语言脱离了它的社会现实性，成为非现实的东西，仅此而已(因为只包括了它的现实性的一个方面)。要有整体语言，必须有说话的大众使用整体语言。在我看来，整体语言一上来就居于集体灵魂中。

这第二个事实包括在界定的范围之内；它不适用于个体语言(言说行为是个体的)。〈经由这个界定，我们一上来就同时面对两种事物。〉

如此，示意图为：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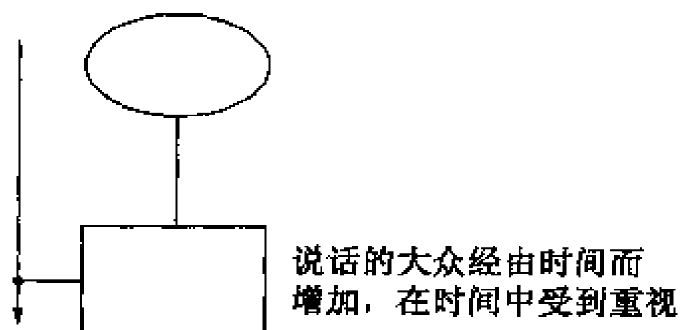
〈就此示意图而言，整体语言是能活的。〉译案：通行本道："到了这一步，语言只是能活的东西，还不是活着的东西；我们只考虑了社会的现实性，而没有考虑历史事实。"见中译本第115--116页。

界定本身把社会现实性考虑了进去，但它仍然完全没有考虑到历史现实性。

既然能指本质上是任意的，就把整体语言作这样的界定，将它作为一个自由系统来对待，在一个纯粹的关系领域里只依据逻辑准则起作用，看起来是什么也不能阻止我们如此做的。

存在着说话的大众这一事实本身妨碍此观点了吗？一点也不是的——只要完全孤立地看待它就行。既然大众不是逻辑地思考或只是逻辑地思考，那么，整体语言就依据了心理-逻辑准则。但是诸如显现于社会大众里的外在现实性，如果脱离了时间要素，只在孤零零的时间点上思考语言事实，那么，它就没有机会呈露。

然而在此介入了时间的历史现实性。要是具有时间，没有说话的大众，或许就没有什么〈变化的〉外在效果了。有说话的大众，没有时间：我们就会看到整体语言的社会力量没有显示出来，除非介入了时间。〈我们以这样的示意图来达到完整的现实性，也就是说经由添加时间轴来达到：〉



〈因此，〉整体语言就不是自由的了，因为时间甚至一开始就通过与先前时代的无数紧密联系，为社会力量提供了机会，种种社会力量引发整体语言发挥其效用。

(2) 连续性包含着变化，仿佛这是个〈不可分离的〉事实，〈包含着价值的不同程度的重大转移，这是与持续期间不可分的〉。

〈我简单地提请注意这事实〉，我们知道任何东西在时间中都不是一成不变的。

〔1911年6月2日〕

第四章　静态语言学和历史语言学。语言学的二元性

这〈直接〉放在前一章之后，〈表示我接下来要安放的一般性基石〉。须引入时间观念及其后果之际，我或许会踌躇一番。〈我现在引入得比先前快速，〉〈因此而有这两章的插入。〉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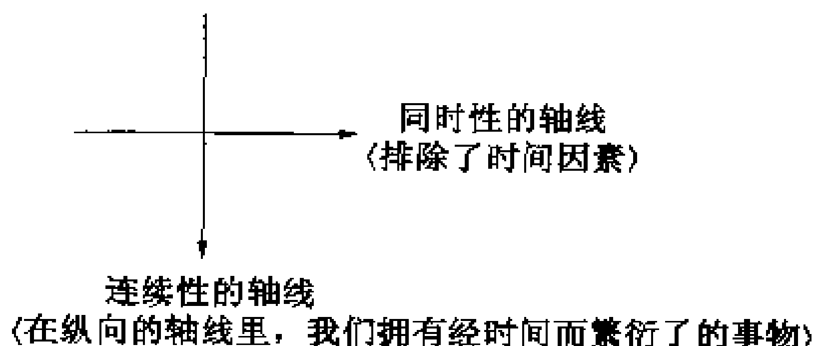
(1) 时间介入对整体语言的改变，这一事实并非一开始就显得是重要的，或产生就语言学状况而言的重大后果。不大有语言学家打算相信时间问题引生了种种特定的问题。很少有人将它看做位居中枢的十字路口，在那里，人们不得不寻思是处于时间状态，还是另走一条道。

我们若是察看一下其他科学，则看不出时间有什么特别的效果。天文学观察到(星球)甚至在极短的时间跨度内的显著变化，〈但我们并没有明白地看到把天文学分成两个学科的理由。〉地质学几乎不断地谈论时间上的连续性、变化。它思考的对象处于时间之外的时候〈它探讨地层的固定状态的时候〉，并没有使之成为〈根本上〉截然不同的对象。有一门法律学和一门法律史。但没有人把它们对立起来。

各国的政治史主要在时间上展开，但〈某个史学家若不按时间推移地描述一个时期〉，则并没有勾画出任何重要的区别。政治制度史探究处于时间之外的事实状况，但研究变化的时候，它并不认

为〔学科〕更改了。

(2) 政治经济学(Wirtschaftslehre)研究〈特定的〉社会价值：劳动的价值、资本的价值〈之间的平衡〉。但此刻与刚才提及的各门科学出现的情况相反，我们用经济史(处于时间中的政治经济学)这个词和政治经济学这个词(〈给这两门学科〉两个不同的位置)。人们常常服从内部的需要〈而这种需要让我们看到了语言学二元性的需要〉。缘由是在政治经济学的情形里，人们面对着价值的观念〈(和价值系统)〉(不过程度要比语言学中的情形低一些)。价值系统本身和根据时间的价值系统两者不能同时处理。甚至研究事物的科学，将事物拥有的两条轴线更为完整地标出来，也会得到益处：**同时性轴线**(或共存的事物之间的关系的轴线)，这等于排除了时间因素，和**连续性轴线**(或连续的事物之间的关系的轴线)，事物经由时间而繁衍。



我们谈及研究价值的科学，此时，这〈(区别)〉就成为一种需要〈(在实际运用中更为明显)〉，〈在某种情况下〉成为〈处于第一位的理论需要〉。不区分两条轴线，就不能清晰地确立一门科学。

(3) 我们〈在第三层面〉谈及价值系统(任意性的价值〈像符号学那样可任意地固定〉)，此时，用以区别的两条轴线的必要性就达到了最大限度。因为先验地只有一种即时的价值才有价值。所有价值都像语言学符号一样具有两个方面。只要这个价值于种种事物内至少在一方面具有自身的标准和根基，譬如一块土地 Z 值 50,000 法郎，那么，相对说来，仍然可能追踪这价值在时间上的变

化，但不可忘记，在任何时候都可提出疑问：此时，人们想到譬如50,000的交换价值本身依照金等等的随时而丰富的变化而变化。但某种实在的基础还是保存着，具体的物质性仍留在那儿。

相反，在用以构成符号的联结当中，存在着两种价值〈没别的什么价值了〉（符号的任意性原则）。倘若语言符号的一个部分被认为本身就具有基础，那么，它属概念的部分。

我们达到了实际价值的最高的复杂程度。每种价值都依赖着与之相近或相反的价值，而且，甚至在一开始，既然某种变化、关系的某种转移出现了，人们如果把各个时期混融了，则如何〈同时地〉评判诸要素呢？〈价值和同时性是等义词。我们选择时间轴还是对立轴呢？〉，不过，这只是由因及果地推理而已。由果溯因的观察证实这番推理了吗？是的！〈经验得出了相同的结论。〉

必须把语言学分成两部分。涉及价值系统时，存在着水火不容的二元性，这是由事物的本质造成的。

我们由果溯因地来稍稍观察一下语言学所做的。

〈可以说：〉很长时间当中，几乎只有历史语言学，而没有其他的语言学。某种区分的观念没有在任何人的头脑中闪现过。

人们从比较语法着手，而比较语法只属历史语言学，因为它除了从比较关系中提取某种既往的语言类型的假设之外，别无作为。比较语法研究变化之物，直回溯至可理解的最始形态。

对于罗曼语，人们运用历史语言学〈〈直接研究各种语言〉〉。

这并不意味着所有历史语言学不关注状态，它逃避不开事物的力量产生的作用。但对自此轴转入彼轴倘若一点也不注意，则状态引人了漫无目标这一问题。

人们会提出这样的问题：假如自鲍圃起开始发达起来的语言学只反映语言的一种历史观点，一种混杂而模糊不定的视点，那么，〈〈以前的语言学家的著作（法语语法，拉丁语法）反映了什么呢〉〉〔?〕

它反映了科学的观点，从我们所处的视点看来，它完全无懈可

击。在这些语法里,或随着这些语法学家,人们知晓是否可描述某种状态;对这点,人们不曾有瞬间的疑惑。譬如波尔-洛瓦雅耳语法(la grammaire de Port-Royal)旨在确定路易十四时代法语的价值,毋需将中古法语或拉丁语的价值掺和进来。译案:中古法语指十四、十五世纪的法语。〈它完全处于横轴线上。〉

〈古典语法的〉基础比后代语言学的基础更具科学性,因为后者处于时间上无限的领域,〈不再明确地知晓所面对的目标〉。译案:通行本道:"在语言建立以前,那些研究语言的人,……他们的工作显然表明他们想要描述状态,他们的纲领是严格地共时的。……曾有人责备古典语法不科学,但是它的基础比之鲍圃所开创的语言学并不那么该受批评,它的对象更为明确。后者的界限模糊,没有确定的目标,它跨着两个领域,因为分不清状态和连续性。"见中译本第120—121页。

传统语法只考虑时代。语言学则必须在时代和连续性之间进行选择。

传统语法所取的对象非常明确。〈这并不隐含它是完美或全面之意。〉

传统语法忽视了语言的整体部分:构词法。

认为该专注于颁布规则,而不是确认现存的事实,此为规范语法,它对语言没有全局观点。不清楚〈自身所研究的事物的本质〉,也不清楚它是否在心理的领域或其他领域,往往分不清书写的词和口说的词。

在历史语言学产生了业绩,发现了可贵的结果之后,我们必须回到静态的观点,然而是带着更新了的观点回来的。历史研究的一个有效的结果是增进了我们对状态所处情景的了解。〈因而即便静态语言学也会从历史语言学那里获益。〉不管怎样,我们都会从历史语言学处获益的。

传统语法只关注静态现象;语言学则向我们显示了语言的整个历史方面。这使我们了解了现象的新序列,但我断言,只有两个

序列的对立，译案：指共时和历时的对立。才有丰富的视点。存在着演化的现象和静态的现象，这点不必持久地观察就能发现。需要把它们区分开来，以便全面地理解对立面。这是我要达到的境地。

没有人否认这两种序列的存在，然而没有充分地强调对立。

〈有着一定数目的大体同义的词语，人们会同意的。〉宽泛地说，**历史**（histoire）；我会给它一个更精确的名称（**演化** évolution〈**变化** altération〉），也可能提出**历时性现象**（faits diachroniques）（经由时间而产生的现象）。**历时态**（diachronie）＝经由时间而产生的阶段。这个阶段的特征〈主要〉由我们面对连续性的现象之际发现的事实来显示。

另一方面，存在着〈语言〉现象的状态，它们处于平衡的境地（处于某种关系中的要素和价值的固定的平衡）。这些要素必定是同时性的〔〈共存的〉译案：原笔记中此词删划掉了〕，它们构成了共时态（synchronies）。我们面对的是共存的要素，而不是连续的现象。

我们不能同时进行两门课程。可把它们比作力学的两个部分：

静态的	动态的（运动的）
力量处于平衡状态	力量处于运动状态
	T

在动态中，介入了 T（时间）的因素。

〔1911 年 6 月 6 日〕

正如我指出了的，我们经由视点，彻底地区分这两种序列，此视点或许从最简单的观察上得到了启示，〈（也可能从语言学的一系列探索当中归纳出来）〉。这是基本的视点，由此而作的观察，让我们大为震惊。

如果站在言说者的视点上：则处于时间中的现象序列是种不

存在之物。言说者面对的是一种状态。同样，语言学家应该将历时的、在时间中产生一种状态的东西都擦除掉，以便理解状态本身。他要采用不顾来源的视点，才能进入到言说者的意识中去。

译案：通行本道："我们研究语言的时候，第一件引人注目的事是，对说话者来说，它们在时间上的连续是不存在的。摆在他面前的是一种状态。所以语言学家要了解这种状态，必须把产生这状态的一切置之度外，不管历时态。他要排除过去，才能深入到说话者的意识中去。历史的干预只能使他的判断发生错误。"见中译本第 120 页。

〈在开始研讨细节之前，作一次进一步的比较。〉要表现阿尔卑斯山脉的全景，同时从 Reculet 山、Dôle 山和 Chasseral 山去摄取，这会成什么样呢〔?〕这是荒谬的，因为荒谬地想把共时视点和历时视点结合起来。

观察者站在固着的、确定的点上，这是言说者或语言学家所处的位置。倘若想象一个移动中的观察者，跑完〈自 Reculet 山到 Chasseral 山〉的全程，描绘的活动〈诸山峰变化着的关系〉，将再现历史的变化、演进。但为了描绘这一全景，〈必须集中面对某一特定的状态，这是显而易见的。只有在某种状态中，才能利用语言。〉

这一切也许仍然无法让人信服作彻底的区分的绝对必要性。〈存在着种种不这样做的科学。〉

而我们料想语言学比其他学科更能导致这种区分。揭出这样数点。

(1) 语言是一个系统。在任何系统中，人们必须思考整体。〈这是造成一个系统的因素。〉〈不过，〉变化不会在系统的整体〈总体〉中出现，而是在局部的点上产生。倘若有朝一日太阳系产生了变化，那将是系统中的某一点上有了改变。因相互关联的缘故，变化会在系统上引起反响。〈但实际情况是针对特殊的点。〉

变化的类型会多种多样，但全只是侵袭局部的现象。

这差不多显示了：语言成为一个系统，人们不能同时追踪两种

事物。

(2) 将两种连续的现象连接起来的关系，与连接两种共存的现象的关系不能有相同的特性。如此，这两点涉及演变的现象的本质，我们客观地照其本身的性质〈以与静态现象相对的方式〉来对待它们。存在着主体的实际情况(取决于我们的才智和能力)。

(3) 符号的多样性构成了语言，这可以说使其不可能同时追踪两条轴线。

(4) 必须牢记符号是任意的这条基本原则。语言由价值构成，而价值是任意的。〈由此，若不基于事物的话，〉就难以顺着时间追踪价值。

现在，我们〈通过〉几个例子来看看演变的事物和静态的事物之间的对立。

拉丁文	crispus	decrepitus
在语音变化之后	crêp-	
	crêpir，décrépir	décrépit

现在，在特定的时刻，通过了解词源情况，以及经由可称为反常的现象，碰巧接受了〈拉丁词〉decrepitus，其来源不可知。它被引入法语里，无人知晓其中的原由，〈并将其变成为 décrépit〉。译案：通行本道："拉丁语的 crispus'波状的、卷绉的'给法语提供了一个词根 crép-，由此产生出动词 crépir'涂上灰泥'和 décrépir'除去灰泥'。另一方面，在某一个时期，人们又向拉丁语借了 dēcrepitus'衰老'一词，词源不明，并把它变成了 décrépit，"见中译本第 122 页。现今 un mur décrépi(一堵灰泥剥落的墙)和 un homme décrépit(一个衰老头儿)之间相互保持着关系。〈今天，大多数人确实都看到了 un mur décrépi 和 un homme décrépit 之间的联系。〉这是个静态的现象，因为它是语言的一种价值和另一种共存的价值之间的关系。

为了这种〈静态〉现象发生，必须有多种多样演变的或历时的

现象。〈人们必须说 crêp-，而不是 crispus，在某个时期，有学问地从拉丁文直接引入一定数量的新词（另一种历时现象）。〉

（1）为了产生正在讨论中的〈静态〉现象〈混合了 décrépit 和 décrépi〉，这些历时性的现象是必要的，而它们与业已指出的静态现象没有任何关系。它们是现象所必备的，但它们本身是全然相区分的。

（2）为了确切地理解静态现象，知晓其来源〈知晓历时性现象〉是无用的吗？不，这是有用的。它向我们显示了一个有必要重新提起的事实：面对符号，言说者的被动性。其实我们明白，从它们的来源来看，将这两个词归并在一起是荒谬的，但自状态的角度讲，就完全合乎情理了。

（3）能够把一组历时性现象和一组共时性现象归集在同一研究领域吗〔?〕〈不能。〉它们显然属于不同的范畴。

那第一个例子具有某些方便之处，可以说，它是语言里的一种误解。〈我们要看另一个更具广泛意义的例子。〉

〔1911 年 6 月 9 日〕

第二个例子是这种现象：

古高德语	gast	gasti	hant	hanti
	客人	众客人	手	众手

后来，因为 i 产生了变化的效果，前面的 a 变成了 e，随着时间的推移，呈现为 gesti，henti：

gasti　　hanti
↓　　↓
gesti　　henti

〈另一方面，产生了〉i 失掉其元音音色的情况：gesti→geste

由于这两种现象，我们今天就有了：Gast/Gäste，Hand/Hände〈等等，处于一个巨大的词语系列里〉。

在历史上的盎格鲁·撒克逊语和较前的盎格鲁·撒克逊语之间也出现过颇为类似的现象：

* fôt/* fôti　　tôþ/tôþi　　gôs/gôsi

foot/feet　　tooth/teeth　　goose

后来发生了两样事情：i 影响了 o，使之变成了 e。〈经某种语音现象〉

fôti
↓
* fêti

接着，另一个现象消除了末尾的 i，〈于是现在有了〉：

fôt/fêt　　tôþ/têþ　　gôs/gês

(goose/geese)

今天，如果取 Gast/Gäste 的〈目前的〉关系和 fôt/fêt 的〈关系〉，就会看到某种表示复数的机制，〈此机制在德语和英语中是不一样的〉。

在英语里：元音的对立

在德语里：元音的对立＋〈(结尾的)〉另外因素

过去，这相同的关系以完全不同的方式来表示。〈在* fôt/fôti 里，复数由另加的因素来标示，而不是以不同的元音。〉

标揭单数复数两项之间的关系，不管它们的形式怎样〈复数形式之间的关系，不管它们怎样复杂〉，都可以这样表示：

←——→　〈(在横轴线上)〉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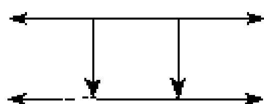
←——→　(共时性的现象)

不管是什么现象，凡构成从一种形式向另一种形式转变的，都可表示如下：

↓　↓　〈(在纵轴线上)〉

(历时性的现象)

也就是说，我们有了这样一个图式：



我将对这问题提供若干想法（它们与我们的视点的二元性论题直接相关）：

（1）历时现象（变化）的目标是为了以别样方式表示复数吗〔?〕人们想变换复数的表达形式吗？完全不是。gasti 的一种形式变成了 gesti，这现象与 tragit 变成 trägt 一样，与复数没有什么关系。

（2）它们含具了有助于改变系统的特征吗〔?〕在此存在着一个系统，接着就无疑会有另一个。有想从一种（关系）系统转变为另一种（关系）系统的意愿呢〔?〕没有，变化与系统的诸要素相关，与系统无关。系统决不会在其整体上改变的。变化支撑在系统的要素上，不考虑诸要素在系统内的相互关系。

fôt/fôti

fôti

fêt

系统只能是由 fôt/fôti 或 fôt/fêt 构成。

人们想改变的不是整体，而是系统的某个要素。一个系统产生了另一个系统，这不是确实的（但系统的某个要素被改变了，就产生出另一个系统）。

（3）第三个想法：像这样的描绘对某一状态是有教益的。我们明白了每种状态的偶然性。语言（呈现为一种机制），为了考虑概念、与之一致而创制出来，这是我们形成的错误观念。我们看到，状态是如何并不注定了要表达它所蕴蓄的意义的，并不注定了要按照运用词语的惯例来表示意义的。偶然的状态呈现了出来，就被强行借用了。译案：通行本道："变化出来的状态并不是注定了要表达它所包含的意思的。等到出现了一个偶然的状态：fōt/ fēt，人们就抓住它，

使它担负起单复数的区别；为了表示这种区别，fōt/fēt 并不就比 fōt/*fōti更好些。不管是哪一种状态，都在一定的物质里注入了生机，使它变成了有生命的东西。"见中译本第 124 页。

状态＝词语的偶然状态。

这是传统语法从未获得过的观念。

从哲学的观点看，没有比这更重要的了。然而必须仔细地将状态与使状态变化的东西区分开来。

在每一种状态里，都给一定的物质灌注了生气，赋予其生命，但不是自由地处置它。

（4）同样，归属于历时系列的现象跟我们在共时系列中注意到的现象具有相同的性质或处于同样的秩序吗？

〈仍旧举这个例子。〉

一种状态经完全独立的种种事物继另一种状态而来。

〈我已经证实一切事物的发生都不是存心的。但在系统中，有与变化的现象相接近的一组现象吗？没有。〉

共时的现象〈总是〉一种意味深长的现象，它牵涉到意义。它至少需要两项要素的共存。〈包含复数观念的不是 fêt。〉是 fôt—fêt 的对照形成了复数的观念。〈至少需两项要素。〉

如果我们取历时性的现象，〈则恰巧相反〉，fêt 存在的条件是 fōti 的消失。〈我们着手的，是前后相继的项，而不是共存的项。〉为了让 fôti 具有复数的价值，在其旁边必须要有 fôt。这排除了相似现象的任何可能性。

在语言的共时视角看来，将会有与时期一样多的完全不同的系统，然而可以在同一门学科内研究它们，因为它们基于同样的关系（基于共时性的关系）。于所有共时性现实内，都在相似的关系里运动。

反过来，不同的历时现象也是如此，确立了自一种状态向另一种状态的转换，虽则迥然相异〈在世界的不同地方〉，却可以在同一

门学科内给予评价。

把这两种秩序聚合在同一个视点上，所有这般企望都是种空想。在历时性的视角看来，现象系列制约着系统，然而与系统毫无干系。

〈再举一些例子。〉如果我们取一种斯拉夫语，譬如捷克语，就会看到一个“词”，乃是 slovo（词），工具格 slovem，主格复数 slova，属格复数 slovŭ〈（弱元音）〉。

所有〈弱〉元音现今都从语言中消失了。现今我们有了 slovo、slovem、slova、属格复数 slov。

同样，“妇女”也是如此：žena〈妇女〉，〈宾格〉ženon，主格复数 ženy，属格复数 žen。

匈牙利语中，属格复数的符号以零来表示。〈并不总是需要有听觉形象与概念相应。只需对照就足够了，“x/零”能做到这一点。〉

在这样的领域，很容易明白语言状态是一种偶然的状态。这一事实与这系统创造的价值没有关系。

语言可相拟于一架机器，它不管会遭受什么样的损伤，总是在运转。

另外的例子。在法语里：规律是重音总在最末的音节上，除非这音节有个哑音 e。〈共时性现象：全部法语词和重音之间的关系。〉

这种现象来自何处呢〔?〕更确切些，我们处于一个较早的状态里吧：拉丁状态〈较为复杂〉：重音总是处在词的倒数第二个音节和倒数第三个音节上，依倒数第二个音节是长音节还是短音节而定。

译案：通行本道：“如果倒数第二个音节是一个长音节，那么，重音就落在这个音节上面；如果是短音节，重音就转移到倒数第三个音节。”见中译本第125页。

这个规则引发了与法语规则全然不同的关系。还是这同一个

重音，它在单个词中没有移动：译案：通行本道："重音，从它留在原处这个意义上看，当然还是同一个重音；它在法语的词里总是落在原先拉丁语带重音的音节上。"见中译本第 125—126 页。

ánge métier

ángelus ministérium

然而两种程式在两个时期是不同的。为什么呢？正如人人知晓的，这是因为词的形式变化了。在重音后面的一切消失了，或是变成了哑音节 e。〈(说话者会本能地把重音放在最末的音节上。意识到了某种关系。)〉

是程式完全不同了吗？〈并没有什么欲改变公式的意愿，因为没有想改变重音的意愿。〉人们想改变重音系统吗？不是的，没有最低的愿望、甚至连无意识当中也没有想改变重音。

插入了一个历时性的现象： io mansion (e

e maison

这不是牵涉到重音的问题，而是音节有没有保存下来。

人们可以把重音规律设想为一种秩序，把所有状态设想为种种秩序〈系统〉，种种秩序是独立存在的，与创制它们的人的一切意图都无关。如此，这也证实了每种状态之偶然性质的观念。

〔1911 年 6 月 13 日〕

拿一局国际象棋来比拟；可在那儿及语言中发现某些重要的特征，包括如语言那样、以约定俗成的价值及互相关联的〈位置的〉价值为依据。

在这比拟内凸显了"价值"一词。〈(我直至下一章，才有意把语言当做一个价值系统来研究。)〉

在国际象棋游戏里，一个特定的位置在这样三方面可比作语言的一种状态：

(1) 我们觉得，诸棋子的价值〈只能〉由其在一个系统中各自的位置来确定，如

foot/feet

单数/复数

译案：通行本道："下棋的状态与语言的状态相当。棋子的各自价值是由它们在棋盘上的位置决定的，同样，在语言里，每项要素都由于它同其它各项要素对立才能有它的价值。"见中译本第 128 页。

(2) 我们觉得，这些价值依赖的系统总是暂时的。每只棋子的价值都依赖系统，依赖暂时的系统。

(3) 是什么引致棋子从一个位置转到另一个位置，一个系统转为另一个系统，一种共时性转入另一种共时性呢？是移动一只棋子，而不是乱哄哄地移动所有棋子。

在这第三种现象里，我们具有：首先，它含蕴的一切历时性现象，这一切历时性现象都使之与受其制约的共时性现象区分开来。每一着棋实际上仅涉及一只棋子，就像历时性现象一样。译案：通行本道："我们每下一着棋只移动一个棋子；同样，在语言里受变化影响的只有一些孤立的要素。"见中译本第 129 页。

其次，尽管每一着棋在系统中都产生了效果，然而这是无法预料和计算的。价值上的变化，对每一着棋子产生的影响，也许什么也没有，或使整局棋都变化了〈甚至对棋盘上被忽略了的棋子也有影响〉，这视情况而定。

第三，这移动的现象，无论它会怎样，与先前的平衡状态 a 和随之而来的平衡状态 b 都是完全不同的。〈变化不属于两种状态中的任何一种。现在只能谈论语言状态。〉惟有状态是重要的，正如在语言中那样。

比拟中只有一点是存在缺陷的，但经由对比，于其间显明了：国际象棋游戏里，下棋者经移动一子，意欲对系统产生影响。然而语言移动一下（一个历时性的变化），就一点也不是预先想好的。

国际象棋的棋子

Gast	Hand	tragt
↓	↓	↓
· Gäste	Hände	trägt

发现自身面面相对，是本能的、偶然的。国际象棋的棋子〈Gast / Gäste〉意指单数和复数。

〈然而即使有意为之，〉价值上的移动〈历时性现象〉本质上也不能归结为价值的系统〈〈价值系统受制于价值上的移动〉〉。译案：在索绪尔看来，价值系统亦即共时系统。

演化的现象和静态的现象的差异，招致所有继起的要素、所有同双方有关的观念都无法互相归结。我将只提及规律的观念。知晓语言中是否存在规律，当然是重要的。然而正是规律观念本身，若不是预先将历时领域和共时领域区划开来，想探究它，就不会有什么成功的可能性。必须问：a)有历时性规律吗，它们的特质是什么〔?〕b)有共时性规律吗，它们的特质是什么〔?〕

若不作这般区别，就可能是与影子搏斗。作出区别是界定那观念的唯一途径。

无论何处，若都允许混淆，这对阐明特定现象来说，是极为危险的。

我们来检验几条规律吧。

1. ca-→法语里的 cha-。

法语里 k 在 a 之前变成 ch 的规律：

cattus，cantus，(chat，chant)。

2. 法语重音总是在词的最末一个音节上。

3. 希腊语所有词都以元音或辅音 σ、ρ、ν 结尾〈〈在词尾排除了一切其他的辅音〉〉。

4. 希腊语里，开头的 s 变成了 h(ἑπτά-septem)。

5. 希腊语里，结尾的 m→n(ζυγόν-jugum)。

6. 希腊语里，结尾的塞音（t 或 d，〈p 或 b、k、g 等等〉）脱落了：γύναι(κ)，ἔφερε(τ)，第三人称复数ἔφερον(τ)。

在这清单里，存在着共时性的规律，其他的，则不是。〈有些在共时性轴线上，另一些在历时性轴线上。〉

若想从这些例子中引出某种规律的观念，就将遭遇到隐藏的障碍，它们有些沿着共时性轴线伸展，另一些沿着历时性轴线伸展。

须寻思它们在哪些要素中间伸展，〈〈以便知晓它们是历时性的，还是共时性的〉〉。

① 是历时性的 ka (ca)

↓

ša (cha)

原为 ka 者，将变成 cha。

② 法语重音——不同切分成分之间的契约关系表现了词语：⊢⊣ ⊢⊣ ⊢⊣：〈词的单位和重音〉。这条规律表明了两个共存〈〈共时态〉〉的要素的关系。

③ 只有希腊语辅音 σ、ρ、ν（共时性〈规律〉）可在词尾发现。这是个发生于同时性要素之间的规律。〈词的切分成分之间的契约关系，以及总是以元音或 σ、ρ、ν 结尾的事实。〉

④ 是个历时性规律——它处于连续的要素之间：原为 s 者，将变成 h。

⑤ 原为 m 者，将变成 ν：

ζυγόμ

↓

ζυγόν 历时性的。

⑥ 那儿原有：*γύναικ，*ἔφερετ

将会有：γύναι，ἔφερε 历时性的。

共时性规律和历时性规律是那么不同，而③竟显示出是⑤和⑥的结果。译案：通行本道："两个历时事实造成了一个共时事实。"见中译本第 134 页。

当处在 ζυγόμ、γύναικ、ἔφερετ 之时，规律③就不成立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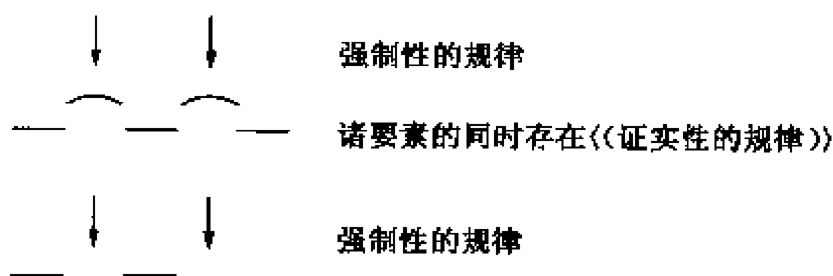
须两条历时性规律来确立(共时性)规律③。

一旦将这些规律分离开来，我们就会看到它们是否配得上"规律"这一名称，就能〈研究〉它们的特质是什么。我们会看到，甚至"规律"概念本身〈在历时性领域和共时性领域也是不相同的〉。

在历时性领域，规律是强制性的或动态的。它使此物消失，使另一物出现。它由某种效果表示出来。它有一股强力。〈septa 必须消失。〉历时性规律表现出不顾一切阻力都要予以执行的强制性。

共时性规律则表现了一种现存的秩序。"规律"—如有人问：树以什么"规则"种在花园里〔?〕这规律确认了事物的一种状态，实现了一种排列(秩序)。〈不是强制性的，不是动态的。〉法语重音在最末的音节上。这是事物的一种状态，包含着固定的界线，表明了一种排列(秩序)，所以，我们可称之为规律。排列(秩序)是不稳固的〈既然它不是强制性的〉，只要允许它存在，它就存在。〈规律并不捍卫事物的原本状态，以抵御某种变化。〉

在并没有产生另外规律的时期，消除了许多希腊语里的元音(譬如尾音节省略里出现的情形：κατ᾽，ἀπ᾽)，规律不复存在，正是完全受到了历时性规律的支配，才改变了规律。



对一系列其他的观念，可作出同样的观察。

•〔1911 年 6 月 16 日〕

我到达了这对象的二元性之处，它已出现于此章标题中。语

言学发现自身处于第二个十字路口。(第一个十字路口:我们应研究整体语言还是个体语言?)我们应研究整体语言的共时现象还是历时现象〔?〕(这实际上是两门学科。)不可把两条途径搞混了。这是增补的场所,因为在第一条十字路口,涉及整体语言和个体语言之间的抉择,〈整体语言里的〉一切历时性都出自个体语言。整体语言中一切变化的原基都只有经个体语言方能引入。一切种类的变化都经一定数目的个体〈(试验气球)〉的试用。只有当它们终于被集体接受了,才能成为语言事实。只要它们依旧处在个体语言当中,就不算语言事实(个体语言具个体性)。当变化成为整体语言事实了,我们就研究它。

然而变化总是以个体语言现象为起点。语言学应该具有什么形式呢〔?〕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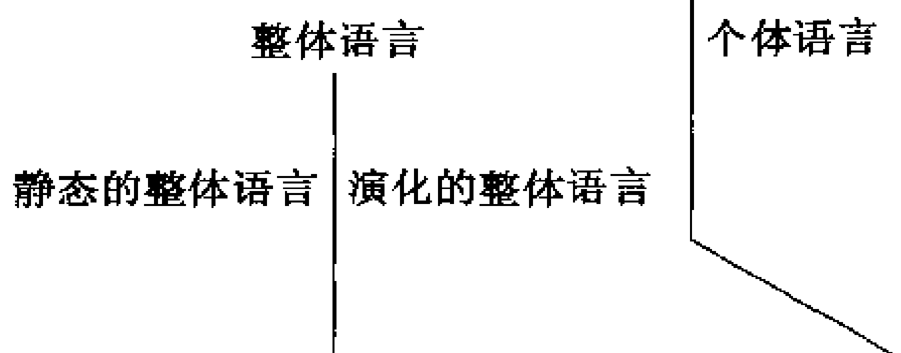
整体语言中一切演化、一切演化的现象,都是以个体语言的某一现象为起点。不言而喻,这依然处在关于整体语言的研究主流之外。

整体语言演化现象的原因存在于个体语言现象里。

在诸多要予以区分的领域里,可以发现存在着彼此对应的现象。但不必为此而搞混了诸领域本身。然而同时也会看到,在个体语言现象处,尝试某种革新总是具有个体性。为什么德语里人们最终是说 ich war—wir waren,而不是说 ich was—wir waren(〈一如〉英语中的 I was; we are)呢〔?〕

因为有些个体〈经由类比〉开始说 ich war 了。只要仅有一些个体这样做,它就只是一种个体语言现象,而非整体语言事实。

因而不必害怕随之而来的混同。〈(我们不必回到已排除在外的个体语言领域。)〉



由于我们身处这最终的分岔口，语言学该合理地取什么样的形态呢？在此形态下，一门科学以纯理论的、合理的、理想的样貌呈现出来，此形态与人们实际可能被迫进行的无关。倘若这不是正确的，则我们几乎无权谈及语言学科学了，因为大部分语言学家同时从事语文学研究（如此进行的语文学研究与语言学毫不相干）。他们像专意于斯拉夫语言一样，专意于斯拉夫语书面文本。尽管如此，还是处于（语言学）对象同书面材料相区别、语言学研究原则上与语文学研究相区别的状态。

同样，如果我们转过来重新回到纯语言学，以便察看其内部划分，就很难说它从纯理论角度如何分岔并再细分，且将此框架加于一切研究之上。虽则此框架的界线是明确的，但难以完全遵守理论上拟就的边界。如此，必须对想要制订的理论规划了然于心。种种划分与其说是那些眼前能观察到的，还不如说是那些应该存在的。若是取十二世纪法语的共时性现象为例，那呈露的一组现象本质上与自十三世纪到二十世纪的法语历史、语言进程所包含者截然不同。而和当前日本语的某类景象、或目前非洲的班图(bantoue)语、或公元前 400 年雅典希腊语的某种景象、或二十世纪法语的某种景象所蕴含者颇为类似。在这些各式各样的景象当中，也会有同样多的相似关系，译案：通行本道："语言的差异中实隐含着深刻的一致。"见中译本第 143 页。它们是阐述和研究的对象。种种现象将归属于同一种秩序。

另一方面，若是取演化现象的总数，标出如十三到二十世纪一段时期法语特征的历时性变化，将其与另一时期譬如马来语中所凸显的演化现象的总数相比较，这些不同的时期将呈现出这两个时期相似现象的总数。如此这般将它们归集起来，是合乎自然的；同一个学者研究这些不同的历时性，也是〈合乎自然的〉。然而科学工作的分派其实并不如此进行，这是显而易见的。难就难在一生中〈为作出这区分〉要精通各种不同的语言。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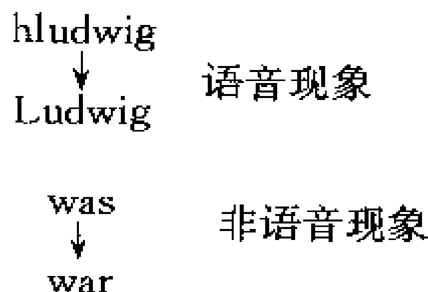
另一个很重要的方面：〈一旦确定了这些理论上的区别〉，就有可能使已勾画出来的两个研究方向的任一方都普遍化，因为处于状态的研究系列当中〈我处理一个或诸多相似时期的状态，能将每一领域所具的现象都普遍化，因为每一领域都呈现了一种相似的整体〉，就有可能创立一门处于同一类别的科学，并将整体语言状态中可观察到的现象予以分类。

什么也妨碍不了我们使在不同领域内观察到的变化现象普遍化。

两部分之间的对立可极粗略地如此描述：静态语言学研究同一个集体意识感觉到的各项同时存在且构成系统的要素间的逻辑关系和心理关系，此外，任何个体意识都可呈现思维形象，——我们每个人内部都有语言存在。

演化语言学则研究连续的各项要素间的关系，这些要素一个替代另一个，不属于同一个意识，其间不构成任何系统。

在演化现象中，并不仅仅牵涉到语音现象问题。



*〔1911 年 6 月 20 日〕

须给此章添加一两条意见。

第一条意见。对共时性现象和历时性现象在其相似及有时候也出现的不相似处常常布设的圈套，我几乎不置一辞。可称之为幻影，由演化现象投射到共时现象之上，使它们趋于混同。可区分两种彼此对立的幻影。

（1）共时性的真实状况呈现为对历时性真实状况的否定。如此，若是不留意，就自以为须作选择了，且只看到其中一种真实状况，尽管它们不是互相排斥对方。

譬如：法语〈（传统语法）〉告诉我们，分词是可变的，要如特定情形里的形容词一般相配合：des ruisseaux débordants，une charité agissante，转眼间，〈在特定的情形里〉又是不可变的，就像与 en 联结在一起那样：en agissant，une charité agissant de la sorte。

在这些情形当中，我们正巧谈及〈（可变的）〉拉丁语分词 dicentem〈之类〉的延续，而在另外的情形里，则是涉及〈（不变的）〉in dicendo 的延续。事情相当复杂。此时，就出现了研究语言历史的人，专意于历史语言学的人，他们认为那样说是荒谬的。

与演化现象面面相对，共时性规律乍看起来就（显得）是荒谬的了。接着，这只看到演化现象了。

〈真实的观点（完全的视点）〉：这演化现象是非常真实的，然而根据目前的看法，共时性的真实状况只有“disant”而已，这真实状况的程度绝对不比历时性的真实状况来得低。

（2）这是它导致〈幻影〉的与前面相反的情形：共时性真实状况和历时性真实状况极其一致，人们竟把它们混融了，或仅注意到其中一个，或以为毋需把这同一种现象拆分为两类。

例子：ă〈拉丁语短音，若不在开头，则变成为 i〉

făcio confĭcio

ămicus inĭmicus 〈等等〉

有人会说 facio 的 a 变成了 conficio 的 i。这是该作出的辨别：facio 的 a 从未变成 conficio 的 i。产生变化的，不是 facio。需要四项：

făcio ←——→ confăcio
↓ ↓
făcio ←——→ confĭcio

有人会恨不得说：这是鸡蛋里挑骨头。这仍旧一样，这是相同的事实。共时性真实状况和历时性真实状况是〈一致的〉。

〈另外的例子。〉φυγεὶν 的 γ 是 φυκτός 的 κ：

φυγεὶν：φυκτός

λέχος：λέκτρον

历时性现象是不同的：

φυγτός ↓
φυκτός

〈许多例子都表明了这种对差异漫不经心的后果。〉

〈另外的例子。〉取 τρίχες：θρικ-σί 为例。共时性程式：嘘音要是在其原在之处的呈现受到了妨碍，它就跳略了词的开头。〈但〉从来源说来，关系是 θρίχες：θρικσί。程式是完全错了。不存在什么嘘音的跳略。两个连续的嘘音导致最前面那个嘘音消失了。

如此，以为两种真实状况可混合在一道，可见犯了大错。

梵文的例子：ć：k

在这般情况下 ć 变成 k：

vaćas：vaktum

vaćam：vâk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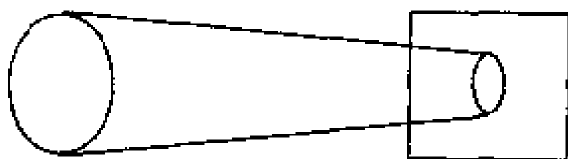
所有 ć 原本都是 k：

* vakas：vaktum

↓

vaćas：vaktum

第二条意见，与历时性现象相比，展示共时性现象的相依和独立：这是称共时性现象为他者（l'autre）的投影，将其比作平面上的投影，此为相对于被投影的实体本身来说的。



投影自然不是独立于物体的，相反，它直接就依赖于物体。但与此物相比：

（1）它是他物，

（2）它是与他者相并且以其本身而存在之物。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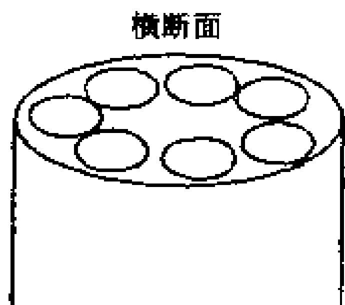
倘若投影不是他物，就不构成数学和光学的整个组成部分了（这两门学问用以观察投影如何在平面上形成）。〈观察实体就足够了。〉历史真实性就是实体，与此相对，语言状态的真实性则是投影。不是凭着研究实体（＝历时真实性），就可认识投影（＝共时真实性＝投射到特定平面上去的历时真实性情状）。译案：通行本道："为了表明共时态和历时态的独立性及其相互依存关系，我们可以把前者比作物体在平面上的投影。事实上，如何投影都直接依存于被投影的物体，但是跟它不同，物体是另一回事。没有这一点，就不会有整个投影学，只考虑物体本身就够了。在语言学里，历史现实性和语言状态之间也有同样的关系，语言状态无异就是历史现实性在某一时期的投影。我们认识共时的状态，不是由于研究了物体，即历时的事件，正如我们不是因为研究了，甚至非常仔细地研究了不同种类的物体，就会对投影几何获得一个概念一样。"见中译本第127页。这和虽经研究实体（十二面体），仍不能掌握投影的观念一样。

将"投影"（projection）这术语用于谈论语言状态，可视为恰如其分的：譬如20世纪的法语投影并不想象 forge（铁匠铺）和 fèvre

(orfèvre)(金银匠)有什么更进一层的关系。虽则历时真实性的实体也并不将 faber 和 fabrica 区分开来。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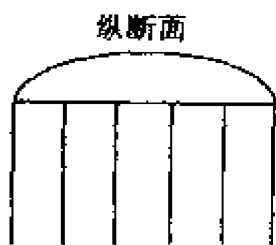
或者反过来,〈20 世纪〉法语投影想象 un mur décrépi(一堵灰泥剥落的墙)和 un viellard décrépit(一个衰老头儿)有关联,而我们可追踪其迹的历史真实性却并不含具什么关联。

我在此另外添加一个甚至更简明的比较。我们若是截取某些植物的〈横〉断面,就会发现颇为复杂的线条。



这线条无非是某种透视效果而已,某种纵向纤维从横断面来观看所显的形状而已。

两者是相互依存的。纵向所具者,确定了横断面,然而这形状是与纵向展开所呈现者无关的事实〈经此既有事实,横断面创造了一个处处存在的关系的统一体〉。只有这些关系,且处于这些关系里,才导致统一体。〈这两者是互不依存的。〉译案:通行本道:"把一段树干从横面切断,我们将在断面上看到一个相当复杂的图形,它无非是纵向纤维的一种情景;这些纵向纤维,如果把树干垂直切开,也可以看到。这里也是一个展望依存于另一个展望:纵断面表明构成植物的纤维本身,横断面表明这些纤维在特定平面上的集结。但是后者究竟不同于前者,因为它可以使人看到各纤维间从纵的平面上永远不能理解的关系。"见中译本第 127—128 页。



可称这些断面为:共时性断面和历时性断面。

何者更为重要呢,何者可能被看做居于首位呢〔?〕

拿这形象的比喻运用于语言学,则横截面居于首位〈(因为人们按照横截面言说)〉。

这么多横截面,就是这么多用于言说的状态。纵断面只受到语言学家的重视。

第三条意见。还是借用光学的语言，恰切地谈谈两种基本的透视效果（因为可再区分出次一层级的透视效果来），它们用以表现状态（état）所具者或历时性所具者。

静态的（statique）透视效果同时影响及言说者和语言学家，表出这一点是紧要的；静物的透视效果或影响及言说的大众，或影响及语法。在言说的大众眼里，透视效果处呈现了诸项要素，那就是真实体。它不是幽灵，不是影子。自另一方向来看，语言学家若想了解语言的状态，则必须置身于此透视效果处，弃绝历时或历史的视点，此视点拘束且牵制了他。纵向或历时的透视效果仅仅影响及语言学家。

此外，语言学家的各类工作可取“视点”（perspective）这一名目来界定。于历时性的视点，可以区分自下而上及自上而下展开的透视效果。因同样的理由，也不抛置“平面”（plan）这一名称。事物有居于历时性平面者，及居于共时性平面者，这两个平面可设想为互相垂直。

到了分岔口（静态语言学和动态语言学），我选择继续探究**静态语言学**。

〔1911 年 6 月 23 日〕

静态语言学

放入普通语言学的许多内容，从更精确的角度看来，属于静态语言学。

某些一般原则应在分岔口之前还是之后提及，当然是颇费思量的。因而课程就出现了支离的状貌：分岔口的引入比原先设想的要早些。静态语言学完全可以对列入普通语言学的事物提出所有权要求。

一切可观察到的语言状态之间都具有共通性，静态语言学会

呈现这一点的。

甚至我们所称的“普遍语法”，也就是属于这种普遍化，尤其包括语言学极其接近逻辑学的那些部分。诸如名词、动词之类的范畴，静态语言学归根结柢会需要它们的，因为只有经由语言的状态，我们在普遍语法里作出的种种共同和差异之处方可确定下来。

我们无论是选取普遍化，还是特定的状态，两门学科（演化语言学和静态语言学）的对象肯定是截然不同的。它们根本不可比。处理历史语言学比处理静态语言学要容易得多。对象更可把握。相继的诸要素间的关系，变化的系列，这并非难题。

静态语言学只在关系和价值之间展开。须显示专意于静态语言学的锲而不舍的意愿，虽则演化语言学更为迷人。

初步意见〈（涉及整个儿静态语言学）〉。

说起某某状态，此际，就有约定俗成的方面须不作辩驳地接受。所谓某某状态，其界线必定是模糊的。可将这些分歧如此作比：一个点没有维度——一条由数点构成的线则有维度。或：一个平面只有一个维度，因而一个立体应不会由平面构成。这归属于必需的约定俗成之列。我们说起语言的某种状态，此时差不多是相似的。

有诸段时期，突然发生变化的总量几乎是零，而另外诸段较短的时期因别的缘故则产生一整笔极为重要的变化的戏剧效果。

〈因而我不说某某状态为十年或五十年，或大体上将其纳入这类界限里。〉我所称的某某状态指一切时间间隔，其间任何重大的变化都改变不了语言的本貌。这差不多有点儿像含具种种事件的历史：时代（époque）（时间上的点）本质上区别于时期（période）（时间上的间隔）。时代译案：原文为 espace“间隔”，今据文义改和时期截然不同，但是我允许自己说安东尼王朝时代（l'époque des Antonins）、十字军东征时代（这是就时期的意义：时间上大的间隔来说的）。我允许自己将截然不同的词当同义词用，因为〈在这段时

间里〉总体特征没变。

不过，从这角度看去，仍有可能用语言的“时代”这辞语，而不是语言的“状态”。但“状态”这辞语更好些。政治史上，一个时代大体说来几乎都在其始末以一场旨在改变事物的革命为界标。我们使用“状态”这辞语，就不容流露出这类附带的观念。完全偶然的变化可能就改易了状态。“时代”则过多地将语言与外在于语言的事物相结合。

为了严密，最好以大量的变化来界定状态，然而我无法如此。我像数学家对待平面那般来处置，他们也忽略了极微小的变化。这是必需的约定俗成之处：为了表示事物，我们只得将其简化。

状态具有地理上的界限，这用不着说。要不然，就可说某物同时是真实的和不真实的，因为人们采用一种语言的此类方言，而非彼类方言。

〔1911 年 6 月 27 日〕

我们在静态语言学里〈提出的〉第一个问题，关涉到要确认的实体或单位，然而这问题并非能使我们〈最便当地〉进人语言如何构成的境地。

我们姑且可认为这些单位是特定的。我们谈及语言的词语，仿佛它们各自是完全区分开来的，也就是说，以善于区别词语的语法学家及写作者的经验事实为依据。如此，我们将词语看做单位，不对其作仔细的观察。

我们先**把词语看做系统的要素**，且有必要将其看做系统的要素。语言中的每个词语都与另外的词语有关系，更恰当地说，惟有与其他词语相关，并依据环绕在其周围的词语，这词语才存在。我们寻思是什么构成了词语的价值，此时，上面这一点也总是会变得愈加明晰，虽则我们一开始产生错觉，以为词语能孤立存在。无论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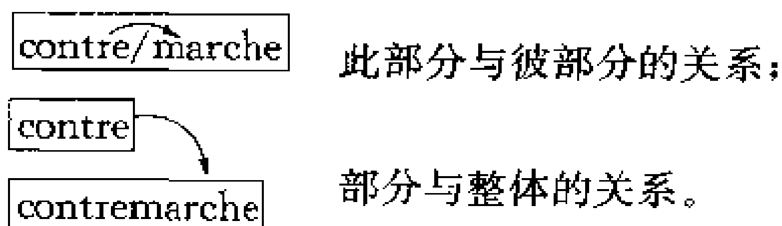
何时，惟有与其他类似的单位相关，词语才能获得价值。词语之间的共同（和差异）之处，顺着两种秩序在两个截然不同的领域展显出来：每一领域都产生某种秩序的价值，两个领域的对立（本身）都使双方变得更加明确。这涉及协调词语之间关系的两种领域或两条途径。

（1）横组合的并列关系和横组合关系的领域。

例子：contre tous（“反对一切”）；这儿有以某一方式将 contre 与 tous 相联的关系。可如此表示：

contre tous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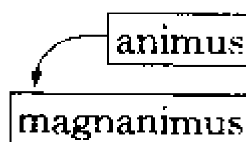
contremarche（“朝相反方向行进”）引出相类似的观察；这儿有两种区分关系：



举同样的例子：magnanimus

① animus 和整体 magnanimus 的关系；

② magn 和 animus 的关系。



这种引致特定关系的组合，可称为横组合段（syntagme）。它是两个或多个单位的组合，彼此连贯，同等地呈现出来。这些单位要是彼此连贯，但没有展现出什么关系，我就不称之为横组合段，然而数个前后相继的单位之间（或与整体）产生了关系，便形成横组合段。

种种归属于横组合段的关系是在空间中展开的，具有作为物质基础的空间（在空间内连贯的各个单位只有一个维度、一个方

向），这与随后谈及的另一种关系相反。

各个单位相对立的诸要素处于空间上相对立的境地，其间确立的规则是以这空间原则为根据的。译案：通行本道："一个要素在句段（引案：横组合段）中只是由于它跟前一个或后一个、或前后两个要素相对立才取得它的价值。"见中译本第 171 页。

我所称的空间就是指时间上的空间。

以横组合方式同时存在的，也同时存在于空间中，犹如一台机器的诸多零件（然而我们在此只有一个维度）。

（2）联想的并列关系。

经与存在于语言内的其他要素相并而生的心理联想。

例子：像 enseignement（"教育"）之类的词，会在头脑中无意识地唤起一群另外的词的观念，它们与其在此方面或彼方面有醒目的共同处。这可能经由截然不同的方面唤起。譬如，enseignement 处于联想系列当中，我们看到它含纳了：

enseignement（"教育"）
enseigner（"教"）
enseignons〔"（我们）教"〕
enseigne〔"（他、她）教"〕等等

所代表的观念方面有共同的东西，听觉印象方面有共同的东西。能指和所指一道形成了这一联想系列。同样：

enseignement（"教育"）
armement（"装备"）
rendement（"出产"）

另一种联想系列也建立在能指和所指的关系上，却是在词的另一部分。

依据所指而生的联想系列：

enseignement（"教育"）
instruction（"教导"）

apprentissage("训练")

éducation("教育")

〈尚有另外的系列。〉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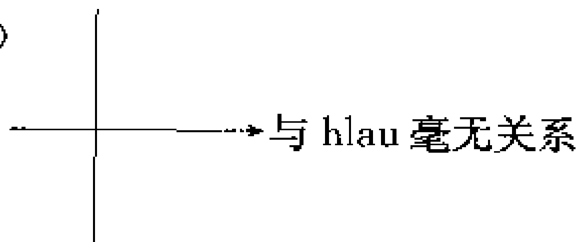
〈可能有：〉听觉印象上的唯一一处相同：

blau("青色的")

durchbleuen

[bläuen]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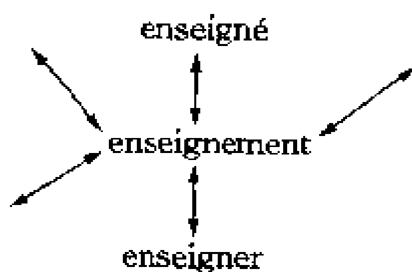
("杖击，痛打")



〈属名词的 enseignement 与其他名词有共同之处，试和这般事实当中的联想系列比较。〉

因此，必然产生的联想系列，有时是凭意义和形式双重的相同，有时只因形式〈或意义〉的一处相同。可将这些并列关系看做与词一样存在于大脑之中。随便一个词〈经由联想〉都即刻引唤出了一切可能与之相似的词。这般联想完全不同于前一种。译案："前一种"指横组合的并列关系。这类并列关系不具有作为物质基础的空间。恰恰不是凭着各个单位在(组合)链中的位置，我们才可以标出这些不同的单位之间的关系。

〈此外，enseignement 在系列内并不一定居于第一位；它恰似星座的组成部分。〉



此处与空间的观念无干。

这是一词与其他诸词相关联的两种方式。〈正是一词与其他诸词的关联，方构成了词，这两种关联方式的区别就具根本性了。〉

对此的意见。

(1) 围绕一词的一切，语言学家有时在横组合关系领域，有时

在联想领域予以讨论。

以横组合方式围绕此词的，就出现在它之前或之后，也就是上下文(contexte)，而以联想方式围绕此词的，则不在上下文里，乃是出自意识〈(经意识的关系而联结起来，不存在什么空间的观念)〉。

一词周围所聚集者，应当从横组合角度和联想角度加以区分。〈词居于横组合段上，就据其所具的头尾而生功效，且包括其前后应具的其他词。〉词居于联想系列内，头尾就不起什么作用。

可以说，一为出现(in praesentia)的聚集，一为隐藏(in absentia)的聚集。译案：通行本道："句段关系是在现场的(in praesentia)：它以两个或几个在现实的系列中出现的要素为基础。相反，联想关系却把不在现场的(in absentia)要素联合成潜在的记忆系列。从这个双重的观点看，一个语言单位可以比作一座建筑物的某一部分，例如一根柱子。柱子一方面跟它所支撑的轩椽有某种关系，这两个同样在空间出现的单位的排列会使人想起句段关系。另一方面，如果这柱子是多里亚式的，它就会引起人们在心中把它跟其他式的(如伊奥尼亚式、科林斯式等等)相比，这些都不是在空间出现的要素：它们的关系就是联想关系。"见中译本第171页。

(2)虽则是在并不成句子的组合内观察横组合段，但横组合段作为类型极明显就是句子本身。每一句句子都是个横组合段。如此，句子属个体语言，不属整体语言。

异议：横组合段就不属于个体语言吗？为了区分(横组合关系—联想关系)两个领域，我不是搞混了(整体语言—个体语言)这两个领域了吗〔?〕译案：通行本道："在这里有人可能提出异议：句子是句段(横组合段)的最好不过的典型，但是句子属于言语(个体语言)，而不属于语言(整体语言)；由此，句段岂不也是属于言语的范围吗？我们不这样想。言语的特性是自由结合，所以我们不免要问：难道一切句段都是同样自由的吗？"见中译本第172页。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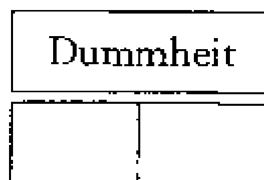
〈在两个领域的边界处，其实有微妙的东西存在。〉这是要解决的难题。

不管怎么样，甚至在归属于整体语言的事实内，都存在着横组合段。如复合词就是。〈像 magnanimus（崇高的）之类的词，和 animus（理性，心智，精神）一样，属于整体语言的沉积。〉译案：通行本道："有许多词语是属于语言（整体语言）的。如有些现成的熟语，习惯不容许有任何变动，尽管经过一番思考我们也可以从里面区别出一些表示意义的部分。……不仅如此，一切按正规的形式构成的句段类型，都应该认为是属于语言的，而不是属于言语。"见中译本第 173 页。

其中有整整一系列句子是预先为整体语言定做好了的，个体〈自身〉不必去组织它们。

横组合段内的微妙之处：个体语言和整体语言的区分。译案：通行本道："在句段的领域内，作为集体习惯标志的语言事实和决定于个人自由的言语事实之间并没有截然的分界。在许多情况下，要确定单位的组合属于哪一类是很困难的，因为在这组合的产生中，两方面的因素都曾起过作用，而且它们的比例是无法确定的。"见中译本第 174 页。

处于如



此词内的横组合关系，也是诸部分凭借在前面者或后面者：种种横组合关系而发挥功用。译案：德语词 Dummheit 意为"愚笨"。

（3）联想的对照关系或并列关系可能转而映现了空间的对照关系。要是 Dummheit 在一定程度上包含了两个单位，则 enseignement 同样也包含了两个单位（凭横组合段的名义穿越联想领域）。

〔1911 年 6 月 30 日〕

把我们仔细探究过的那两种系列的顺序倒过来，译案：也就是先联想关系，后横组合关系。就可以说，完全是心智确立了这词语之

间关系的两个种类。

(1) 在个体语言范围之外，词语之间呈现的共同之物于记忆内形成了联想，这创生出不同的群集、系列、族类，在其内部伸展着截然不同的关系〈但都包括在单一的范畴内〉：这就是联想关系。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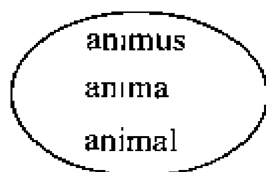
(2) 在个体语言之内，词语所隶属的关系，乃是与联想关系无干，取决于它们自身的连接，这就是我说过的横组合关系。

这里自然会引出异议来，因为第二个关系〈种类〉仿佛展现了个体语言事实，而非整体语言事实。〈但〉整体语言本身也经受了这种关系，即便只在复合词当中（德语 Hauptmann），〈甚或在 Dummheit 之类词语、或 s'il vous plait“劳驾”之类熟语处〉，也展示出横组合关系。

我们谈及一个词语的结构，此时指称着第二种关系；这些是首尾相接的单位，支承着特定的关系。要是我们谈起词形变化（dominus，domini，domino）之类内容，则指称展现联想关系的群集。这些不是首尾相接的单位，不是据此事实而进入某种关系的单位。

magn-animus：牵涉到 animus 的关系是横组合关系。〈首尾相接的两个部分的并置状况表达了观念。〉在 magn 里，animus 里，都发现不了“崇高”之意。

倘若把 animus 与 anima 和 animal 关联起来，这就是个不一样的关系种类了。产生了一个〈联想〉族类：



这两个关系种类都是不可简化的，两者都起作用。要是我们把它们比作一座建筑物的各个部分，那么，众圆柱与其支撑的中楣有某种关系。这两种部件以某类比例安设可譬作横组合关系。这是两个都出现的单位的安排。倘若我看见一根陶立克圆柱，就可

能经由一系列不在现场之物（爱奥尼亚式圆柱，科林斯式圆柱）的联想〈联想关系〉，将其与之联合起来。

心智与出现的词的结合，这一与词的关系的总和，是一个潜在的系列，由记忆形成的系列（记忆系列），与两个一道出现的单位所形成的链、横组合段相对立。后者是一个实有的系列，和潜在的系列相对立，并形成另外的关系。

自上所述，我希望得出这样的结论：无论在哪个关系种类，词语都起作用（要求它〈在两个关系种类中〉都起作用），词语总是且首先是系统的一分子，时而处于此关系种类，时而处于彼关系种类，与其他词语相互关联。这就何者构成价值而言，正是要考虑的事情。我们一说"要素"（terme）〈而不用"词语"（mot）〉，就意味着我们考虑其与别的要素的关系（引发了与别的词语相互关联这一观念）。

为了演绎系统，不必始于词语、要素。这会让人设想要素预先具有绝对的价值，设想只得把众要素堆叠起来，以便取得系统。相反，必须始于〈系统〉，始于相互关联的整体；后者分解成一定的要素，尽管如此，绝不像其呈现的那样容易区分。

我们为了使不同的价值显示出来，就始于（价值的）整体，这可能会碰上词语，词语属〈可区分的〉要素系列。（〈附带说一下：〉自联想关系的角度，我不但能引发出 domino、〈domine、domine-?〉，也能引发出 dominus；自横组合关系的角度，则必须不是择取 dominus，就是择取 domini。）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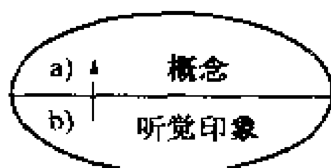
不把重要性赋予"词语"这词。〈依我看，"词语"这词在此是不明确的。我们只需"要素"这词就够了；再说"词语"这词在两种系列内不是同一个意思。〉

第五章　要素的价值和词语的意义

两样事物如何混同和区分。有要素之处，也有价值。我们心照不宣地将价值的观念隐含在要素的观念内。这两种观念总是难以区分开来。我们谈及价值之际，觉得它〈在此〉成了"意义"(sens，signification)的同义语，且将混同的另外一个领域指了出来(〈这儿，混同〉更大程度上就存在于事物本身)。

价值确实是意义的一个因素，但要紧的是不把意义仅仅看做一种价值。明白意义如何取决于价值而又有别于价值，这也许是语言学中进行的最为微妙的活动。在此方面，语言学家的眼光和把语言看做命名的狭隘看法迥然不同。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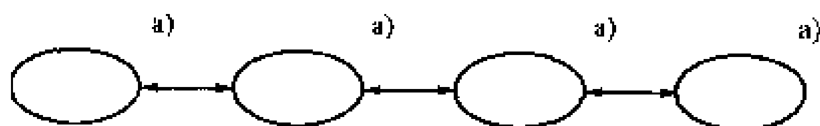
我对意义(意指作用)已描述过了〈且以示意图标示了〉，我们就先像这样来理解它：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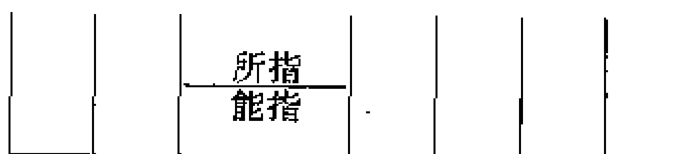
从这角度来看，意义就只是听觉印象的对等物。〈箭头表示意义作为听觉印象的对等物。〉词语好像是或被理解为孤立而绝对的整体；它内在地包含了听觉印象，以概念为对等物。这就是悖论了，以培根的用语说，就是"洞穴"假象：译案：培根《新工具》道："洞穴假象是各个人的假象。因为每个人(除普遍人性所共有的错误外)都各有其自己的洞穴，使自然之光曲折和变色。这个洞穴的形成，或是由于这人自己固有的独特的本性；或是由于他所受的教育和与别人的交往；或是由于他阅

读一些书籍而对其权威性发生崇敬和赞美，又或者是由于各种感印，这些感印又是依人心之不同（如有的人是'心怀成见'和'胸有成竹'，有的人则是'漠然无所动于中'）而作用各异的；以及类此等等。这样，人的元精（照各个不同的人所秉受而得的样子）实际上是一种易变多扰的东西，又似为机运所统治着。因此，赫拉克利泰（Heraclitus）曾经说得好，人们之追求科学，总是求诸他们自己的小天地，而不是求诸公共的大天地。"见许宝骙所译《新工具》第20页，商务印书馆1997年版。正是意义，向我们呈现为听觉印象的对等物，也完全同样是语言内共存要素的对等物。

我们刚刚看到，语言表现一个系统，其中所有要素都呈现为由关系联结起来：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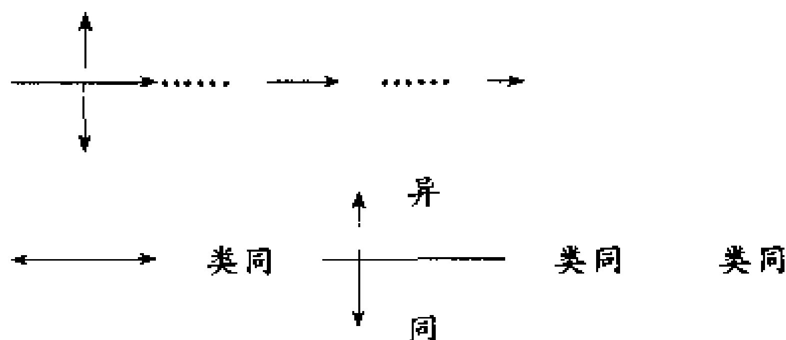
骤视之，箭头a)和箭头b)毫无关系。一个词语的价值仅是不同的要素共存的结果而已。价值乃是共存要素的对等物。它如何与听觉印象的对等物混同起来呢〔?〕第二个图形：格子系列：



（一个格子内部的关系和格子之间的关系极难厘定。）作为（听觉）印象对等物的意义和作为共存要素对等物的意义混同了。

（面对实例，我们观察到：）在语言学范围之外，价值看来总是包含同样的悖论真实性。这是个微妙的领域。（无论在哪个范畴，都很难说价值由何者构成。因而我们取小心翼翼的态度。）

有两种因素造成了价值。1)能交换的异物，可表示为↑，2)可比较的同物← ←↑ → →〔或〕←→，它们决定了价值。译案：1911年6月30日索绪尔原教案道："唯一确定的事情是价值在这两条轴线运作，按照这两条轴线共同地确定价值：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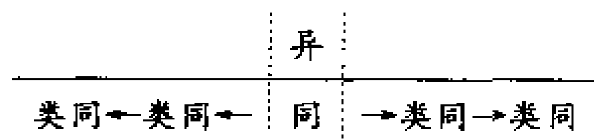
意识到‘类同’转而为‘异’，因而精确的描绘为：

类同＞类同＞类同
类同＞类同＞类同

这并不是绝对重要的。

相反，恰是这确定而平常的描绘，错误地假定了某一绝对的真实性，使价值类似于（考虑自身准则的）事物。

含纳一切情景的图式：



‘同’：‘异’的关系与‘同’：‘类同’的关系完全是两码事，然而这关系难以把握，居于价值观念的最深处。”

就价值而言，需要这两种因素。譬如(1)一枚二十法郎的硬币：其价值处于我可交换的异物之内（比方说数斤面包），(2)二十法郎的硬币与一法郎及两法郎之类的硬币或同等价值的硬币（畿尼）比较。价值是此物的对等物，同时也是彼物的对等物。

仅仅考虑可交换之物，是绝不能发现词语之意义的，然而不得不比较可比较之词语的（同）系列。不能孤立地理解词语。正是由于这点，故而要素出自系统，系统则是价值的一个来源。它是可比较之要素的总和与被交换的观念相对照。

只有经共存要素的会合，才能确定词语的价值，共存要素划定了词语价值的界限：（或为了更加强调前已提及的悖论：）只有经围绕词语而存在之物的会合，才能确定词语之内的存在之物（词语之

内的存在之物就是价值)——围绕词语的方式,或是以横组合关系,或是以联想关系。着手从外部来探讨〈词语〉,必须从系统及共存要素出发。

少量例子:复数和表示复数的任何要素。德文或拉丁文复数的价值不是梵文复数的价值,〈但〉意义却是相同的。梵文里有双数(duel)。凡将与拉丁文复数一样的价值赋予梵文复数,都是错误的。〈因为我不能在一切运用拉丁文复数的情形内都照样运用梵文复数。〉这是什么原因呢?〈价值取决于〉处在外部的某物。

此外,倘若援引一个简单的词汇事实,我料想随便一个诸如 mouton(法语"绵羊,羊肉")——mutton(英语"羊肉")之类的词,它与英语中 sheep("绵羊")之类的词不具有相同的价值。因为要是说到的羊是活蹦乱跳的,而不是餐桌上的,就用 sheep 了。译案:通行本道:"英语的 sheep 和法语的 mouton 的价值不同,就在于英语除 sheep 之外还有另一个要素,而法语的词却不是这样。"见中译本第 161 页。

就是(英语)语言中另一要素的存在,译案:指 mutton。方限制了可置于 sheep 内的价值;mutton ∶ sheep,mouton ∶ [零符号](限制性的例子)。〈因而箭头 ↑ 是不充分的。总是必须考虑← →〉。

décrépit 这例子涉及相似的现象。这么会赋予一个"衰老头"(vieillard décrépit)和一堵"剥落的墙"(mur décrépi)相似的意义呢[?]这是旁边的词施加了影响之故。〈在 décrépit(指称一位老人)处产生者,起因于和相近的用语 décrépi(指称一堵墙)共存之故。〉这是相邻近而接触感染进而蔓延开来的例子。

[1911 年 7 月 4 日]

要是不考虑所有相邻的词,即便 soleil 这词的价值也是无法确定的。这些相邻的词将限定它的意义。〈在有些语言里,我可

说：置身于太阳里(mettez-vous au soleil)！在另一些语言里，soleil(＝星辰)一词的意义就不是这同样的意义了。一个要素的意义依相邻要素的出现与否而定。〉

系统驾驭要素，要素驾驭价值。〈如此，会发觉意义是由其周围的要素确定的。我也会回头重新思考先前探讨过的章节，却是以最恰当而有效的方式，经由系统来进行，不是从孤立的词来着手。〉

为了把握价值的观念，我选择从词的系统出发，以与孤立的词对比。我原可以另外选择一个基础来做始点的。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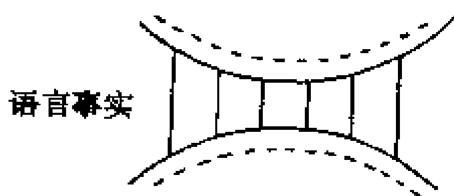
从心理学讲来，若撇开语言不谈，那么，我们的思想是什么呢？它们可能不存在。或处于无定形的型态。要是没有语言(自然而然的内心语言)的支持，(依照哲学家和语言学家的看法，)我们就可能无法(明白地)区分两种思想。

因此，我们思想的纯粹概念的团块，与语言脱离开来的团块，其本身所呈现的，就像无定形的星云一类的东西，在那儿，我们一开头就不能区分什么。

对语言来说也是如此，各式各样的概念一点也不相当于先已存在的东西。没有：a)完全确立且彼此截然区分的概念，b)代表这些概念的符号。但在有语言符号之前，思维中完全没有区分清楚的东西。这点是最重要的。

另外，面对这完全模糊的概念界，声音界是否〈预先〉提出了非常清晰的概念，〈不借助概念而领会自身〉，这是值得寻思的。也不存在相当明晰、事先划定了界线的声音单位。

语言事实在两者之间发生：



这〈语言〉事实产生价值，价值〈第一次〉得到确定，然而具有可与这词相结合的意义，价值就仍然还是价值。

语言事实本身还有些东西要补充进去，我现在来重新处理。语言事实发生在两个领域之间，这两个领域不仅是无定形的，〈而且对其间关联方式的抉择，〉〈其间〉行将创造价值的结合，都完全是任意的。不然的话，价值在某种程度上就是绝对的了。〈倘若那不是任意的，对这种价值的观念就会有限制，也就会有绝对的因素。〉但这种契约既然完全是任意的，价值也就完全是相对的了。

我们现在若是对表现所指和能指比较的图形重新加以考虑，



就会发现这无疑有其存在的理由，然而仅是价值的副产品而已。孤零零只有所指便什么也不是，它在无定形的块团中变得模糊不清。能指也是如此。

但能指和所指根据确定的价值结成一种关联。某某听觉符号与某某可在块团中造成的〈断口〉结合起来，就产生了确定的价值。为了能指和所指本身所呈现的这层关系，确定的价值该是什么样的情形呢？首先须将概念〈事先〉确定了，然而又没有。〈首先须将所指事先确定为某物，然而又没有。〉〈由此，〉这层关系只是价值在其对立中〈(在其系统中)〉呈现的另一种表示而已。〈不管处在哪一种语言类型，这点都是正确的。〉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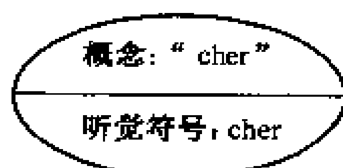
〈几个例子。〉要是概念在成为语言价值之前，于人类心智内预先被确定了，那么，必定会发生一件事情，就是此语言的要素与彼语言的要素完完全全相对应：

法语	德语
cher(“亲爱的，珍贵的”)	lieb，teuer(“珍贵的，可爱的”) 〈(也适用于道德方面)〉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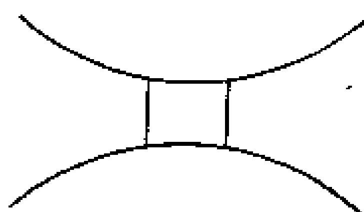
没有完全对应的：

uger（"判断"）	urteilen（"判断，评价"）
estimer（"评价，判断"）	erachten（"认为"）
	〈其具有的一组意义与法语的 juger，estimer 仅为部分吻合而已〉

我们看到，在整体语言形成之前，cher（"亲爱的，珍贵的"）之类的概念本身是没有的。我们由此明白这个图示



虽是有用，却只是表示的一种方式而已，法语里〈某个〉价值 cher，经与其他要素相对比，〈而在法语体系内划定了自身的界限〉。



〈这是某些数量的概念与某些数量的声音的某种结合。〉

〈如此，⊖↑这图式并不是整体语言当中的初始状态。〉价值 cher 是由两方面确定的。概念〈本身〉的轮廓，就是概念按照一种语言所具的词语进行排布而向我们呈现出来的。〈我们一旦拥有了轮廓，这图式⊖↑也就能够起作用了。〉

这例子取自词汇，但适用于一切方面。

〈另外的例子。各种时态的概念，我们觉得很自然，却使某些语言深感陌生。〉〈譬如〉闪语〈希伯来语〉系统没有〈现在时〉、将来时〈及过去时〉之类的区分，也就是说，这些〈时态〉的概念并非预先确定好的，而只是作为价值存在于某某语言中而已。

古德语没有将来时，〈没有专门用于将来时的形式〉。它是借现在时来表示的。但这属言说方式。〈古德语现在时的价值因而与法语中将来时的价值不同。〉

要是我们援引斯拉夫语言内动词的完成体与非完成体的差别，也是一样的情形。〈斯拉夫语言动词之体的区别没完没了：动作与时间问题无关，或是正在进行。我们感到作出这些区别很费力，因为我们把握不住这些范畴。如此，除了价值之外，没有什么是预先确定了的。〉〈研究这些语言碰到的难点。〉

这类价值是语言内诸要素对立的结果。〈所以，方才我说：〉价值的观念出自概念的不确定性。联结所指和能指的图式并不是最原始的图式。〈价值不能由语言学家来确定，这同它在别的领域没有两样；我们就价值的清晰和模糊这一切方面来理解价值。〉

总之，若没有所指，同样，若没有能指，词都是不存在的。然而所指仅是语言价值的概括而已，必须以处在每一语言系统中的诸要素的交互作用为前提。

第〔六〕章 〔结语〕

〈我若是有时间，在随后的一章里：〉就我集中围绕"价值"这要素所阐述的，还可提出下述原则，另作表达：语言中（也就是语言状态中）只有差异。

照我们的看法，差异含有两种确定的要素，在这两种要素之间，方可确立差异。〈然而反常的现象是：〉语言中只有差异，没有确定的要素。这不合常情，却是事实。至少我们若是谈及意义、所指或能指，则惟有差异而已。

〈要素因能指和所指的关系而产生，我们每当触及要素本身之际〉，就能谈到"对立"。确切地说，不存在什么符号，只有符号之间的差异罢了。

捷克语的例子：žena，"女人"，复数属格，žen。语言中此符号显然与彼符号一样有效。在此却是零符号。（žena：žen 完全与 žena：ženŭ 一样起作用，复数属格 ženŭ 先前曾存在过。）译案：通行本道："žena 的宾格单数是 ženu，主格复数是 ženy，属格复数是 žen。在这里，属格（žen）的标志是零。由此可见，物质的符号对表达观念来说并不是必不可少的；语言可以满足于有无的对立。例如在这里，人们之所以知道有属格复数的 žen，只是因为它既不是 žena，又不是 ženu，或者其他任何形式。像属格复数这样一个特殊的观念竟至采用零符号，乍一看来似乎很奇怪，但恰好证明一切都来自纯粹的偶然。"见中译本第 126 页。"捷克语的复数属格 žen 没有任何积极的符号表示它的特征，但是 žena：žen 这一组形式的功能却跟以前 žena：ženъ 的一样。起作用的只是符号的差别；žena 只是因为它与别的不同才有它的价值。"见中译本第 164 页。"捷克语的属格 žen 和主格 žena 对

立、没有词尾可以跟通常的词尾起一样的作用。"见中译本259页。这例子表明〔……〕。惟有符号之间的差异在产生效用。ženŭ 有效用，因为它不同于 žena；žen 有效用，因为它不同于 žena。

〈惟有差异；不存在一丝一毫确定的要素。〉我们在此谈及的，是能指的差异。能指基于差异而运作。对所指来讲，也是如此：只有差异，才能受听觉范畴之差异的制约。

将来时概念的大体上存在，随差异是否大体上被标示出来而定，差异则是由〈（处在将来时和其他时态之间的）〉语言符号造成的：aller（"to go"）产生效用，因为它不同于 allant（"going"）和 allons〔"（we）go"〕：aller/allons/allant；英语 going＝aller：allant。

〈两个概念之间若不作切分，就呈现不出听觉上的差异，它们也就不再有什么区别，这至少与法语的情景是一样的。〉

如此，可将整个语言系统看做声音差异和概念差异的结合。不存在确定而作为前提的概念，不存在与概念无涉的定型的听觉符号。

差异是彼此互为依赖的，多亏这点，经将概念的某种差异与符号的某种差异相比较，我们会得到可能类似于确定的要素之类的东西。〈那么，〉我们就能谈及要素的对立了，且因此而不再坚称"只有差异，别无其他"了〈（因为这类确定的要素已从结合中得到了）〉。

最终可归结的原则，乃是符号之任意性这一根本原则。〈惟有凭借符号之间的差异，才可能将功能、价值赋予符号。〉〈符号若不是任意的，就不能说语言中只有差异。〉

与题为"绝对任意性，相对任意性"这一章的关系，〈如下：〉我把词语看做属于系统内的〈要素〉，〈也就是看做价值〉。〈不过，〉系统内诸要素的相互关联，横组合关系的相互关联也罢，联想关系的相互关联也罢，都可设想为对任意性的限制。

如此，*couperet* 这联结词根和后缀的横组合段（两个因素的相

互关联、横组合关系)与 hache 相对立;hache("斧头")是绝对任意的。couperet("大砍刀")是相对有理据的(与 coupe"砍"构成横组合方向的联想);〈couperet 有横组合关系上的限制,hache 则是绝对任意的〉。

plu("讨人喜欢")
plaire("使喜欢") } 有联想上的限制

在此教程内,只有外部这一面大体上是完备的。在内部这一面,〈为了共时语言学,〉而将演化语言学丢在一边了,〈我仅仅触及语言学的数条〉一般原则而已。然而就是根据这几条一般原则,我富有成果地讨论了某类静态状况的详情,或数种静态状况的规律。

法汉概念对照

abstraction　抽象
abstraction positive　确确实实的抽象
abstrait　抽象的
accent　重音
acte individual　个体行为
acte psychologique　心理行为
acte social　社会行为
acte synchronique　共时性现实
acte de langage　群体语言现实
acte de la parole　言说行为；个体语言行为
acte de parole　言说行为，个体语言行为
acte de phonation　发音行为
action conservatrice　守旧的活动过程
action vocale　发声行为
adjectif　形容词
aire　领地
aire de contagion　蔓延区域
alphabet morse　莫尔斯电码
alphabet primitif　原初字母
alphabet traditionnel　传统字母表
altérabilité　可变性

altération 变化
altération diachronique 历时性变化
altération phonétique 语音变化
âme collective 集体灵魂
analogie 类同,类比
aperture 开度
apocope 尾音节省略
appareil 器官
appareil buccal 口腔器官
appareil électrique 电子装置
appareil vocal 发音器官,发声器官
approbation collective 集体的认可
arbitraire 任意的,任意性
arbitraire absolu 绝对任意性
arbitraire relatif 相对任意性
arbitraire du signe 符号的任意性
articulation 接合、发音
articulation buccale 口腔发音
articulation fermée 闭合的发音
articulation ouverte 开张的发音
aspect imperfectif 非完成体
aspect perfectif 完成体
aspiration 嘘音
aspiré(e) 嘘音
association 组合,联想
association fixe 固定的组合
association psychique 心理联想
association syntagmatique 横组合方向的联想

assonance 半韵
auditive, suite 听觉序列
audition 听觉
axe 轴,轴线
axe diachronique 历时性轴线
axe synchronique 共时性轴线
axe des contemporanéités 同时性轴线
axe des successivités 连续性轴线
axe du temps 时间轴线
bandes isoglossématiques 等语言特征带
bref 短音
caisse de résonance 共鸣箱
canal buccal 口腔
canal nasal 鼻道
caractète dialectal 方言特征
caractète différenciatif 区分特征
caractète distinctif 区别性特征
caractète communs 共同特征,共具的特征
caractète propres 独具的特征
centre associatif 联想中心
chaîne acoustique 听觉链
chaîne articulatoire 发音链
chaîne sonore 声音链,声响链
chaîne des concepts 概念链
chaîne de parole 言说链
chaîne de transition 过渡链
chaînon 链节
chaînon irreductible 最基本最简约的链节

changement 变化
changement diachronique 历时性变化
changement historique 历史变化
changement phonétique 语音变化
changement de langue 语言变化
changement de sens 意义变化
changement de valeur 价值上的变化
chute des consonnes 辅音脱落
circuit de la parole 言说的回路
classification 分类
classification des phonèmes 音素分类
clocher, force du 乡土力量
code civil 民法法典
code social 社会符码
code de langue 整体语言符码
coexistence de termes 诸要素的共存
coexistence de(s) langues 诸语言的共存
cohésive, force 统一力量
cohésion 统一
collectivité 集体性
combinaison 组合,结合
concept 概念,观念
conscience 意识,意识能力
conscience collective 集体意识
conscience individuelle 个体意识
conscience, degré de 有意识的程度
consonne 辅音
contexte 上下文

continuation 延续
continuité 连续，连续性
continuité géographique 地理连续性
contrat 契约
convention 约定俗成
convention nécessaire 必需的约定俗成
coordination associative 联想的并列关系
coordination syntagmatique 横组合的并列关系
cristallisation sociale 社会的具体化
culture générale 一般文化
dépôt 沉积
dépôt d'images acoustiques 听觉印象的沉积
dépôt de langue 整体语言的沉积
diachronique 历时性
dialecte 方言
dialecte fermé 封闭的方言
dialecte intermédiaire 中间型方言，中间地带的方言
dialecte local 本地方言
dialecte ouvert 开放的方言
dialecte de transition 过渡状态的方言
dialectes, frotières de 方言的边界线
différence 差异，差别
différence géographique 地理差别
différence de langues 整体语言的差异
différences évolutives 处于演变过程中的差别
différences grammaticales 语法差别
différences lexicologiques 词汇学的差别
différences linguistiques 语言差异

différences phonétiques 语音差别
différences de dialectes 方言差别
différences d'idées 概念差异
différences de sons 声音差异
digramme 单音双字母
diphtongaison 二合元音化
diphtongue 二合元音
discontinuité 间断性
discontinuité géographique 地理间断性
discours 话语
diversité 差异，多样性
diversité absolue 绝对的差异
diversité géographique 地理差异
diversité dans la parenté 亲属语言之内的差异
diversité de la langue 抽象的整体语言的多样性
diversité des langues 种种具体的整体语言的多样性
document écrit 书面文献
écriture 文字
écriture idéographique 表意文字
écriture phonétique 表音文字
écriture rationnelle 合理的文字
entité 实体
entité abstraite 抽象实体
entité concrète 具体实体
entité linguistique 语言学实体
époque 时代
équilibre 平衡
espace 空间

espace, axe de l' 空间轴
étendue 广延性,空间
étymologie 词源,词源学
évolution 演变
évolution dans la continuité géographique 处于地理连续性中的演变
exécution 实施
expiration 吐气
explosion 外破
faculté 能力
faculté de chanter 歌唱能力
faculté d'écrire 书写能力
faculté de l'écriture 文字能力
faculté du langage articulé 分节(而成)的群体语言能力
fait(s) 事实,现象
fait diachronique 历时性现象
fait évolutif 演化的现象
fait historique 历史事实
fait linguistique 语言事实,语言学现象
fait phonétique 语音现象
fait physique 物理现象
fait psychologique 心理学现象
fait sémiologique 符号学现象
fait social 社会现象
fait statique 静态现象
fait synchronique 共时现象
fait d'évolution 演变现象
fait de langage 群体语言事实,群体语言现象

fait de langue 整体语言事实,整体语言现象
fait de parole 个体语言事实,个体语言现象
fait de phonation 发音现象
fait de synchronie 共时性现象
fait de vocabulaire 词汇事实
famille associative 联想类族
familles de langues 语系
glossème 语言特征
glotte 声门
grammaire 语法
grammaire classique 古典语法
grammaire comparée 比较语法
grammaire générale 普遍语法
grammaire normative 合乎规范的语法,规范语法
grammaire traditionnele 传统语法
grammaire d'un dialecte 一种方言的语法
idée 想象,意念,观念
identité 同一性
idéogramme 表意文字
idéographique, écriture 表意文字
idiome 民族语言,惯用语
image 印象,形象
image acoustique 听觉印象
image auditive 听觉印象
image écrite 书写形象
image fixe 固定印象,稳定的印象
image musculaire 肌肉印象
image verbale 言说的印象

image visuelle 视觉印象
image vocale 发声印象
imitation 模拟
immobilité 固定性
immobilité de l'écriture 文字的固定性
immotivé 无理据性
immutabilité du signe 符号的不变性
implosion 内破
individu 个体
innovation 创新
instinct 天性
instinct du langage 群体语言的天性
intelligence collective 集体智慧
isoglosses, lignes 等语线
jeu 游戏，运作，活动
jeu du langage 群体语言的运作
jeu de la langue 整体语言的活动
jeu des valeurs 价值的游戏
jeux de mots 文字游戏
langage 群体语言，语言
langue 抽象的整体语言，语言
langues 具体的整体语言，语言
liberté 自由度
linéaire 线性
linguistique 语言学，语言
linguistique dynamique 动态语言学
linguistique évolutive 演化语言学
linguistique générale 普通语言学

linguistique historique 历史语言学
linguistique indo-européenne 印欧语语言学
linguistique pure 纯语言学
linguistique roman 罗曼语语言学
linguistique statique 静态语言学
linguistique synchronique 共时语言学
linguistique de la langue 整体语言的语言学
linguistique de la parole 个体语言的语言学
liquides 流音
localité 地方特点，局部地方
longueur des sons 音延
monstruosité 畸形
motivation relative 相对有理据
mutabilité du signe 符号的可变性
nasalité 鼻音性
non-liberté des signes 符号的非自由度
notation indirecte 间接标记
occlusive 塞音
ondes isoglossématiques 等语言特征波浪
ondes linguistiques 语言波浪
ondes sonores 声波
ondes d'innovation(s) 革新波浪
ondes, théorie des 波浪理论
onomatopée 拟声词
orthographe(s) 正字法
parenté 亲属关系
parole 个体语言，言说
période 时期

philologie 语文学

phonème 音素

phonétique 语音，语音学，语音的

phonologie 音位学

phrase 句子

physiologie 生理学

pluriel 复数

propagation 传播

prototype 原型

psychologie 心理学

quantité 音量

rapport associatif 联想关系

redoublement de consonnes 重叠辅音

rime 脚韵

sémiologie 符号学

sémiologie générale 普通符号学

sens 意义

série associative 联想系列

sifflante 擦辅音

signe 符号

signifiant 能指

signification 意义，意指作用

signifié 所指

solidarité associative 联想关系的相互关联

son 声音

spirante 摩擦音

suffixe 后缀

sujets parlants 言说者

syllabe 音节
symbole 象征
synchronie 共时性
synchronique 共时的
syntagmatique 横组合关系的
syntagme 横组合段
syntaxe 句法
tératologie 畸胎学
tranche 切分，切分成分
tranche auditive 听觉上的切分成分
tranche horizontale 横截面
tranche de mots 词的切分成分
unité 统一体，单位
usage 用法
valeur 价值
versification，système de 韵律体系
voyelle 元音
zéro 零